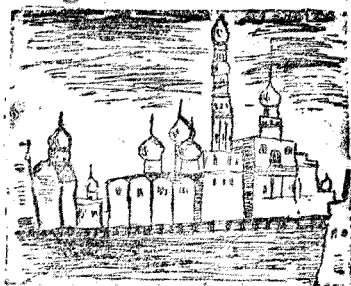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苦 瓜 集

小 松 著



## 自序

最近寫小說，顯然是不規律了，有時候寫，多半是寫不幾頁就放下，但是並不因為放下就忘記。

忘不掉的東西，在腦中越積越多。

這小冊子，多半是不得不寫，寫來丟下，丟下又寫，終於完成的。最初我想題名「未央草」。後來才又改爲「苦瓜集」的。

其中有兩篇，使我寫來很喫力，讀來很苦澀，當我找到了這個集名，爲這巧遇我很欣然。

寫的力量，遠不及從前，體力與思維，也相互減弱，從前寫短篇是一氣呵成，現在却要接力了，雖然寫的快並不一定寫得好，但是寫得慢也並不能使自己滿意。

現在每一提筆，勢非接力，不能完成，因為是接力，所以寫來很喫力，很喫苦。但若棄權，因為忘掉却未必甘心。有些篇並不是爲了編輯先生催逼過甚，爲了稿費，爲了印冊子。不甘心放棄的理由，就是腦中容不下，這些不能忘掉的記憶，自知今不如昔，却要咬緊牙關，精神百倍的直寫下去。

二

文藝批評家說；文章越寫越好，刀子越磨越快。文藝生理家說：歷史的名著，非至四五十歲，不能完成。

這冊集子，既『青』且『嫩』，如果加以比擬的話，也不過是一筐青果，一籃苦瓜。現在已經接洽而喫力了，將來力有不接，恐怕這青的瓜果，將要枯萎在枝蔓上的，

有兩篇是強烈的追求了純美，因為那時候我覺得除了純美之外，並沒有什麼可寫，除了純美之外，並沒有什麼可愛，感情雖然很強烈，寫來却是很澀滯。

還有一篇是寄到某雜誌社，因為某雜誌社改組，原稿也隨之失蹤，後來應另一雜誌社的特約，又用原題材寫了一篇，經過很久，意外的先寫的那一篇，追隨着後寫的那一篇，在兩本雜誌上先後發表了。

我很不滿意，顯然是先寫了『愛情病患者』，後又寫了『花』。兩篇費去了同等的力量，所以這次一并集在這裡。

有兩篇是舊稿，因為過去沒有拋棄，現在也集在這裡。

最後希望敬愛的讀者們，賜我熱情的指導。

康德十年五月初

小松



目次

自序	一
愛情病患者	五
港灣裡的暴風	二七
樂章	三九
秋夕	七一
春季旅行	九七

都市風景	一〇八
法文教師和他的情人	一一九
褚魁陳遠和小珍珠	一三七
花	一四九
火	一六九
不像是春天	一八七
高級烟蒂	二一三
書生	二二三

## 愛情病患者

午後一點，到了新京。

才一走上樓梯，便接到妻的電報：

「天晴，有公共汽車，請來吧。×」

把一封電報反復的讀了幾次，便決定夜車北上。

夏夜的晴空，滿天的星斗，雖然沒有月亮，却是一個沈寂，靜悄，蘊藏無限誘惑的深夜。

在車廂裡吸了一夜紙煙，第二天在北滿的一個小站，遇到了兩個同行者，我的胸腔爲紙煙燒得很難過，又加北滿的黃沙，使我更加昏燥。

「先生，你是往北去嗎？」那個穿黑色長衣，戴着一頂灰色草帽的瘦子走近了我，並伸出了手，要取我含在口中的半截紙煙：「借光，對々火！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，便從唇上拿下來那半截紙煙遞過去：

「是，想到×縣去。」

「有車嗎？」

「有的。」我答，我是很有自信的，因為妻的電報，還在我的提兜中。

他回過頭去，大概是對那個胖子做了一個表情。我祇看見那胖子的臉，愁雲忽然散開，突然用蒼啞的聲音問了：

「有車，真的？」

那個穿黑色的長衣的瘦子小聲說：

「他說有車，一定是沒有車，說沒有車的時候，你就在這等着，一定有車。」

等長途汽車的人很少，他那微弱的聲音，很清楚的飄入我的耳鼓，我驚奇的看了他一眼，他的眼睛很快的飄向壁上的一幅宣傳畫。又落下來凝視着他旁的一個水菓筐？

我不停的噴着烟，當我把視線移轉的時候，那微弱的聲音，又嘶嘶的響了：

「穿洋服的，你看……走吧，咱們找店去……」

他們果然走了。

我又等了好久，開去了兩輛車，都不是去×縣的，最後，才得到了消息：

「×縣大雨，路途泥濘，長途汽車，暫時停駛。」

這消息使我很茫然，一種悵惘的情緒，是充滿了體腔，一探問通駛的期間，又沒有確切的答覆。

黑雲漸漸的濃厚起來了，候車室附近又沒有旅店，偶爾也匆忙的走進來一兩個旅客。一進門便有意無意的問一聲：

「往×縣去沒有車吧？」

不一定得到回答，便很快的轉身出去，口中還叨念着……

「要下雨，天又陰了。」

我在這不安的空氣中，也要找一個安身的旅店，便緊忙的拋掉了未吸完的一枝紙烟，披上了雨衣，把提鞮挾在腋下，走出了候車室。

天，陰得像鍋底。

宇宙將有什麼大的改變一般。

一共五間草房的旅店，土牆上題着白石灰的字跡「畢家店」。

門前擁擠着一堆人，他們都在看天氣。談論着陰晴。

我從人堆中擠進去，進門有一個方桌，上面放着筆墨和流水賬一類的藍色賬簿。我知道那一定是辦理旅客投宿事務的地方。

「有房間嗎？」我一面說着，把提靴放在地上 又一面脫雨衣。

「有的是地方，東屋是大炕，西屋是包房，包房一圓，大炕三角錢一個人。」最後又加了一句：「你住包房吧，往西屋請！」

我被指引到西屋。

西屋是兩間房屋隔成了五個小間。破報紙糊的牆壁 滿是臭蟲血！這使我暗暗的打了一個冷戰，茶房把提靴放在了破炕蓆上。

「有臭蟲嗎？」我問。

「你不用找牠。牠就來找你。」

那傢夥臉上也沒有表情，說出話來挺幽默。

「蚊子呢？」我又追問了一句。

「你不用問，飛的跳的，樣樣俱全。」那傢夥又答了我一句。這時候才看了我一眼，又低聲的：「跟你說實話吧，不是下雨陰天，誰能住這店，花錢受罪。」

那傢夥面黃肌瘦，嘴唇發黑，這時候我才知道，他是一個吸鴉片的人，由方才他的談話和動作，更證實我的觀察是沒有錯。

屋子裡悶熱，這是大風雨的前兆吧。

我走出去。第一眼又看見了那穿黑色長衣的瘦子，他特意多看了我兩眼，我以為他是在嘲笑我。我自問的：

——我果真是欺騙了他嗎？

——妻的電報不是說有車嗎？

——我不是對他說有車嗎？

一串不聯續的疑問，衝上了我的心胸。突然我又非常不安的：

「你們也住在這裡嗎？」

「是。住在這塊！」他驚慌，眼睛裡流出不穩定的光波，我猜想他是很誤解我，於是我更進一步的：

「我們不但同路，還要在這裡同受難。」

他又從我手裡把烟接過去，對了火。我知道他是想借烟霧，逃避一下他那不安定的眼波。

「真沒有辦法。」他說：「西北要起暴天。」

我祇是向西北看了一眼，並沒有說什麼，他又說：

「你沒有地方住吧！咱們就住在一塊吧！」

我知道。他已經知道我已經訂了屋子，因為提鞞和雨衣都沒有在身旁。

「在西屋已經訂了一間房子。」我說。

「還是住在一塊便宜些。我們三個人佔兩個人的地方就夠了，和櫃上說一說，



就花六角錢，我們三個人一人擔兩角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我答：「那不是太熱嗎。」

他用左手摸一摸黑色長衣的領子，把裡面襯的白衣領向上拽一拽，這時候身邊又有人談到了車，他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去了。

——這回算完了，明天不用想有車。

——明天？等着吧！不定那一天。

——國道局的車一半天不能有，明天若是不下，也許有營業車。

——多花兩個錢唄，沒有法子。

——花錢算啥，貪上了。要是能走就行。

最後這句話是他說的，黑色長衣像是瘦一點，說話的時候，胸脯的起伏，都看得很清楚。我又想起來應該問一問他的姓名，可是彼此已經談了許多話，終於我沒有問他姓名，也沒有問他的職業。

「你的夥伴呢？」

他知道我是問那一個胖子，他用手向屋裡一指：

「睡下了。」他吸了一口烟，這時候煙蒂已經燒到了他的手指，我早注意到煙是吸的很吝惜，當他再拿出香煙盒的時候，裡面祇剩有些煙末了。

我拿出了煙，遞過去一枝：

「抽這個吧，一樣。」

他看着我的煙了，遲疑的把煙接過去，燃着了之後，還不停的看着：

「這煙少見，味道還不壞，偏是挺奇怪。」自言自語的，雖然，他的神情還不太開朗，也許他不再把我看作一個惡人了吧，我默默的想着，他又問我：

「這煙是什麼牌的？」

「尖塔牌的。」我答：「是土耳其煙，驟然間吸不慣吧，是不是有點辣？」他答應了一聲。像是突然間對我討起好來了，悄悄的對我說：

「明天也許有膠皮輪子馬車到×縣去，他們正在核計，如果去，明天早晨我叫你，晚了佔不着地方。你走不走？」

「我想走。得什麼時候到×縣。」我問。

「早晨五六點鐘走，晚上就能到，可是得別下雨。」

「我走！你明天早晨叫我一聲，如果膠皮車要走的話。」

雨落了，雨點大得像銅錢，打在地下發出很大的響聲，遠和近響成了一片。

人們都退到屋裡去，我們將要分開的時候，他又向我討煙，我遞給了他一盒沒開封的煙：

「你拿去抽吧。」

他說現在煙是不好買。花高價也買不到。我遞給了他一盒火柴：

「洋火留着你使用吧！」他很客氣的：「這比洋煙還不好買。」

「你拿去吧！沒有火吸煙也困難，我還有自來火。」

「你安心睡覺，明天有車我一定叫你。」

「拜託你。」我便走到那黑洞似的西屋裡。雨聲已經響得很恐怖。

「怎麼不點燈呢？」我自語的，可是被茶房聽到了。那傢夥又拽着蒼啞的聲音……

「店裡沒有油，都是老客自己豫備蠟。」

我以為那傢夥又是在玩笑，住店還得客人自己預備蠟？我向別處尋找了幾眼，各屋都沒有光臺。

疲倦纏着我，我已經三夜不曾安穩的睡過。

第二天的黎明前。

一夜不合眼，兩隻眼睛乾澀得火熱，天沒有亮我便徘徊在院子看星斗。

霧影中，有兩輛大車，伴同馬蹄的聲音，由遠遠的大路上來了。

「車是往×縣去的嗎？」我問。

「是，客人們得快豫備，不趕快走怕到不了。」很雄壯的回音。

車站在距離店門不遠的一塊空場，我便到屋裡去叫醒了茶房，忙早的洗完了臉當刷牙的時候，門外的聲音，已經雜亂起來了。

茶房提着皮靴，我挾起雨衣，便在曉霧中要起程了。那穿着黑色長衣，帶着草帽的瘦子，和一個胖子坐在了車前，我想起了一件事似的：

「你怎麼忘了我呢？」

「我以為你不去了，又怕你起不來，掌包的說不願意多拉人，道不好走。」

我擠在一個車角。車還不走，掌包的圍着車向客人討車錢。大家誰也不願意給。

「掌包的，一個人多少錢？」我問。

「講妥是六塊錢。」掌包的又轉向別人：「你們大夥把錢交了咱們好趕快走。天黑還能趕到。」

一車坐了十二個人，祇有三個人肯交六塊錢，其餘的人們，有交三塊的，有交兩塊的，大家都不肯交錢，祇說到了再給，那黑色長衣的瘦男子故意坐在我的身旁，我用低聲問他：

「你們爲什麼不快把錢交出來呢？」

「不到地方，我是不交的。」他答。

掌包的嘆了一聲長氣，喊了一聲「走！」這時老把搖起長鞭，在朝霧裡，走進泥

水很深的土路中。

「你到×縣作什麼？」一個同行者問，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商人，他是坐在我的身後。

「串門去。」

「到誰家？」他又追問了我一句，我因為要想一想怎樣答覆這句話，所以拿出了紙煙，遞給那穿黑衣服的瘦子一枝，又對我的同行者問：

「抽煙嗎？」

他對我搖搖手，我一面點着煙，一面回答：

「到親戚家串門，三五天就回來的。」

「你在哈爾濱嗎？」瘦子問。

「不！」我答：「我是從新京來的。」

他雖是一個最不容易使人接近的人，但是全車的人們比較起來，祇有他有知識能談話，我猜想他是一個大商店的職員，但是並不能確定。

「你是從哈爾濱來嗎？」我終於問了。

「是！」

「你在哈爾濱作什麼？」

「煙捲工廠的管理員。」他答。

「到×縣是公事嗎？」

「不，自己的事情。」

「常來嗎？」

「一兩個月來一次。」

他向那水菓筐看了一眼的時候，我說：

「交通太不方便了。你打算什麼時候回來呢？」

「工廠的事情忙，明天就是沒有汽車，也得趕回來。」

「你真忙啊！」

他臉上像是發出一陣不自然的紅潮，便什麼也沒有說。任車身搖動着他的身

體。

我把視線拋向遼闊的原野上，遠處有些水鳥野鴨在起落着。羽翼上鍍着太陽的光輝，青空有絨絮似的白雲。路雖然泥濘，心却像是飄起來似的。最近妻寄給我的信，還談到：

——雖然寒北荒涼，但是有許多風景，是罕見的，冬季的風雪，夏夜的晴空：她又談到：

——小豬也長大了，還有園中的向日葵已經吐出了黃花，若是到了秋天，將也是庭園的好點綴吧。荳莢與黃瓜，已經接了很多的菓實。每天我下班的時候，便和媽夕在園中除草……。

這些記憶，潮似的湧向我來，車搖的很利害，馬流着熱汗，竟使我這追憶不能繼續下去。向身旁看了一眼，他那黑色的衣服，發出了一種使人不能忍受的汗味。他依舊吸着煙，我知道他也沈在了一種懷想中。

「你結了婚嗎？」我突然的問。



「沒有。」他羞澀的，視線很快的從我臉上移開。

斜陽西照的時候，車走過了起伏的原野，遙滯的大地，一座灰色的城門，在黃泥道路的盡端顯現了。

「×縣啊！」不知是誰喊了出來。

於是一群疲憊的人們，像是受了偶然的刺激一般，都興奮的張開了眼睛向遠方望去：

「到了！」他用微顫的聲音，我知道他是抑制着很大的興奮，忽然他一掌打在了胖子的肩上：

「到了，到了！」

路線在希望裡漸漸的縮短，車被一座土門吞進去不久，他便抖一抖黑衣上的灰塵，跳下車去，然後又提他那一筐水菓。他高興的幾乎忘掉了一切。和他同行的那個胖子，用一種很難描繪的笑臉對他說：

「到我家去吃晚飯，我等你。」

後來，我才知道他們兩個人是同一工廠的工員，胖子是來住家的，穿黑衣服的。那個瘦子在這個地方單戀着一個女人。

「那個女人是幹什麼的呀？」我又問胖子。胖子把眼睛笑成一條線，嘴裡嘿嘿的說不出來。我雖然對他那笑臉很惱喪。

車經過妻住的那條胡同，我便告訴老把叫車停住。胖子的笑臉，還不會收起，我對他喊了一聲：

「再見吧，你還笑什麼？」

我沒有聽清楚胖子嘿嘿些什麼。便把雨衣挾在腋下，一直走向妻的家中，因為許久沒有來了，妻的母親看見我非常的高興，問了我一些途中的事情，這時祇有一個黑衣人影和一個笑臉的胖子佔據我的印象。

妻的母親又看了看牆上的鐘說：

「她四點鐘就要下班了，你來的時候，也沒有打一封電報，不然，不是可以叫她去接一接你。」

「因為道路不好走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到，所以沒有方法告訴到的時間。還以為今天不能趕到呢！誰知道，路上有一段特別好走。」

不久，妻回來了，隨在妻身後，有醫院的用人，提着一筐水菓，那水菓是十分熟稔的映入我的眼簾。

「來的時候怎麼沒有告訴我呢？」妻問。

「……我沒有回答。」

「路很不好走吧！沒有汽車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呢？昨天你給我打電報，不是說有汽車嗎？」我反問。

「誰說不是，午前拍去電報，午後就下雨，第二次去拍電報，天又轉晴，可是夜裡又下了。今天有從哈爾濱來的人。他是坐了一天膠皮輪子車，我以為你不會來了，因為沒有得到你的回電，」

沈默了不久，妻看放在門旁的那一筐水菓，臉上浮起了一層笑影，對我說：

「你好時氣，今天有人來送禮，你也趕到了。」

「這一筐水菓對我很熟習。」

「也許你們是坐一個車來的。」妻一面在洗着臉：「姓張的這個人真奇怪，本來是兩年前的一點小事情，他一味的念念不忘，算起來今年這已經第三次了。」

「姓張的？是不是穿黑衣服的一個瘦子？」我追問了一句。

「就是他，在哈爾濱煙捲工廠作事。我在哈爾濱的時候，他正害眼病，工廠又沒有假日，他又是賺日薪，家裡又窮，眼睛沒有工夫治，他下班的時候，我們醫院也下班了，跑了幾次，總是時候不對。那時我是住在醫院，很可憐他是一個工人，便例外給他洗過幾回眼睛，後來又把時間改正早八點鐘以前，差不多一個月，我天夕在七點半鐘以前爲他洗眼，洗完之後，他還要在八點以前趕到工廠，每天眼睛又不得休息，所以很不容易好。……眼睛洗好了之後，他也常去醫院串門，我並沒有在意，以爲不過是一個患者吧了。當我轉動來到這縣城他不知從那裡得到了消息。時常很遠的買些東西送來。使人覺得非常不過意，雖然再三的對他認真的說，但是並不發生效力。也許他精神不太健全，說話也荒唐。」

我沈默了一刻，又想起了那幅胖々の笑臉：

「和他同來的一個胖子說，他是單戀着一個女人，不會是你吧！」  
妻笑了。

「我就討厭這一套。」

妻說完了之後，有一層暗影，遮在了她的臉上很憂鬱的：

「也說不定他是那樣想，過去有些事情是很像——」

我們沈默了。

到吃晚飯的時候，妻還是不安的，叨念着這件事情：

「應該怎麼辦呢！」

「他是不是明天回去？」我問。

「他對我說過。」妻很憂悒他看了我一眼：「他明天回去。」

「有車嗎？」

「我沒有問他。」

「你沒有說明天送他嗎？」

「我沒有，我祇說明天忙，恐怕不能送。」

「他說呢？」

「他很悲悽的樣子，什麼也沒有說。」

「你還是明天送一送他吧！」

「你和我開玩笑嗎？」妻的臉紅了，把碗放在棹子上，很認真的：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我依然很沈靜的說：

「我的意思是我們兩個人一同去送一送他。」

「那我們應該給他買些禮物。」妻笑了。

晚飯後，我們一同到街上買了一些禮物，妻對於這個辦法，表示十分滿意：

「這是很好的一個辦法，明天我給你們介紹一下，我們和他作一個朋友。假如你是一個很誠懇的勞働者將來我還希望做他的媒人。」

我笑了：

「不過都市却給了他一種極不好的性格，掩飾了他的一切。」

「明天去送他，一定使他驚奇。」

我沒有說什麼，走着黃昏時節的歸路，街市上的晚燈已經亮了。





## 港灣裏的暴風

隔壁的對話，又很清楚的聽到了：

「你怎麼又來了呢？」

「我怎麼能不來？你把我一個人關在屋子裡我該是多們寂寞。」

「我不是已經告訴你……？」

「你雖然已經告訴我，但是你那陰沉的房屋，秋風搖動窗子的聲音，使我的不安。」

「你還是回去吧！」

「你還是讓我吃完了飯再回去。」

「可是不准喝酒。」

「不許喝醉吧！」

「不，一點不許喝。」

門簾一挑，走出來一個女人，粉面，紅唇，長袖的黑色夾袍，走路故意使身一搖一扭的，走下樓去。

樓下熱氣沸騰，濃烈的白干酒和大蒜味混雜在濁氣裡，向人嗅覺中撲來，鍋勺吵成了一片，堂倌尖銳的喉音，衝破這低調混濁的聲響，從樓上喊下來，接着又一陣鐵勺聲。

## 二

秋天的風吹着門前的兩個紅紙幌，不停的搖蕩，不停的搖蕩，像兩個仙女的搖籃。霍修每當喝完了酒走出這小館的時候，便抱着電線柱子，看着那搖蕩的紅紙幌，自己恍如是在天地間搖幌着。

旅館住厭了，晚上不願意回去，三天兩天搬一回家，橫在眼前的一條黑影，總是追隨着他，無論是搬到那裡去，沒有一夜是安安穩穩的睡在牀上。

一個三十二歲的人，帶着一身罪犯，越過獄，殺過人，作過強盜。

在秋風吹起來的時候，他走在落葉的樹下，低頭沉思着：

「這是最後一次了！這是最後一次了！」

當他又想到留在兩腕上的鎖痕，他更決心，這次是他許多年以來的最後一次犯罪。祇是恐懼不能原諒他，一條黑影，始終是在追隨着他。

### 三

街景：

「她已經結婚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未婚夫是一個青年警官。」

「據她自己說是審判官……」

一串女人的聲音過去了，賣報孩子們的聲音，潮似的湧上來。

「看報，看報，今天的大晚報。」

「看哪，殺人越獄的大強盜……」

商店門前的擴音機，正當霍修走到那裡的時候，妙曼的聲音，在秋風裡飄蕩着。

不但爲法律所不容，也是爲社會所不許。所謂殺人者死，法官便把他判了死刑，小朋友們，惡人常常是在獄裡度他的一生……」

霍修急忙的走過來，那些聲音並沒有中斷，反而更雜亂起來，在街上喧囂着。小館的紅紙幌，飄搖，旋轉。

堂倌尖銳的喊聲，女招待淫靡的歌聲，對他很熟稔，他沒有勇氣，來反抗那強而有力的誘惑。

#### 四

有一天晚上，在夜深的時候，他醉倒在這一小館裡了，伏在桌上，動也不動。

女招待一挑門簾又進來了，粉面，紅唇，長袖的黑色夾袍……。

一看客人醉倒在桌子上，並沒有理會。

第二次進來的時候，霍修依然是伏在桌子上。妳走近他，輕輕的推他一把……

「落幌了，是喫呢，還是喝呢？請快點吧！」

霍修一抬頭，視線爲金光照滿，分不清是白晝，還是午夜。也辨別不清人是歡喜與惱怒，祇覺得那聲音很熟稔。他不知是怎樣說出的：

「你來？」

「幹啥呀！」故意使聲音很柔媚的 「這樣晚了，還不回去。」

「你來！」

強而有力的手，把她拉過去。

「你家住在那兒？」女的說：「這樣晚，還不回去？」

「沒有家。」他又唔唔的，舌根已經挺硬了：「住在旅館，可怕極了。唉！沒有辦法。」

「怕什麼？」女的問：「鬧鬼嗎？」

「比東邊可怕，這真是一個可怕的世界。」

「……」女的無言，看那鐵鏈留在他腕上紫痕，有些愕然的又在他身上看

了好久。

## 五

自從那夜晚之後，霍修和那粉面紅唇的女招待混得很熟，有一天他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對她說：

「我總覺得有一個影子在跟隨着我，無論我走到那裡去。」

「這是爲什麼緣故呢？」女的一點也不明白，祇是呆望着他那憨直的臉。

「我原來也是念書的呀！」他小聲的，不過酒已經燒紅了他的眼睛：「因爲和隣居有三代的血仇，使我在那個風雪的夜裡殺了人，你知道，牢獄是毀滅人智慧的地方，七年後，我是一無所知，一無所能的沉淪在這都市裡。」

「我因爲要生活，所以我開始在都市裡偷竊，時間久了，偷竊的次數多了，又被捕回牢獄。住的時間久了，我又從那裡逃出來。這次我決心不再偷，要從人海中搶生活，所以我又殺了人，搶了金錢……」

「現在，如果允許我生活，我願負着罪惡，作一個人……」

「祇是，恐怕連上帝也不會允許我，因為我時常覺得在身旁，有許多動蕩的黑影。」

不久，霍修的行囊，也從旅館搬到她那牢獄似的房屋去了。從那天開始，許多擁繞着他的黑影，才從他身旁退去。

水上的浮萍，飄流着。

## 六

過了幾天，霍修又時常跑到這小館裡來，隔壁的對話，很清楚的聽到了。

「你怎麼又來了呢？」女的問。

「我怎麼能不來，你把我一個人關在屋裡，我該是多們寂寞。」

「我不是已經告訴你……。」

「你雖然已經告訴我，但是你那陰沉的房屋，秋風搖動窗子的聲音，使我的心不安。」

「你還是回去吧！」

「你還是讓我喫完了飯再回去。」

「可是不準喝酒。」

「不許喝醉吧！」

「不，一點不許喝。」

門簾一挑，走出來一個女人，粉面，紅唇，長袖的黑色夾袍，走起路來故意使身子一搖一扭的。

## 七

霍修一面喫着飯，聽着隔壁有低弱的聲音，從板壁縫流過來，那音調是那們熟稔，他細細的一品味，已經知道她是誰了。

「不行，不行。」

「你上次不是已經答應我到你的家去嗎？」一個蒼老的男人聲音。

「可是，現在不行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，你要是說了不算，我可有不算的辦法，你不信，走着瞧！」



「我那敢說了不算，看對誰呀？」

「那你爲什麼又變卦？」

「不是變卦！」

「那是怎的？」

「因爲——」

「因爲什麼？」

「我的——」

「你的什麼？」

「我丈夫回來了。」

「你不是說你沒有丈夫嗎？」

「我以爲我丈夫死了，所以才出來當招待，誰知道，他又回來了。」

「你究竟怎麼辦吧，你答應我的事情，就要說了不算嗎？」

「可是我的丈夫又回來了，我雖然是很對不起你。」

霍修在這入海裡，作了女招待的丈夫。

小館的女招待，爲什麼要冒着危險，在名義上承認霍修是她的丈夫呢？這個秘密祇有她自己知道，當她對他說：

「你確實是我許多年前走失的丈夫，現在又回來了。」

霍修茫然的並沒有否認。雖然他知道自己是一生未曾結過婚的人。

她墮落在一個兇惡的浮浪漢攪擾中，在一個酒醉的晚上，她戲言要和他同居，從那以後，使她煩惱的事情，一天比一天增加，所以她覺得祇有霍修，可以從痛苦的深淵裡，把她拯救出來。也正是許多黑影，把霍修包圍的時候，一個在風塵裡流落很久的女人，不顧一切的來收容他，給他一個很幸福的保證——丈夫，女人們最尊重的存在。從那天開始，跳躍在他身旁的影子，立刻消散了。

一隻航行在暴風雨中的帆船，突然覺得一個港灣，他一點不知道，在這港灣裡，會發生暴風雨的。

九

不足一個月。

粉面，紅唇，黑衣長袖的一個女人，和一個青年坐在喫茶店裡。  
落葉在窗外飄零。

「我們的事情怎麼樣？」

「再等幾天吧！」男的回答。

「你不是說今天決定嗎？」

「因為我聽說——」

「說什麼？」

「說你已經是有丈夫！」

「那是壞人們的流言。」

「我想不會的。」

「是的！」她沉思了好久：「再過幾天，事情你就會明白的。那時候你再答應」

我吧。」

那女的很快的就走了，給男的丟下了一片悵惘的雲烟。

十

港灣裡的暴風雨發生了。

霍修的腕上，那不會褪掉的紫痕，又加上了鐵。僅僅一個月的時光。他覺得人間的事情太濃烈了。

雙脚拖着鐵鎖，走在落葉的路上。

## 樂章

### 一

在一個秋雨的夜裡，我從車站上回來，便坐在北窗下的一把藤椅中，默想着方才送走的那個客人。

因為十年不見，他已變得很蒼老了。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，他是我們的音樂教師，許多的曲譜，都是他自己創造的。一個三十幾歲的人，帶給我們很多羨慕，大家都期待他將來會成爲一個有名的作曲家。

這次，最初看到他熟稔而蒼老的面影時，我幾乎不相信他就是十年前的賈林。他在我家裏住了幾天，像是很不快意似的就堅決的辭去，上車的時候，最後他還對我說：「甚麼事情都行，祇要我能作得來。我回去等你的信啊！」

「還是在教育界好一些吧！」我說：「因爲你教音樂是很有名的。」

「作什麼都行，我就是不願意把音樂當作職業」我冒着夜雨回來的時候，這句話仍留在我的耳中。

瀟瀟的秋雨，在窗外不停的下着，我想着他春夜所述說的往事。

## 二

在音樂學院的時候。

我也感染了一般青年人所有的戀愛病，陳章那時候學鋼琴。學鋼琴在那時候，是女人們時髦的嗜好。

我那時候鋼琴已經有了一些根底，不像是初步學習的人們，每天徘徊在鋼琴教室裡。

我和陳章是在一個學校音樂會裡偶然認識的，經過了五年，雖然我們也不常見面，但是我們却每天寫信。因爲這件事情，我幾乎沒有勇氣再獨自一個人去推開那鋼琴教室的門了。我知道，無論是清晨或黃昏，她一定是在那教室裡練琴。

那時我對於製曲，已經感到了特別的興趣。每當我散步經過鋼琴教室的窗下，那流水似的琴音，由樓窗下灑落下來，我便知道這一定是她的琴聲。

我回到宿舍，在燈下很快的就可以作一個短曲，就像詩人要寫他的詩是一樣的。

後來，我作的曲譜一天比一天多，我時常也把這短曲寄給她。有一天，是黃昏的時候，我走過一條短牆，爬珊瑚的葉子呈現出病紅色，突然一隻很熟稔的曲子，從樓上飄下來。我失魂一般的，癡迷着。那琴聲就是我最近寄給她的那個短曲。

從那次以後，我就不再寫信給她了。我把我那豐富的感情，都製在樂譜裡面，作為我的心語寄給她——我一時也忘不掉的陳章。

她有時也寄我樂譜，雖然是簡短，但是也能傳達她的意思，五六年來我們的樂譜，已經貼存了十幾冊，這比一個音樂家一生的作品還要多啊！

我雖然是用人類最高的理想來愛她，但是她很矯情。我因為她的矯情，所以很

使我悵惘，但是我並沒有失掉希望。

她對我說音樂比戀愛重要，比結婚重要。於是我發誓，我用音樂來改變人間的觀念。從那時開始，我製作了長曲。

那長曲在音樂會中演奏了幾次，並沒有成功，她爲這件事忿忿不平，因爲在演奏之前，她說這曲子是一定使人驚倒的，可是結果竟很使人失望。

她爲了證實她的言語，後來她用她自己的力量，在一個音樂會中，把這個長曲演奏了一次，自從那次博得好評之後，這個長曲才流到各處。

我已經知道，她鋼琴的魅力，能挽救人的信念。

我又製作了幾個沒有自信的長曲，都是由她演奏而獲得了成功，她也許是因爲這成功便更驕矜起來了。

許多年代之後，我們又經過了一個相反的事實，那時我已經能製作很好的長曲。因爲她的演奏而失敗了幾次。

我爲了要製作更好的樂譜，我們便分開了。分開的時候，我很感傷，也很悲哀。



可是她像平常一樣，並沒有悲悽。

我爲要忘掉離別的痛苦，每天製作樂譜，我在學校教音樂的時候，孤獨和寂寞，祇有我的樂譜，能慰藉我的痛苦。

後來我和一個陌生的女人結了婚，隔絕了音樂生活，我便失掉了職業。那時，我對於陳章的生活，是更關心起來。

正在我度着極痛苦而貧窮的困難生活時，接到了她和一個男人結婚的消息。我雖然悲哀，我却非常快樂，這種快樂，完全是由於我愛她更深而發生的。

在她結婚的前夜，寄給我一束樂譜，那樂譜除了用聲音之外，用語言與文字，是很難發現出來，據我猜測，大概是這樣的：

我的心啊，像鉛一樣的沉重，我怎樣才能表現得出來呢！

友情結束了，友情終於是結束了，你爲什麼沒有珍貴我們的友情，你爲什麼沒有誓守靈魂的契約？

我不敢說一句，怨恨和誤解。

人生像是棋路，一步錯了，將要怎樣呢？

紀念你那樣的友人，正如忘不掉我的理想。

雖然我們是多年的友人，但是我們沒有能認識，像陌生人一樣。

環境，理想，時間，把我葬在了一個深淵裏，我失掉了音樂之後，便不知什麼是幸福。

理想的花朵凋落了，我祇有拾起現實的夢，忘掉了過去。

爲了不忘記你，我依然要在鋼琴上努一些力，不然，我的心，我的靈魂，是永遠不會平安。

天下失掉了真。

你不會想到會接到我的婚訊，和一束樂譜吧。雖然一切都死了，祇有我們的友情像是還不會死掉。

世界是廣濶的，我們再會。

我想，我背誦的這些辭句，絕對有錯誤，但是那一束樂譜的意思，確實包含了

這些，我用一個作曲家的經驗擔保，一點也不會錯的。

自從那次分別後，便許多年沒有相見，我和我的妻，度着很貧苦的日子，賣了我的鋼琴，賣了我的樂器。

那時據說陳章和她的丈夫，確過着很優越的生活，我因為這件事精神是很暢快。

又過了幾年，我的孩子已經十歲了，在一個音樂會裡，我們又相遇了，她把她的丈夫介紹給我們，是一個很文雅的紳士。

她們的一個小女孩子，不過八九歲，據說已經很能奏琴了。

我很快的把我的妻介紹給她們，她很高興和她談話，陳章對我的妻說，將來願意把她的女兒嫁給我的兒子。她又說，一定用自己的力量，把這可愛的女兒，養成一個非凡的鋼琴家。你們的孩子，在他那樣有天才的父親指導之下，一定也會成爲一個著名的作曲家的。

妻對於她的談話，並不理解。

不久，音樂會開始了，第二場是我十幾年前作的長曲，在演奏的時候我偷偷的看了陳章一眼，她臉色慘白，筋肉痙攣，像是被一種恐懼，不安所控制了。

這長曲完全失敗了。我便非常懷戀而懊喪的走出了那音樂會，在路上誰也沒有說話，祇有她的丈夫，因為那曲子是我作的，所以誇贊非常的成功。

我回戀起陳章爲那個曲子爭得榮耀的時代，我想，她也有一種回味吧，祇是我們誰也不會提到那過去的事情。我問她現在鋼琴是不是還在繼續着。她說最初想教幾位學生，後來便把精神全放在她女兒的身上，希那孩子成一個非凡個鋼琴家。

從那次音樂會以後，我也曾想到，用我的力量，把我的孩子，訓練成一個好的作曲家，可是後來我竟沒有那樣作，我想爲什麼要害自己的孩子，來跋涉自己沒有跋涉完的，痛苦的道路呢？假如她的女兒和我的孩子，作了我們的化身，是幸呢，還是不幸呢？假如是幸的話，也不會產生什麼偉大的音樂，假如是不幸的話，也不能產生偉大的音樂，戀愛的時代或許能使他們的鋼琴和樂譜，開放出一

朵鮮艷的花，可是結婚與分袂，都是花落的時代。我不願意使我的孩子變為我的化身，與其說是愛我的孩子，勿寧說我更愛陳章的孩子。

她不使她的理想達成，像是不會休止似的，我不知爲什麼緣故，要她的孩子，來延續她戀愛的生命。果真是爲了要造成音樂的新觀念呢，還是因爲自己戀愛生命是在誤解與矯矜中枯死了呢？

拯救自己的願望，最後我斷定，她一定是要拯救自己的願望，所以她才用鋼鐵的意志，把她的孩子訓練成了一個很了不起的鋼琴家。

不久以前，在某一個音樂會裡，我聽到她的演奏很像她的母親，這使我沉溺在遼遠的懷理想。

我的生活，一天比一天沉淪，所以最近想找一點事情作，還有我的孩子，他已經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，他對於音樂，一點也不懂，自從那次音樂會以後，我便與音樂絕緣了，因爲他沒有感染音樂的趣味，所以使我很安心。

祇是職業問題，現在盤據在我的家，恐慌火似的燃燒在我周圍，我在那失火

家中，怎會生活得平安。

音樂固然能使我得到一個好的職業，可是，我怎能再把音樂來當作職業呢？

你是我的學生，過去我會把認為最寶貴，而現在認為是毒素的音樂教授給你們，所以我才肯向你談了這些過去。

茫茫的夜，風一般的往事。

### 三

一種說不出的悲哀，感染了我。

爲了賈林的職業，我跑了兩天，並沒有很好的結果，許多地方，好像是都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頹敗者，甚至有些地方，把他想像的更頹敗，更要不得。

最后有一個出版社，僅祇答應可以出版他的歌曲假如有價值的話，報酬是可以豐富一些，我知道賈林是處在很貧苦的境域中，所以便給他寫了一封信，希望他能將歌曲的原稿整理一下，郵給我，爲他換取一筆生活費。

可是這件事沉寂了許久，沒有得到他的回信，更不見歌曲。

有一天下班後我正在門前吸煙，來了一個穿學生服的青年人，健壯的體格不很高的身體，濃重的眉毛，舉動很沉重，他是很疲倦的樣子，一定經過長途的跋涉並且他沿着門看，像是在尋找什麼。

當我告訴他，我就是尋找的人，他最初很驚喜，不久就把那驚喜的容顏收斂了。

「實在被他攪擾的太厲害了，所以才把這歌曲送來。」他說時有一種厭倦的表情，敷在了他的臉上：「也是家境不太好，不然也不會來打擾的。」

他交給我一束歌曲，我把這來路不明的客人引到室中。

「你是賈林先生的什麼人？」

「兒子！」他又是像憤怒了，「祇能說是他的兒子，因為我是他生的。」

爲了他的言語，我非常驚訝，我不知道他的感情是從那裡發生的。

「這些歌曲，在途中我想爲他手掉。」他又平和了些：「可是聽說這些東西能賣一筆錢，我想，這些東西給別人看了，一定會使家母傷心，可是家母的病，現在

又很沉重，急於等待用錢。」

我覺得他說出來的每一個字，鉛丸似的壓在我的胸膛，我沉思了一會。

「容我想一想法子。」

我又把話題轉到另一方面：

「你現在是讀書嗎？」

「過去讀過的。」

「現在作事？」

「還沒有！」

「爲什麼不再讀書了？」

「他壓制我！」他狠狠的說：「像一個瘋人壓制一個奴隸似的。」

我知道他所說的他是指着賈林——他的父親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呢？」

我把話題想引得很遠一點，如果他再那樣談下去，我有些不忍得聽了。



「賈焚，一個林字頭下面一個失火的火字。」他又繼續說：「這也是他給我的名字，別人都說這個字不太好，可是他至死也不許我改，他說，即使我死了之後，有孩子還要叫焚字的。」

我又沉默了許久。

坐在我面前的這個青年，他有一個病在牀上的母親，這使我突然問了。

「你父親對你母親很好嗎？」

「總是像對待一個仇人似的。」他沉默了一刻。

「仇人和仇人，還有時要交手和垢罵，可是他，從來也不和家母說一句話。」

我聯想到那墓場般的生活，忽然間對這青年人的感情，發生了一種尊崇的敬意。

「你方才說歌曲……」

「我說，這些東西，使家母知道了，一定使她傷心，若是發表了，不但沒有價值，我覺得就是我，也是恥辱的，他匆忙的語句有些接不上的忙迫……他的生命

中，除掉了戀愛是一無所有。」

「可是，這是一個人最尊貴的……」

「我也很反對這些事情，雖然我還年青。」他又把聲音拽得長長的：「有一個戀愛的爸爸就是我一生的恥辱，我怎能尊重他那個人的感情。」

我折開那一疊歌曲的封皮，一張一張的翻着，我知在那每一張歌曲中，是圖繪着一個人的血淚。

那個孤獨的老年人，我想誰也不會原諒他的，自己的妻，自己的兒子，社會的人們……

「他真是一個應該咀咒的人嗎？」我自語着，我又一面看賈焚的臉。

季節已經是秋深了，所以午後的時間，非常暫短。吃完了晌飯，很快的天就黑了，我指着前幾天那個孤獨老人所睡過的那張床。

「就睡在這張床上吧。」又仿效外國人招待他們客人口吻說：「像在家裡一樣，不要拘束。」

我們睡在一個屋子裡，牀又距離很近。

因為這個青年人精神太痛苦的關係，我想用一點方法使他原諒的他的父親，所以以我準備和這青年人夜談。

在熄燈之後，他對我說：「明天我可以回去吧。」

「不必忙，你可以在這裡多住幾天。」我一面說着，很快的想起了他父親辭行時那種不過意的表情，竟使我沒有找到什麼適當的語言去安慰他。

「我的母親在病中，我住在這裡怎能安心呢？」

「奔走到一點結果然後你才可以回去。」我想明天把歌曲拿到出版社去問一問，可以不可以換一筆錢讓這青年人帶回去。不然的話，也要爲他想一個辦法的。

「那我可以多等一天」他說。

「那很好，我問你，你爲什麼要這樣無情的。對待你的父親，你不知道你的父親是愛你的吧！」

「愛我？」他又否定的，「決不會的。」

「你不相信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他像奴隸似的虐待着我，和我的母親，據我看，他甚至否定我還有生命，否定我有感情，所以他才瘋狂似的……。」

「你也許不知道積壓在他胸中的痛苦，現在已經變成了什麼。」

「他祇是一個戀愛狂而已。」他又繼續着說：「什麼也沒有。祇是否定別人，而要求自己滿足的一個自私自利者。」

「據我看他是最愛你的一個人。可是還有一個比他還愛你的人！」

「那是誰？」他驚愕的。

「那也許就是你所恨的人！」

他思索了一會。

「我還是不明白！」

「我想你是不容易明白的。」

「那是誰呢？」他自語的：「除了是我母親」

「幾乎是你的母親。」我說完之後，很覺得失言，但也沒有方法挽回。

「無論是誰，父母愛兒女是沒有另一種感情能越過的。」

「一般是那麼的，可是人間有許多事情是不能用普通的法則去權衡。」我的聲音很大，幾乎吵喊起來，因為我興奮，「譬如一個男人，爲了當愛而未能愛一個女人。結果在他身上發生了一種瘋狂。呆癡的感情。一個女人，當愛而未能愛一個男人，失掉了那個機會，至使她希望在子女身上，來延續那愛的生命，這種感情你也能否認嗎？」

「你怎麼一味談戀愛，你知道我是多們討厭這些事情，現在我們應該談談該想的問題是多得很啊！爲什麼青年人們都喜歡把男女僮僮兩個人的事情，便無止無休的鬧將起來。」

「你爲什麼要反對談這些問題呢？」我追問了一句。

「我自然有很多的理由。」他鐵似的堅決，聲音很有力量。

「可是你父親那一代的事情，還不會解決的放在我們面前。」

「我早就要把那些事情認爲已經死去了。」

「那除非你否定你現在的痛苦。」我冷笑的。

「我的痛苦，我知道是暫時的，是少數人的，戀愛這件事情，不應該再耗費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們的熱血了。因爲這些事情，前一代的人們已經替我們作了。我們正應該用前一代人的熱血，爲後一代人作有意義的事情，爲他們征服一些難的問題。」

「你不要以爲自己是怎樣健跑的人，可是我看得很清楚，你的兩隻腳現在正陷入泥中。」我燃起了一隻烟：「你不吸烟嗎？」

「這些都是過去時代的東西。」

「可是女人並沒有時代性。」我像是不願意把話題放開。

「可是，方才你說的那個人是誰？到底是誰？」

「一個沒有時代的女人！她本人雖然是一個逝去了戀愛時代的人，可是她用她的血肉，靈魂，又培植出一個新的女人。她想這樣來繼續一個戀愛生命，究竟這

是不是一個戀愛生命的終止，還不一定。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你驚訝嗎？」

「不。我已經沈陷在你講的故事裡。」

「我並不是來和你講故事。」我說：「你不相信嗎？」

「當然！」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。「我早已不承認，戀愛問題，在現在還會有生命。」

午夜已經過了，我的烟一枝代替一枝的燃燒着。他在牀上翻來復去的。

「你在旅途，是很勞頓的，現在很疲乏了吧。」我說：「你不要睡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要睡了。」

這時，祇有秋風，在窗外吹着，窗簾的影子，一閃一閃的動着。

#### 四

早晨起來，在盥洗的時候，太陽光特別明亮，賈焚因爲一夜睡得很好，精神很

煥發，我更清楚的看到他那建壯的體格，和說不出的精神美。

「你的身體確實很好。」我說。

「這是預備將來打仗用的。」他笑着，說來却很鄭重。

「你最近不找一點職業嗎？」

「要的。」他把臉向着那秋天的窗外：「祇是我的父親，瘋狂般的把我害了。」

「我想他不久就會好的！」我安慰他。

「他！」他說。「他永遠不會好的。」

「你沒有戀愛嗎？」

「我很反對那些事情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我已經說了。」他很不在意的樣子：「昨天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！那是過去的事情。現在的戀愛，應該是由女人們作好，像餵養一樣的來供給男人們用才是。對於這些事情，不應該再耗費男人們的時間。」



「男人對於女人的義務呢？」

「那該是什麼？」他反問我。

「正要問你。」

「戰爭吧。」

「不是音樂嗎？」我笑了。披上了外衣，「我們一同去好不好，問一問這些歌曲能賣多少錢。」

我們走出去才到大門口，電報差送來了一封電報，我先接過來一看，原是拍給賈焚的。

「母病危，速歸。」

那封電文在他手中顫抖了好久，才拾起他那蒼白的臉對我說：

「我就回去罷。」

我想了一想，

「還是同我去一趟，因為你是需要錢的。」

他像是從夢中醒來，隨着我坐在一輛馬身上。

交涉了三家出版社，有的說這種樂譜將不會被多數人歡迎的。有的說這譜曲是須要修正的，希望原作者修正後拿來。我們費了多半天時間，沒有一點結果。坐馬車回來，誰也沒有說話。

歸來不久，他便向我辭行。

「你雖然很急，但是希望你等一等，容我再替你想一想。」

「恐怕來不及了。」他像是有不祥的預感，使我恐怖。

「不能再多等一天了嗎？或者是等到今天晚上。」

「恐怕是來不及了。」他又重複一遍。使我恐怖的感覺更深重起來。

我想他是需要帶一些錢回去的，便是不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，因為他們的生  
活，是等待着賣歌曲的代價來解決。

我很想暫時借一筆錢，可是一時想不到向誰去借才適當。

我焦急的洩過來一張報紙。黑色的小點在我眼中亂跳。我反復的看了好多次。

突然在廣告欄裡，有些字很清楚的映在我的意識中。

謹啓者，茲訂於八月十七日假第一飯店舞廳，舉辦家庭音樂大會，希同好親友，屆時借眷參加，無任歡迎。敬祈

光臨

陳章

謹啓

陳小曼

有一件事情我不安起來。我胸中燃燒起火焰，我跑到屋外去了一次，在屋外站了不久，便又回到屋中，很短的時間內，我便決定了。因爲不離開他使我冷靜的想一想，便不能決定這件事情似的。

午飯也沒有喫，我和他一同，便要去找陳章的住處，我也沒有告訴他，陳章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。我祇是說：

「假如你肯對他說明來歷她一定會幫你一些忙的。」

「那怎麼能够呢？」他猶疑的，「對一個陌生人借錢，並且還是一個女人。」

「你不妨去試一試，有我在那裡，一切都放在我身上。就是失敗了，與你也沒

有關係。」我一面披起大衣來，對他解釋着，「不然，你就把那東樂譜原稿賣給她，我想她一定肯多出錢的。」

他依然是不願意去。我却認爲這是一個絕好機會。

「你知道他是非常愛好音樂的，他的女兒也是一個有名的鋼琴家，假如你肯把這有價值的名曲出讓給她們。我想她們該不知如何感謝你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正在我們爭執的時候，喪電又來了。這突然的刺激，使他精神有些失常。

他依從了我的計劃，去找陳章的住處。

一條很矮的洋灰院牆，向日葵的頭莖從院牆中伸出來，土蜂發着混濁的聲音在牆上翁々の響着，我們便被那院庭中出來的僕人，把我們引到客室。

鋼琴聲由弄堂裡流進來我們坐在沙發邊，屋中黃白色調，使人發生一種輕鬆的喜歡，我知道，賈焚是不會有這種感覺的，因爲那一層濃重的陰雲，還不會從他臉上脫掉。

僕人很悠閑的把茶放在我們的面前，又過了好久，主人才走進來。

一個貴族似的女人，從他的衰老中，依然煥發着聰慧和矜持，我下意識的暗中稱贊了一句，果然是一個了不得的女人啊，這也許是賈林所談過的往事，在我胸中蘊藏了好久今天才激起的這一條波紋吧。

我趕快站起來，指着站在我身的賈焚說。

這位賈焚，是作曲家賈林老先生的兒子，我是賈老先生的門生……」

她的臉色突然變了，眼睛的視線，動也不動的看着賈焚。

過了好久，她才醒了一般的。

「失迎，失迎，請坐。」可是她的視線仍舊是沒有放過他一面說着，「原來是兩位青年的音樂家啊！」

我們說并不懂音樂，她說我們太謙虛，爲了不願意使他失望，所以我說：

「我確實，不懂音樂，今天來拜訪，完全是爲了賈先生我不過是一個嚮導。

她的眼睛才離開他，爲了這句話，又急驟的在他身上掃射着。

「我們最近要舉辦一個家庭音樂會，很希望你們二位參加。」她的言話，失掉了程序。「你們二位來，真是我夢想不到的事情啊！我真高興極了。」

「我們是偶然的相遇，所以這次拜訪，也是偶然的。」我看了賈焚那張沒有表情的臉之後轉過頭去說。「有一點事情，就是關於賈林先生樂譜的事情。」

「你說是誰？」她沒有聽清楚似的。

「賈林先生，我重複了一句：「你熟知的賈林先生。」

「啊！」他沉默了一會。「你說是他的樂譜？」

她視線移向賈焚，賈焚不動聲色。

「你再說一遍，那是什麼？」她又問。

「我沒有說什麼，我祇是說關於他的樂譜，是有一點事情。」

「什麼事情呢？你說。」她問。

「聽說他要把一束最珍貴的樂譜，願意出讓。」我說。

「最近的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我又加了一句，「大概是二十年以前的吧，據說他最近已經不寫樂譜了。」

「啊！」她沈默了。

她沉在最遠的懷想裡，掛在她臉上的影子，便是很好的說明。

「是真的嗎？」

我沒有說什麼，我希望買焚他能給她一個証實，使他相信這件事情，可是他依然是沒有表情，也沒有言語。

「我知道他很剛強，決不肯把樂譜賣給別人的，何況他最近又不寫樂譜了呢？」

「可是生活是頂要緊的。」

「生活？」她問我

「生活也許會使他改變的。」

「我相信，那不會的。」

她那不動的信念，使我沒有言語再回答她什麼，我知道，這除了追想的懷戀，與最高的崇愛之外，是不會有這種力量的，賈焚像是一個木偶，我完全不知道她是在想什麼。

我很急燥，那歌譜的事情將要怎樣解決呢。還是我先把那一束歌譜拿出來交給她呢，還是暗示賈焚把歌譜拿出來呢。

因為這些事情我也沉默了，這給女主人公一個很好的機會，使她更注意而悠閑的向賈焚拋了幾條視線。

客室中靜的像一湖死水，鋼琴聲從窗外飄進來，她很怕驚散別人靜中的聽覺，小聲的說。

「小曼這孩子，琴……」

這微弱的聲音，像是對我的一種提示，我知道這是她的女兒，名字叫小曼奏的琴音，我完全不懂。

她眼睛呆痴的注視着賈焚，當賈焚察覺到那視線好久不移動的時候，他有些不



安了。

「關於賈林先生樂譜的事情，不能幫一些忙嗎？」我問。  
這意外的聲音，使她從幻想中驚醒了。

「真有這種事情嗎？」她說：「我很希望爲他盡一些力量。」

賈焚在不安中，再也坐不下去了，女主人却以爲是受了那音樂的感動，他回轉過頭來對我說。

「我要回去，在你的家中等你，事情就拜託你吧。」

他交給我那束歌譜，便在女主人挽留中走了出去，走出門的時候，她還說。

「吃完了飯再走不好嗎？小曼的課程還沒有完呢？晚上能來的時候，我們談一

談音樂……」

他們從窗前走過去的時候，只有她那喃喃的獨語混在琴音中飄進來。

我把那一束樂譜放在桌上。

陳章回到客室，最先拿起了那束樂譜，當她把那褪色的歌譜展放在她眼前的時

候，她注意力，像是被賈焚帶走了一般。

後來她的眼睛，又完全被那一疊紙所吸引了，她的眼睛吐着明亮的光輝，呼吸失掉了均衡。

「啊！」

我聽到她那嘆惜一般的驚訝。

.....

時間像是過得特別緩慢，一直她把那含有相當重量的鈔票交到我手裡，我才告辭了。

急忙的到了家中把這件很高興的事情，很沒有秩序的告訴了賈焚。

賈焚沒有說什麼，使我很興奮的事情，沒有得到一點回響，他便在那天午後離開了我的家，我把他送到車站。

那個青春人，和我別了。

賈焚歸去不久，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了：

陳章在舉行家庭音樂會的時候，很希望賈焚來參加，於是派遣了一個僕人到賈焚家去激請賈焚，可是這對於賈林的情感要激起一些什麼呢？她曾這樣的想了許久，最後決定把那購買的樂譜，作爲一件禮品，使僕人帶去。

賈林知道了這個消息，知道賈焚把樂譜賣給了陳章這件事情幾乎使他昏倒。

賈林說這是賈焚故意加給他的一種恥辱，在她們的家庭裡，發生了火災似的紛擾，父親是很愛他的兒子的，可是爲了這件不能忍受的事情，竟發生了鬭爭，兒子本來是很反對他父親，在鬭爭之後，便走出了這個家庭。



# 秋 夕

一

從塞北一個小鎮起身，經過了一天一宿的旅途，在車廂裡一睜眼睛，窗外的風景，浪推一般的向後飛去，藍的天，白的雲，金黃的太陽，焦黑色的高粱……偉大的九月 雖然塞北已經有些冷意，但是坐在不到十分鐘就可以抵達新京的列車中，對於季節的冷暖，似乎早已忘掉。

不知道新京是一個怎樣繁盛的地方，也不知道新京的道路是怎樣鋪設的……這些對於我，真是一個繁華的夢想，但是這個夢想在一小時之後，不，就在這一小時之中，會在眼中映演出來的，這使我非常不安。

突然車廂裡的人們動亂起來了。這時我的情緒也隨着動亂的人們更加不安起

來，兩頰發燒，手脚也不禁的顫抖了一下。

隨着人流，走出了車廂。

我確實也有些驚慌了。在遼闊的塞外，荒鄙的小鎮上居住了十年以上的我，突然走進這樣繁華的都市，高大的建築物，向我壓倒似的逼來，使我的眼睛和手脚都不自然起來了。

迎接我的南宗，始終是對我笑迷迷的：

「昨天在報紙上，看見了你的名字，起初還不敢確定是你，後來看到你的像片才知道了。怎麼樣？我們十年不見了，時間很長吧！」

「嗯……」我答，想說的話，又說不出來，南宗的那種豪邁風度，更顯示濃重了我的鄉下氣，他笑迷迷的看着我，我窘迫了半天，才說：

「十年了，可是你還沒有改變。」

「我改變了。」他笑迷迷的，一面拽一拽協和服的襟角：「你却像是一個很體面的協議員啊！」

我也笑了，他這一句話減少了我許多的拘促和不安。像是使我飄搖在空中的身體，放落在地上一般。

「怎麼見得？」我反問。

「從你儀表方面——精神方面，像是非常有自信……」

從車站到南宗的家，是要經過一段大同大街，那綠樹，朝陽，聳高的樓房，我被偉大的新京征服了。

「偉大的新京！」我讚美的說

「偉大的九月！」南宗和了一句。

雖然是很短的一段路途，却看到了許多標語，最高的建築物，也懸掛着「興亞之聲溢於全聯」的大布牌……這些都像是在歡迎着我的，我的血奔流着，眼睛發出火一樣的熱光，向南宗看了一眼，但是他像不會看見路旁的標語，和直入雲霄的大布牌。他像是不曾注意到我的光榮。

南宗的家，是在一條靜街的小樓上，沒有庭院也看不到一棵樹木，祇有幾盆小

花，寂寞的在北窗的花盆中開着。

屋中很暗，尤其是在上午，也許是因為太陽不能直接射到屋裡來的原故。家中沒有人，屋裡的東西雖然多，却十分整齊，據隣家的一位年青的日本太太說，南宗的妻，帶着孩子到市場去了，不久就會回來的。

「你幾個孩子了？」我問：「我們分別的時候，你還不會結婚呢。」

南宗依然是笑迷迷的看着我，一面用手示意，要我像他一樣的坐在疊席上。一面答着：「多們快，不但結了婚，孩子已經十歲了，這些都是你夢想不到的事情吧！」

「是的！」我坐在疊席上，想再談他一句，結果我祇說了：「十年不見你改變的太多了。」

在疊席上坐了不久，因為我感到特別的不舒適，總像是坐在地下一般。南宗想和我談一談十年的經過，但是我心緒飄蕩着，像一匹塞外的野馬，突然困鎖在籠中一般。



我又感覺到我們十年不見了，一道友情的暖流，通過我的心房，使我又在那疊席上忍耐了一些時候。

「很不舒服嗎？」南宗問我。

「是的！」我笑了，把坐在身下的兩隻腿舒展開，筆直的伸到南宗面前……

「你怎麼睡起席子來的？」

「你不知道睡席子的好處，你一旦體味到睡席子的妙味，你一生也離不開的。」他依然笑迷迷的：「談起來不是一件易事，沒有幾年的工夫，也是難於習慣的。」

「……」我沒有回答，我祇是想了一些別的事情，我是代表，我是來出席全聯的，我是協議員，我還有許多事情！我不能就這樣漫談十年的生活史。

「我要到旅館去，然後到協和會。」

「是的，你應該在這裡喫午飯的。」

「可是你的太太還不會回來，我是應該看一看你的太太的。」

我又站在疊席，徘徊了兩次，說明到晚上再來，南宗要送我，我知道他是應該去上班的，所以堅決的要他允許我自己去到旅館。

後來，我一個人，迷惘的投在了大都市的懷抱。

## 二

我和南宗相識，是在十幾年前的一個春天，那時候我們同時編輯報紙，那時候他還很年青，也很有熱力，祇是對於一切，都表示不滿，憤慨，他常常在大家靜靜的工作的時候，會把墨水池摔在新聞稿上，口中抱怨，或者是怒罵一些使人不解的，狠毒的言詞，然後在大家的驚奇目光中，便自己走出去，有時在人們不注意中，他也會悄然的走回來，時間久了，別人都說他有神經病。南宗自己也常表示他是一個神經病患者。

在一個星斗滿天的夜裡，我編完了晚報，已經是午夜，因為是一個吹着南風的午夜，在歸途中穿過一個公園，很奇怪的在這個公園裡遇到了南宗。

南宗說是患失眠症，後來又說是患夢遊病，當我們在那有樹有水的公園裡徘徊

了好久之後，他又說他熱戀着一個女人，那個女人有一個愛人，所以使他很苦惱，使他患失眠症，使他患夢遊病。

因爲南風和水影，使我願意和這個平時很孤獨的人交談起來：

「她是一個職業婦女？」我對於這位夢遊病患者的戀人，感到了興味：

「我祇要知道這一點，便認爲很滿足。」

「至少你更應該知道她是作什麼的，一個打字員，或者是一個女事務員。」

「那當然是更好了。」我說：「假如你願意使我知道的話。」

於是我們又沉默了，他用小石子，一塊一塊的向水中投去，像是在想什麼。平時的暴躁，爲黑夜所遮掩。

「怎麼樣？我可以知道嗎？」我又催問了一句。

「可是我怎麼才能知道她的戀人是誰呢？」

他自語的。

「我若是知道她是誰，我也許同時知道她的戀人是誰。」我說出了我的希望。

「她也是一個很孤獨的人。」南宗說。

「我想她的戀人，一定是一個很熱情的人，不然就是一個很暴躁的人。」

「是的，但是他是誰呢？」

「請你告訴我她的職業吧，那們我更能幫助你推想出一個男人的性格來。」

「不！」南宗陷在不可解救的迷惑與痛苦中：「請你還是容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。」

他坐在水岸，頭垂在兩膝之中，用兩手環抱著，我默默的看着水中的星辰，感到非常的空虛。

「不像是因爲戀愛問題，使你這們痛苦？」我反問了一句，因爲我像是從水中，又看到了不同的天地。

「再沒有任何事情，會使我這們痛苦的。」

「使你痛苦的，也許是她的年齡，美麗和性格。」我一再的引誘着這痛苦的青年，說出對方的姓名來。但是除了想談一談天並沒有一點意外的企圖，祇是因

爲在那漫漫的春夜，爲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所趨使，要發掘埋藏在一個青年靈魂深處的故事。

「是的，一個女人使男人痛苦的，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？」

「有的是有什麼，有的是沒有什麼！」我說：「在這優美的春夜，你是不應該這們痛苦的。」

「我要走了，總之，今夜裡會決定我的一切。」

「你說，你要往那裡去？」我低聲的問。

「不然，我就要和他決鬪的。」

「你說是和誰！」

「我今夜已經約會了她，假如她再不告訴我他是誰，我決定要走了，你看我爲這件事情是多們痛苦，假如她告訴我他的名字，我一定要把這個人找到和他決鬪。」

我祇覺得南宗一再的當着我說第三者「他」，但是我不明白第三者是一個人

呢，還是兩個人。

「你說的是誰呢？」

「你不必知道！」他說，「你應該回去了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我不是對你說過我有約會嗎？」

「和她嗎，你的愛人？」

「是的，我已經對你說過了，因為時間已經到了，請你走吧！」

「我對於你這件事情一點幫助也沒有嗎？我很關心你，假如她不來呢，因為現在夜已經深了。」我看看四外景色，樹影在戰慄。

「那是她不願意告訴我的表示，我今夜就離開這裡，永遠不再回來。」

雖然同是春夜，遠不如一兩分鐘以前那們優美了，空氣忽然低壓下來，公園外的馬路上，遠遠的有汽車聲，也有燈光在閃耀着，圍繞在我四周的空氣和景色，恍如慘案小說的背景。我的心也隨着樹影在戰慄了。

我想離開這裡，但是又像有一種力量不容許我走。因為我很關心這件事情的話  
果。

「你真的不能使我知道她是誰，甚至於她的職業嗎？」

「今天不能，祇要你等待到明天。」他肯定的，不久又懷疑的問：「你要知道她的職業作什麼呢？」

「因為我可以推想到你——。」

「我什麼？」

「你將和一個什麼樣的人決鬥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他非常驚駭。

「真的！」我冷靜的，同時音調很低：「假如她是一個看護婦，或者你要和一個醫生決鬥，假如她是一個接生。你將要和一個身體瘦弱音調最美的男子決鬥，假如她是一個銀行員，那你將要和一個有錢的人決鬥了。假如她是一個打字員，你將和一個寫字最美的人決鬥了……。這些都已經決定了，永不會改變

的。」

「這些全不是，請你走吧！因為時間快到了。」

夜霧降落。

「假如是一個女記者，或者是一個校對員呢？」南宗的聲音非常微弱，幾乎像是自語着。

我隨便的回答了這個問題：

「那你也許要和一個編輯家……。」

「請你趕快離開這裡，一切都容我再想一想。」

他太痛苦了，他要自己再整理那混亂的思索，我一點不能夠幫助他，很悵惘的說了一聲「明天見」，便離開了他。

當我將走到公園出口的時候，陷入惡夢一般的遇到了張麗春——一個女校對員。

三

張麗春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，我們是同鄉，又是青梅竹馬的朋友，到報社來



作校對員，還是由我介紹的。雖然我們在學生時代，隔絕了很久，但是現在又能到一起來作事，每當談起過去曾經在一起挖泥土作小人的情形，都不禁對於往事，浮起了無限的懷戀與感嘆。目前的希望又在蒸發着我們並不十分瞭解的情緒。

她無論是春天或秋天，甚致於冬天，總是喜歡戴一頂絳紅色的帽子。凡是時髦少女所歡喜的修飾，她完全懂得，並且她能從實踐的經驗，發出使男人們十分敬佩的批評。她有流水一般的性格，雖然活潑，但是非常不穩定，同時又是感情至上論者，無論什麼事情，必須受剎那的情緒所支配。

她常爲一般人所不理解，同時，她對於社會，總是發生執拗，和強烈的錯覺。她十分的陶醉在她自己的世界。尊崇着她的夢想。

依照着我們的理解和感情來說，我是在她的夢想中，佔有很重要的地位，尤其是青槐竹馬時代的過去，在愛的王國中，是一棵很有希望的嫩芽。但是不知爲什麼，她竟和南宗發生了這樣的關係。簡直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。

更可怕的，就是「愛情」竟使南宗這樣苦惱着。當我在公園的出口，遇到了她的時候，我心跳的幾乎說不出話來，夢語般的：「南宗在等你呢！你快去吧！」

她對我像是一個陌生人，祇是畏縮的「啊，啊！」了一聲便匆忙的走過去，從那頂絳紅色絨帽的陰影下，我看清了她的臉色，是慘白得一點生氣也沒有了。

我本想再走回公園，對南宗當面解釋，這個嚴重的問題，雖然是他的生死關頭，也是我的生死關頭，一切我都可以讓步的，但是關於張麗春——我甘願用生命來賭，用鮮血來鬪。我想答應和他決一生死。爲了她，爲了我們在青梅竹馬時代培養的一棵小苗，我覺得這比未來的一切都重要。

在那天夜裡，我的血液，高度的燃燒起來了，走了一夜，並沒有找到我的宿處。也許是不願意去歸還那寂寞的宿處。不然爲什麼呢，距離並不十分遠，而且是每天走得十分習慣的路途，竟會迷失得不辨方向，一直到黎明，我才發覺，澆着清晨的雨霧，身體的溫度，再難敵抗晨雨的寒冷。

我終於又回到我住的地方，昨夜的一幕，惡夢般的縈繞着我，我雖然想逃開，

但是我掙扎不脫。我感覺到如果離開這裡，我將會死一樣的寂寞。

假如我不走開，南宗不久就要來的。我並不恐怖，他如果要求我，我立刻就可  
以答應他。死，對於我毫無威脅，祇是我不能離開這裡。

我爲體熱所暈倒在牀上，但是我十分清醒，期待着南宗來——我知道他一定能來  
的，我也知道昨夜那一幕是怎樣結束的，最先是南宗約脅着她說出了我的名字，  
南宗便十分驚訝而憤怒的離開了公園。

張麗春一定不知道在今天早晨，會發生這門驚人的一件事情。

我雖然是仰臥在牀上，但是竟像睡在海濤上，睡在流雲中，忽沉忽浮的，胸房  
響着血濤的聲音。

突然有急促的敲門聲，我制止了呼吸，瞪大了眼睛，很快的，一頂絳紅色的絨  
帽映在了我的眼簾，我幾乎驚慌的叫喊起來。

我失掉了我原有的鎮靜。

「×！你怎麼的了。」當她觸到我淋濕的衣服，驚愕的問：「怎麼一身水，早

「晨你就出去了嗎？爲什麼沒有帶傘……」

我沒有回答，使我恐懼的一幕，又重映入我的幻覺。那頂絳紅色的絨帽，往日所給我的幸福和安慰，今天竟變爲恐怖的號誌了。

「麗春，你……」我喉腔啞了，喊不出來。

「你，你不要撒，你已經知道了嗎？」

我呆然的，失掉知覺般的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「請你趕快離開這裡，他不久就要來的，我求求你，你趕快離開……」

她的音帶很失常，我已經明白了，她是爲了這件事情，是怎樣的在掛慮着我。

「我預備好了，我答應他……」

「你不能，我求求你！」她的聲音很悽慘：「請你走，我在這裡等他。」

我決定的事情立刻發生搖動，我依然像是睡在流雲中，睡在海浪上。不知怎樣來處理我自。

從我們認識開始，她從不曾違反過我一句話，我想，酬答她純潔的友情，也祇

有這最後的一個機會了。假如和南宗決鬥之後，無論是勝或敗，結果如何是不會再有這樣的機會了。

我匆忙的，完全失了知覺的換了一套衣服，對她也不掉下看最後一眼的勇氣，便推開門走出去，我祇聽到她用十分微弱的聲音說：

「我祝福你，我們再見。」

我沒有勇氣回答，便走開了。

街上落着晨雨，路上沒有人。

#### 四

愛的暴風雨過去了。

在那年秋天，我又得到了張麗春的消息，她依然在報社作校對員，她很希望再得一個機會看到我——一個永遠忘不掉的友人

歷史的颱風，隨着秋天的白雲，也吹起來了，九一八滿洲事變，百萬民衆同時呼聲，震動了大地，人流像海濤一般，爲熱情的感激而在歡呼着，許多報佳音的使

者，也感動了我，拋起了我無限大的熱情，我便是那年冬季，拋棄了都市的一切，單身走到鄉間去，獻身於協和工作。

十年間，我早已忘掉了過去的惡夢。幾乎連那淡灰色的影子，也從我的記憶中漸漸的磨掉。到鄉間的第二年春天，我便作了小學校的教員。最初雖然是很寂寞，但是一想到是爲滿洲教養未來的主人，這光榮的重擔，却使我覺得十分高興。晚上又擔任了農民講習所的日語課程，街村講演和街村對外事項，都有我參加。凡是一切事情，如果沒有我便要覺寂寞和不成樣子的。僅僅三四個月的期間，我在許多人的熱情的灌溉下又復活了。

我是那們從晨到晚的奔忙，學校的事情，漸漸的就照應不過來了。我想把張麗春請來，擔任學校的功課，我專致力街村工作，或者是組織協和會分會。

但是，她的消息也隨着這歷史的颶風消失了。在舉世和平的氣息中。在我想念中，又浮起一頂紅色綫帽的影子。這些事情，在我一天比一天忙迫的工作中，又悄悄的淡了下去。她像是死滅了的火光，在我心上失去了熱。我是在一心一意要

致力國民教育，發揚新國家的精神。

奮鬥了十年，我像是完成了一件事情。

## 五

走出了南宗的家，我坐在馬車上，他那幅笑迷迷的影子，又浮現在我的眼簾。他是多麼和靄，包藏着滿腔熱情的人啊！

一個新國家鬪士的面影，映着輝煌的國都，在我眼中發散着萬道光彩，我沉醉了，沉醉在這偉大而燦爛的世界裡。

鮎魚背色的馬路，發着油亮的光芒，路旁的旗幟，彩虹一般的搖擺。這些奪人視綫的風景，又使我想到了和南宗的約會。

我渴望着黃昏，和一個十年前的老友，在燈下談一談我們的過去。這個希望很快的就燃燒了我。我到了旅館，上午辦了一個商議員到京後第一天所應該辦的事情，從下午開始，我便等待着時間。

時間很悠閑的，它並不知道我心中是多麼忙亂。我在陽光明媚的屋中徘徊着，

有時伏在窗前看着午後的街景。那街景鮮艷像五月的紅花一般。歡呼的聲音，雷一般的在街上滾動着，人羣的流隨着慶祝這偉大的九月的呼聲，也在不停的動蕩着。

我沉入夢境一般的呆癡了，自語着：

「美麗的九月，花一般的點綴在這塊土上。」

再仰望着青空的白雲，也在不停的流着。

四點鐘的時候，南宗來電話，約會我五點鐘以前到他家中去喫飯。我回答他說，我已經等了很久時候了。

從電話裡，聽到他十分興奮的聲音：「請你就來，我早就下班等候着你。」我立刻拿起了衣帽，匆匆的走出了旅館。

「全聯是四千萬民的總常會！」

在斜陽光輝照耀下的字跡，電影特寫般的印在我腦中。天文學數字般多的人羣，歡呼的聲音又在我耳旁震動了，我的心又有些跳動了。



到了南宗的家，不十分習慣的坐在藤榻上，由他的太太從廚房裡端來了茶，很有禮貌的放在了我的面前。南宗依然笑迷迷的說：

「你不認識了嗎？這不是××嗎？」

我十分驚慌的，像是又陷入十年前的惡夢中一般，從她的側影，我又看到十年前的一個人，她微微的一笑，使我周圍被烈火燃燒着一般。同時她說：

「真有些不敢認了，作夢也想不到的事情，前兩天聽南宗說，我還以為是開玩笑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我一直是爲驚愕與不安包圍着。

「家麒，來給叔叔行禮！」她解圍似的，把一個天真而可愛的孩子，拽在我的面前說。

「乖了，現在幾歲了。」

「十歲了！是康德元年生的！」南宗笑迷迷的說，同時又轉向他的妻：

「今天早晨老×來過一次了，聽隔壁川村太太說你上街買菜去了，所以下班回

來我也沒有告訴你。」

「今年滿十歲，真是太好了。」我望着那天真的孩子，一面聽南宗又說：

「突然來了這們一位客人；我們高興吧！」

南宗看他的妻並沒有什麼回答，又轉向他的孩子

「家麒，你說！」

「高興，高興極了！」孩子跳着，手還舞着，大家同時笑了。他的母親把他拽在懷裡：

「你什麼都高興，你知道什麼呀！」

因為我們這時候都不願意知道什麼，所以又談了幾句話，她便要逃走般的說是去預備晚飯。

我和南宗一同在喝着很苦的茶，南宗笑迷迷的談着，我却覺得那茶的滋味，如我的初戀。

「南宗，你却確是很幸福了！」

「你也是一樣啊！」

「你還記得十年前……。」我想要說在十年前，他的性格是那們暴躁，但是我一遲鈍，他却錯疑到：

「你也許還在怨恨那件事情，但是現在建國已經十年了！」他像是很幽默的笑了。

「沒有，我一點也不會記憶着過去，假如有的話，我是不會來見你們的，因為我也很幸福的，所以使我想起了十年前。」

「你今後更要幸福一些的！」

我們一起哈哈的笑了。

家麒打開了無線電，市民合唱的建國十週年慶祝歌，尾音嚶々充滿全屋，繼續就是轉播街頭市民慶祝大會，歡呼的聲音震動屋宇。

「你聽，多們熱情的九月！」

南宗又是笑迷迷的，聲音很低，無線電放出來的狂呼，濤浪般的動蕩着。

「我感動了，我夢想不到的奇蹟。」

「家麒，把無線電閉一閉……。」南宗聲音提不高，說話很費力：「姑姑往那去了，你去看一看！」

「姑姑往神社去了！」那孩子天真的說着，一面又把無線電關閉了。

我看到滿洲的躍進，我看到你家庭的幸福，真是我十年來最感動的一件事，也將是我終身最愉快的事，我在鄉間住了十年，我努力了十年，但是這十年的偉績，却使我在這裡看到了。」我一面吸着煙，感慨無量的談着。

「這是偶然在我家中所遇到的……。」

「正是因爲偶然的。」我說：「所以我想這幸福的家庭是多得很，不然，偶然，怎麼會這們偶然呢？」

我們又很會心而明朗的笑了，這時南宗太太拿了一瓶葡萄酒，杯筷和水果，放在我們的面前，便悄悄而匆匆的走出去。

我從她側影一閃的剎那，像是又看到了十年前，曾閃映在那頂紅色絨帽陰影下

的臉型。

南宗已經把滿滿的一盃酒，送到我的面前：

「請你乾了這一盃，作爲我你生命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盃。不久我要到鄉下去，也將看到你的幸福，和許多人的幸福。」

一幅油畫般的晚餐，在建國十週年九月的黃昏，全市歡聲鼎沸的國都一角舉行了。協和會全國聯合協議會舉行的前夕，是多們壯烈而激情的景色啊！無線電又報告大東亞戰爭的新聞了：華洋上帝國海軍奮戰的情形，却像是這幸福晚餐的遠景，戰雲和火光，滿佈在四野，覆着獸面的敵人，也在那戰雲與火光中舞動了。描繪這幅幸福晚餐遠景的無線電聲，是十分沉着而有力，在有力的壓制下，敵人是漸漸的燬滅在戰雲與火光中。

小室中沉默了，大家一同化在這幅純美，神聖的油畫中。

當我一眼看到家麒，一個恰滿十週年的孩子，朔影般的聽着那昂揚聖戰的聲音，十分有力的英勇的，站在那裡。



## 春季旅行

一

從浴室走出來，身體裹在一件寢衣裡，拖鞋軟々の印在地氈上，沒有一點聲息。

坐在窗前的沙發裡，燃起了一枝紙煙，正是早春的黃昏時候，晚霧瀰漫着，大都市的燈光，比天上的星斗還要緊密。

喝了一杯咖啡，他又吸起了第二枝紙煙，這枝煙更深遠的把他引到幻想中。

他很歡喜獨自一個人，隨便想一點過去的事情，默默的看着夜色吞蝕黃昏的風景。

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人，許多事情，使他一面回想着，一面戰慄，他十分驚異的在懷疑着自己，爲什麼昨天對一個陌生的女人說出很負責任的謊言來，而且又約

會了她今晚一定來。

那是昨夜十點三十分，在一個茶室裡。

「你來了好久嗎？」他問，那女人高高的捲起着額前和鬢角的長髮，臉型很秀麗，百合色的眼簾，蘊有淡霧的暗色，在燈光下使人沉在神秘的猜想中。

當遞過一張菜單來的時候：

「喫一點什麼？」

「空心麵吧！」

「葡萄酒呢？」

「咖啡吧！」她又說，「你一定明天走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請你再說一句，希望我明天同你一起去旅行。」

「我十分希望得你這樣一位又聰明又美麗的旅伴。」

當夜是喝完了咖啡，又喫了蘋果以後散的。



她走進來，催促着他快換衣服，又替他收拾着提壩，問南下的車，是不是九點三十分。

他一面回答，不停的看錶，雖然他知道錶停了已經一年多。可是他還要拿來頻頻的看。兩個人忙的像是無頭的蒼蠅。在這間小屋中起訌。

牀上地下，雜誌，報紙，橋皮，手巾……很像是一個豪華的拉拔箱。

五分鐘以前的寧靜，像是另一個世界。

男主人公旅行的間限已滿，豫定今夜歸返的，可是，現在又突然遭受了這樣紛擾，是由於他不會告訴過別人的往事。

「葡萄酒好嗎？」

「好的。」她答：「你看，這無限的春夜。」

眼簾上的一層暗霧，更加引人的籠罩了他。

「加一點威士忌也可以嗎？」

「好的！」她問：「你說，你是——」

「我是一個公司的職員，現在是定期春季旅行。」

「啊！從這還要往那裡去？」

「山北向南。」

「我也希望山北向南，那海濱，那砂石，大和旅館的夜談……別墅之夏……我已經醉了，我不敢想。」

海濱旅館的夏夜，是的——

## 二

經過一個長夜，火車把他們運到南方的一個海濱，他們沒有感到絲毫興味，因為他們太疲倦了，遠不如想像那們美麗。

因為他買了兩張到海濱的三等車票。所餘的錢，幾乎不夠兩個人喫一次飯了，不然，他寧願買兩張二等車票，和喝一次咖啡的。

他們一夜不曾談話，車又走得很慢，每到一個小站，便要停下來。

長夜苦刑般的度過了。

他感到春季旅行到現在已經失掉了興味，但是那一股潛伏在血潮中的力量，却又在鼓舞他了。

「住那家旅館呢？」他像是自語的低聲說。

「不是約好的大和旅館嗎？」她提醒他，又追捕了一句：「大和旅館海濱別館啊！」

他忽然羞澀的想起來了，這是幾天前的允許，現在又重歸到他的耳中。

「是的！」他說：「我幾乎忘了。」

走過一帶海岸，砂石，濤浪，櫻花，五月的太陽，暖融融的照耀着。一夜的勞頓和疲倦，在他走過一片砂石舖的海岸時，額上已經浮出了一層汗液。

「還很遠嗎？」她問：「我記得坐汽車却是很近。」

「是的！」他答：「坐汽車以爲很近，走起來却又很遠。」

熱帶的建築，紅色的屋頂，大玻璃窗外，綠絨般的小草，鋪着廣闊的的庭院，鐵椅，銅牀，閃着金色的光輝，幸福的殿堂，不是旅人們的綠洲嗎。

他悵鬱的心境，突然亮了，像是心靈得到了休憩所一般。

「到了吧！就是這裡呀！」她低聲的說。

「可是，不知道有沒有房子。」

僕役接待着這兩個青年的旅客。

「訂的房間，多少號？」

「沒有訂，一切都是臨時計劃的。」

「實在對不起，今日早晨和昨天夜裡，接到了二十三封電報訂房間，可是現在祇有七間房屋，還不够呢。到今天晚上，還祇能再多空出兩間。」

兩個人又走到海濱，疲倦已經把他們腐蝕了。

「怎麼辦呢？」她自語的。

他不曾注意，那洋々の海風，熱的砂石，熱的太陽，他腹中飢餓，但是他的想像很美麗。恍如旅行到高加索的村莊，春草，黑馬車，寬邊草帽，貴婦人的手

套，少女長裙，一飄一擺的風情。

「我真快樂。」他自語的。「這恍如是第二個蜜月啊！」

「苦得很！苦得很！」她說，眼睛雖然是閃，但是頭並不抬起來。「旅館呢？就這樣在海邊上淪竇嗎？」

「是呢！」他驚醒了。

晌午的時候，一所避暑山莊，明亮的玻璃門掩沒了兩個人影。

### 三

德國旅館——望海旅社。

早餐的食堂裡，雪白的台布上，閃耀銀色器皿的光輝，和水紅色的花束。

「今天的雞蛋又煮生了。」他喫完了水果之後，用銀匙敲開了臥在小盃中的雞蛋。

「昨天你嫌煮的硬，今天又說煮生了。」她並不在意的說。

「是啊！我希望能煮的正好，不生也不硬，」

「今天是我告訴他們的，煮三分半鐘，你若是認爲不合胃口，請你再吩咐他們一次試一試看々。」

停了一會，她又用鼻音；長々の：

「哼——」又接着說：「你昨天晚上說了一些什麼，在你喝醉了的時候？」

他沉默了好久，才小聲的問：

「你已經知道了嗎？」

「不僅我，擺台的也都聽我了。還有……」

「還有誰？」他悄悄的，像一的罪人似的低了頭。

「旅館的經理！」

「我想一定是擺台的告訴了他們經理。」

「不！」她的眼眉向上一揚：「是你自己去告訴的。」

「那嗎，我的誠實與真摯，你總會原諒我的，雖然我所有的旅費，早已經用完了。雖然最初我想騙你，可是我的熱情是不許我的。」他想饒恕自己，要博得她的同情。

「我已經同情你，不然我昨天晚上，趁你睡下的時候我就走了。雖然那時候旅

館的人在監視我們，但是我總有方法走開的。」

「你真的原諒了我嗎？」他昂揚起頭來，羞澀並沒有完全從臉上脫掉。

「是的，假如我昨天悄悄離開這裡，你在經理人不注意的時候也逃開。我想你是毫無怨言的。」

「哼！」他默然的：「你原諒了我，我相信，你爲我的熱情所感動。」

「同時，我在昨天晚上，向經理人交付了一百二十圓保證金。」

「保證金？」

「是的，保證金！保證你在兩天以內，能全部交清旅館的費用，還有保證你每天早餐可以食到煮三分半鐘的雞蛋。」

「你既然知道我的旅費早已用盡了！」他焦急了。眼中冒着火。

「因爲你來到旅館的時候，就沒有旅費，經理沒有方法監視一個沒有旅費的人，所以我用保證金擔保。我相信你在兩天之內，一定會交清了旅費，同時還付還我保證金的利息。」

「……！」

「你不要憂愁，因為這是春季旅行啊！」

「我的旅費早已用盡了！」

「你用債務，將會償還旅館用的一切。」

「我將到那裡去借貸呢？」

「你不要憂愁，我已經替你辦了，至遲我想明天早晨，你的公司，一定為你匯來的。」

「我的公司！」

「你不要驚異，催款的電報，昨晚已經拍發了，根據你的旅行證明和身份證明，一點也不會錯的！」

「你竟敢私自搜查我的身體！」

「有旅館經理人作監察人。我是一百二十圓的保證人。這一點的職權，會引起你的驚訝嗎？你該感謝，喫完了煮三分半鐘的雞蛋，還有自由出入旅館散步的自由」



啊！你不是曾經誇讚我是最偉大的女性嗎？聖瑪麗一般的慈愛嗎？」

「你……他察覺僕人走過來。便不會說不去。」

「太太。」僕人行了一個禮：「電報匯款到了，經理請您去取。」

她哼了一聲，暗暈的眼睛，向他一閃：

「走，一塊去。」

「你，你自己去吧，全拜託了。」

「走，一塊去！」她催促着：「一定使你够面子。」

她從經理手中領了二百塊錢，對經理說：

「我的丈夫因為身體不好。預定今天午後起身。滙來的這筆錢，是想繼續我們春季旅行的。」

#### 四

當天晚上，投身在三等車箱的他，頭熱口渴，孤獨的一個，車窗外正是春天的黃昏，春風飄蕩着。

## 都市小景

爲了利用暫短的時間，作一次對北滿冰雪的巡禮，便在一個寒冷的氣候的暗裏中，來到了富有東方莫斯科建築情緒中的哈爾濱。

哈爾濱落雪以後的街景，映照著許多白色的建築物，有如中古時代一幅白色的油繪。

沒有人的早晨，街上動蕩著霧色，舊俄時代建築的車站，一種歷史感的寂寞，衝入了陌生人的視線。震動了旅人的心弦。

敷滿了冰雪的松花江上，渡江的冰排夫們大聲爭吵著生意，彼此搶著主顧，暖人的舞場，醉人的迷宮。

陳列著各種女人的肉色。沒落了向斯拉夫民族的後裔，那些少女們，依然是具有著普希庚詩中所歌頌的那種美麗和情操，祇是今宵流落在十字街頭，向紳士們

低語着。

「爲了憐卹，爲了慈善，爲了救人活命。」

無人負責的野孩子人間的乞食者們，夜色的基泰斯卡亞街豪華的窻飾外，圍滿了這些懷着羨慕而又嫉恨眼睛的人。這些時代的畸零者，都恍如是從高爾基大學中走出來的人物。

地下室紅得刺人視覺的燈光，蠕動的黑色影子，沒有一聲音響的沉默，麻痺與刺激的渴望，日與夜繼續支配着這連環景象。

在一家會醉倒過許多青年人的酒館中，從兩片紅唇中，和一雙美麗的眼睛中，表現出一個富有哈爾濱彩色的故事。

×

「三年前的春天，我還是十七歲的孩子，×大百貨店的荒閉，父親也隨着許多人失掉了職業，那時，我才從道外一個小學校卒業。

「父親和母親因爲在哈市不能維持生活，就計畫歸返故鄉，我爲了我的愛人，

欺騙了父母，說是要停留在這裡求學。

「現在追想起來，已經三年了，過去的梦想泡影一樣的散了。

「我整個的摧毀了父母愛護我的心，終於爲飄渺的一個希望，留在了這裡。

「所謂愛，那時我覺得愛情真是偉大，我以爲愛就是人間最珍貴的寶藏，我發現了，我獲得了，我的犧牲與忍耐，當然我是一點也不吝惜。

「在小學校讀書的時候，我離開母親都不能生活，在小學校卒業的時候，何嘗又不是那樣呢？祇是我爲了一個飄渺的希望。

「爲了愛，曾和母親絕裂到那般地步，我含着淚，痛苦腐蝕着我的心，我依然不悔恨的走向一個男性的懷裡。

「一個少女的心理，是這樣不可測的沒有理性，我對母親哭訴了許多謊言，我始終是說爲了偉大的將來，要繼續我的學校生活，我更勇敢的對母親說了，求學的經濟來源，是不成問題的。

「依照現在的結果來講，三年前的決心，和純真的果敢，使我不能不懷着最大

的悲哀，追憶着過去的經過。」

一陣短期的沉默，坐在身旁的姑娘，不停的向杯中倒着酒，從她的悲哀的情緒中，透過來冷々の清音、酒精燃燒着胃袋，有如坐在一棵嫩小的白樺樹下，接受着那清涼的雨露。看々黑色的窻，總是在遮着半幅窻幃。

這哈爾濱的故事，像冬青樹的黑影，閃々動々の。

「在父母返歸故鄉之後，我果然考入了一個女子中學——

一陣苦笑，恍如那隻白樺被風吹動了，不久又靜悄悄的。

「我們的愛——唉！怎麼說呢？總之，朝顏花過了早晨便要枯萎的，是呢，朝顏花。」

「那個男人，我不願意說出他的名字，我也認為有替他保守僞紳姿態的必要。

「現在，還時常從一些客人口中聽到他的消息，有時在十字街頭，還會遇到我的影子，可是我們會到的時候，真不如陌生人，如果他在街頭遇到一個陌生女人，總會是對她有一些誘惑的吧！可是我，我竟連這門一點微末的力量也沒有

了。

「這時我寄居在一個女同學的家中。」

「我失掉了理想，幻滅了希望，現在僅存的祇是這一具肉體，當然是沒有值到吝惜與珍藏了。」

「被棄的原因，我自己沒有一點罪過，祇是怪哈爾濱，女人追求的是幸福，男人追求的是金錢。」

「哈爾濱傳統的理想與崇拜，祇是金錢。」

這一句話吐出了她的唇，立刻使坐在樹旁的人，感覺到這棵小樹變成高大的白樺了，這狂大的樹幹，像是垂倒一樣的要壓死樹下的人，我驚恐的問着：

「喂！這句話是誰告訴你的！」

「哼！」輕蔑的鼻音：「是客人們說的，這有什麼新奇，每一個居住在哈爾濱的人，都懂得這些的。」

「我的女同學，是本市有名的陳小姐，常出入交際場中的青年人，沒有不知道

她的。」

「在某一夜，那是我第一次喝多了酒，在一個旅館裡，和小陳同她的愛人，一同伴宿了。」

「從那次以後，小陳就利用我的姿色，作爲她獲得滿足性慾對象的工具了。」

「在這種魔手中玩弄下的生活，時間久了，也便不覺得什麼是恥辱，祇知道利用小陳的錢，盡自己的色相所能，引誘一些青年，去滿足小陳的要求。」

「那時候我曾經浪費過許多金錢，每天每夜是爲了這些事情。學生，祇是掛名的招牌。」

這時，風雪在窗外響着，使人幻想到哈爾濱市捲起了黑色的潮浪，瘋狂一樣的動蕩着，對這謎似的故事，又探問：

「爲什麼那位陳小姐要利用你作她引誘別人的工具呢？」

「我也曾想過，還不是由於哈市是最拜金的都市，爲什麼小陳的錢，就買不到滿足性慾的對象呢——不是買不到，祇是：自然由於我的青春和美麗，拉攏這件事

情是最妥當的。

「最初，恥辱與痛苦是交織着我，後來恥辱漸夕淡薄了的時候，痛苦對我一點一點的加深，因為用自己力量獲得的東西，送在別人爪牙之前，那不僅是自己覺得空虛，對於別人，也感覺到一種欺騙的不安。

「爲了這些，曾努力掙扎，希望脫出這使我不能再繼續生活下去的境遇。可是，總是失敗在小陳的金錢威脅之下。

「一個女人，祇要肯犧牲，對於這都市有不算太奢望的要求，總算是容易的，譬如我吧，有這些墮落的經過，犧牲一點色相，我是不成問題的。何況我要求的祇是衣食住的生存代價呢？」

「不久，我便加入了一個魔術團，在大庭廣衆之前，更公開的賣露色相。

「那時我覺得很歡喜，因為我不再生存在一人的特殊經濟條件之下。可以自由的賣自己的肉體，用那被剝削以後的代價，還可以自由享受——所謂享受，祇是不

可知的存有微妙的報復心理。



「我不知道敵人是誰，報復的是什麼我也不知道，祇是知道把自己有權利使用的金錢，盡量的用出去，使另外一些人感受到微笑的痛苦，我祇覺得這樣是一種至上的滿足。因為我所得到的金錢，全部是微笑的痛苦代價。」

「天——」

「在去年的夏天，那是七月一日花火大會的晚上，松花江岸的人，是平常所少見的，我從那許多人中間，認識了一個混血兒的青年。」

「我祇是爲了再賣我一次肉體，因爲我自從脫離了小陳之後，金錢又使我苦悶着」居住在傳統的拜金都市之中，沒有很豐富的錢，是不能活下去的。」

「就在那一次，就在那一天的晚上，結成了一條痛苦的枷鎖，這條枷鎖對於一個流浪女人，對於一個以色列相和青春換生存代價的女人，這該是給她多們大的一種恐怖啊！」

「我發覺這條枷鎖之後，驚慌和痛苦，使我感覺到這人間再不允許我存在，那時我第一次想到，懷着這小的生命，悄悄的離開這人世。」

「不久，我的意念又轉變了，我又被一種無名的力量，在充滿了我，在鼓舞着我，我的血潮時時爲這無名的力量動搖起來，一種新生的希望，在茫茫的遠方飄搖起來了。」

「這時我感覺到競爭的存在，是具有不可泯滅的意義。於是我決定走我新生的路子。」

「秋風吹起的時候，我知道一棵小生命是不等的在腹中膨脹。」

「爲了維護自己的存在，爲了建設新生，所以我就沒有選擇手段，用種種近於殘忍和欺騙的方法。在一個秘密的暗室，搶奪人們的金錢。」

「我計劃在病院住一個月，把這小生命消滅之後，再作一個新人。」

「沒有够用的金錢，這條枷鎖是不會解除的，兩年的社會經驗，告訴給我的騙錢方法，居然會成功。」

「我脫離魔術團，對這北滿的深秋，看見一些人忙於冬藏的時候，我懷着一個社會不許我要的生命，悲哀的走入了病院。」

「北滿的季節，轉變得畢竟是很快，退院的時候，經過江邊，從秋水上行的船，似乎已經看到初冬的景象。」

「一個月的病院生活，祇是悠悠的過去了，離開了病牀，又覺得社會各種角落裡，伸出了許多隻魔手，那可怖的暗影，向我逼近了。」

「唉，孫悟空是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的，這隻掌就是巨大的魔手。」

「哈爾濱被第一次大雪籠罩的時候，爲了生存，又投到這隻魔手裡來了。」

「現在已經一年了，從那次以後，我再不敢和一個男人發生肉體關係，因爲我駭怕——那是要女人自己負責任的，而且社會又不允許女人負責。」

「一個沒有錢的女人——」

她再也沒有聲音，淚從含着苦笑的眼睛中流出來，默々の走向樓窻前。

我已經被酒奪去了知覺的兩隻手，扶着她的後肩，對着都市的燈光，閃爍着光點的黑色原野，沉默了好久。最後她用微顫的聲音說：

「哈爾濱！哈……爾……濱……」

（在哈爾濱，速寫於北京旅館）



## 法文教師和他的情人

一

羅英走上了旅館的樓梯，用右手把挾在左腋下的一本書扶了一扶，在樓梯的拐角處，遇捧到着咖啡器皿的僕人，她輕悄的問：

「一百零六號的陳先生起來沒有？」

那僕人沈吟了很短的時間，才點了點頭說：

「是的，起來了！」

雖然是晌午，但旅館中的靜穆，却很像是清晨，陰暗的走廊却又像是黃昏。

一百零六號的白漆門上，有一塊蛋圓形的門標——「通商公司辦事處」

敲了敲門，又等了一刻。爲她開門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，向她看了一眼，便把她讓了進去。

屋裡一個人也沒有，黃色的牆上，一張大的白壁畫，象徵着北滿的雪原。窗前有兩株溫室的植物。

另外有一條狹門，可以通另一間房屋，那一間稱作辦公室的。羅英昨天就是在辦公室被考試過，所以並不覺得陌生。將要走進去的時候，突然爲飄出來的一陣爆笑聲所震驚。

「有客人嗎？」聲音低微的問。

「有！」那少年回答：「請等一會吧！」

羅英坐在外屋的沙發裡，把腋下的那本書放在了腿上，她是很不安的，不時的從書裡拿出來那一疊紙，在紙上寫滿了字跡，她讀了幾行又把它挾在書裡。

不斷的聲音，混雜着煙草氣息，從那條狹門中飄過來：

「陳先生，無論如何，是要請你帮忙的，因爲我們是朋友，所以一點不避諱：

。。

「當然，當然，我和林三爺是多年的交情，三太太要我辦一點事情，那有什麼

不可以的……嘿……嘿。

「她沒有什麼事情可作，她又不願意作什麼事情，你們公司正好用這樣一個人。」

「公司裡規定是要採用一個能辦理文書的未婚女人，一個當太太當膩了的女人，到公司來也未必合適……三太太你說……。」

「我的陳二爺你少打官話，你說一句話就行了唄，什麼文啦，書啦的，她就是沒有什麼事情可作，又不願作什麼事情，你採用她就完啦！我還要到趙太太那去，從來我也沒有起過這門大早，還不是想爲什麼公司介紹一個人材，以後好多一個串門的地方，二爺你說這才怪呢，今天張公館請，明天李太太接，真有點够了，將來常到你們公司來串門，是不是也換換口味。」

那個姓陳的男人，昨天曾考試過羅英，被那少年稱作陳經理的，寬大的背影，送出去一個中年的女人——那女人黃色的絨大衣，像是一匹懶洋洋的獅子。

羅英站在大玻璃窗前，街上是一片初夏的景色，背後門響的時候，她轉過身

來，深深的施了一禮：

「陳經理！」

「啊，你來了。」陳經理坐在沙發裡，羅英把那本書放在他面前，又把那佈滿了字跡的卷紙，鋪在那冊書上。

他先拿來卷紙，然後又把書拿起來，但是他的視線，並沒有放在書上，仍舊是停留在那些小字中間。

「字太小，筆道太細……」喃喃的：「不過寫的還清楚。」

他並沒有穩定的情緒，把這些文字讀一遍，眼光又急驟的在羅英臉上一閃，羅英爲這突然的襲擊，立刻不安的把臉轉向窻去。當陳經理視線又掃轉回來的時候，他說：

「你請坐。」

在羅英遲疑的要謙遜時，他又說：

「字太小，你最好是念一遍。」



羅英把自己寫的卷紙接過來。陳經理却把視線沈落在那冊原文書中，這使羅英的心沈穩了一些。

「文句也許有地方不能銜接，因為是依照劃紅線的句子翻譯的。」羅英遲々の說了，並沒有得到回聲，於是用低弱而清新的聲音讀了：

「寄給春天的一封信：你可愛的春，我謝々你，你每年由溫暖的南方肯回到我們這兒來雖然在南方，人們說是比我們這兒加倍的美麗，但是我們這兒也決不那們荒涼，要不然，那嬌小聰明的飛鳥，她們怎會這們可愛，這們殷勤的歌唱着你讚美着你呢，那你的明媚優美，就不會每年不顧南方杏橋之美，一直飛我們這裡來。在白荆棘與野薔薇間去建築巢穴。可愛的春，若是你每年歸來，並且爲飛禽豫備巢穴，就是當你把嫩綠的葉，鮮明的花，由蓓蕾中誘引出來的時候，她們便全體惠然而臨了，本來一直到現在，除了粗暴的烏鴉聲，野俗的山鳥聲，或許也有免強能嘯的，但若無永遠活潑無愁的鸚鵡們時，林園田野，將寂然無聲，可是當空中有充滿甜蜜的飛禽聲，你不僅向那稀疏朗澈的林叢裡，放入了歡嘯的爲人

所珍貴的夜鶯，向那雲霄裡，散滿了啼囀的爲人所熟稔的雲雀。不，你的禽鳥的鳴叫正如你的花草枝葉形色一般繁茂不一，啊！我是多們歡喜，由白楊中又得聽見鶴鷓鳥是那們甜蜜憂鬱，聲聲跌落於低弱，似述似泣的鳴嘯，還有那白喉鳥的啾啾，似流水般的潺湲，蘆葦中的紅鶯顫動細碎而婉轉，林邊天鵝迫促的聲音，有如連珠砲的爆響，他們的歌唱，聲音的大小，她們是不爭不問的，她們祇任性而動，任天而鳴，小的旋木鳥那半低音的歌曲，和夜鶯熱情的歌唱並不相同。還有啼囀不成韻，歌不成聲的，也要如同喙木鳥一般在枯木幹上擊鼓，像白鶴打拍子，像鷺鷥在葦塘裡吹喇叭。是的，親愛的春，你是一個音樂隊的指揮者，你真會佈置這一切。

我可愛的的朋友，我們在一起已經過了許多事情了，雖然不是什麼大事，但是已如可愛的花草一般留在我回憶的園地裡。你還記得聖誕節的頭一天嗎？在麥克倫堡的小城裡，有一天早晨我在百花盛開艷麗的園圃中，蝴蝶如金，百鳥爭鳴。

我一生永不會忘記的。這都是你的力量可驚可佩的春……。

當羅英讀完了這一段的時候，陳經理已經懶頹偎在沙發中沈睡了。那個曾經在羅英腋下借帶過的書，也散落在他的膝上。

羅英用高朗而沈重的語聲，又讀了最後兩句：「我一生永不會忘記的，這都是你的力量，可驚可佩的春……。」

陳經理的耳鼓爲這尖銳的聲音所顫動而驚醒，他慌忙拾起了落在膝上的那冊賽德爾的近郊記事，掩飾的說：

「很好，很好，這次你再把原文讀一讀，讓我來看譯稿。」

羅英把那冊書捧在手中，又用那低弱而清新的音調，把寄給春天的一封信讀了幾節。陳經理依然是在優美的聲音中沈睡了。

因爲陳經理昨夜打了一宿牌，今天若不是林老爺的三太太來，他十之八九是要在黃昏後才起牀的。

當羅英把原文又讀了一遍之後，他又下意識的驚醒了隨口就說：

「很好，很好，請你寄一份保證書來，公司通知你的時候，你就可以上班來

的。」

「現在算作已經採用了嗎？」羅英很興奮的，又追加了一句：「陳經理！」

「是的，手續辦理完了後，就可以來上班的。」

陳經理忘記了在這次最後考試之前，曾經有林太太來過的那件事。他非常的疲倦，他希望立刻睡倒在寢室中。

羅英站起來，她雖然有很長的頭髮，明亮的眸子，但是並不十分美麗，可是她那堅強而旺盛的精神，却使人感到她身體蘊藏着無限大的魔力。

「謝々您，今後請您多關照！」

「把保證書寄來吧！哈嘿！」因為一伸腰的關係又打了一個哈欠，初夏的陽光，火熱的從玻璃窗透進來，當羅英走出的時候，那少年正在拉下遮簾。

羅英走在樓梯上，一個白衣的僕人正上樓送午飯。

「陳經理已經起來了！」羅英向那僕人親切的說，那僕人接受這意外的聲音，

以為是向他探問什麼，驚愕的看着羅英那光輝煥發的眼睛誰也沒有多說什麼，羅

英自己並不知道怎樣的走下樓梯，走出旅社。

夏街的人，水一般的從她身旁流過去，但是她什麼也不會看見。

## 二

羅英回家之後，想把這件最快樂的事情，趕快告訴母親，可是母親還不會下班。

一個四十幾歲的人，每天要到一家公司去上班，下班的時候很晚。她是和自己唯一的女兒，寄居在這大都市的一間小房中。二十年前，雖然給自己曾創造了許多記憶，但是煙一般的過去，使她一直在忍耐着她從來沒有在羅英面前談過往事。在羅英的記憶，祇知道一個媽夕，天天上班，無言的勤勞了十幾年，沒有怨言，沒有眼淚。

羅英的外國語，由於母親的啓示，一部是由母親的指導，一部是從學校學得的。

她十分渴望在公司或者政府得一個職業，她想幫助她的母親，共同來卸這生活

的載重，或者使母親休息一下。但是母親對於她的野望，並沒有熱情，祇是冷然的說：

「我尋求了十幾年，並沒發現更理想，更合於我女兒的職業。英，我看你這些年青，雖然你已經學得很豐富的知識，但是未來並不一定會給你幸福的。」

羅英是毫不理解，她祇是想：媽々一定不相信我會找到職業的。

母親把社會看成了罪淵，女兒却把會社看作是獻身的場所，她相信自己的力量，她不像母親那樣的孱弱，多慮。她有無限的力量，所以當她提到一個機會的時候，她該是多們歡喜，整個的午後，她是在狂喜着，心在跳躍着，血在激蕩着。她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方法把這要使母親驚駭的消息，告訴母親。

她相信母親會爲這喜訊驚倒的，或者要使她歡喜得流出淚來。

她寫了這樣的一封信。

×

你不知道我該是多們歡喜，我真不知怎樣來告訴你，我現在在通商公司找到了

職業，你曾經對我說過的一句話，我像是曾經忘了很久，可是現在我突然又想起來了。你說：「祇要我們兩個之中，有一個找到事情作的時候，便可以結婚的。」這句話在我心靈的深處埋藏了很久，現在又發出了新綠的小芽。友松，我想，你把這句話也許早就忘了，因為我們已經沒有希望來結束我們的友情，我過去曾經想，也許我們的運命，永遠註定在尋找與飄泊中。

我們爲了生活的痛苦，已經許久不相見了，今天我走在路上，突然想會見你，這種難於抑制的心境，比潰堤的水流還要兇猛，可是我想到媽媽的沈默，滿臉布着回憶痛苦的痕跡，我便不自知的走回了家中。

媽媽不願意我交結男人，但是她很希望我結婚，這給我生活上遮蒙一層黑紗，暗了，暗了。我常是這樣的對自己說。我也會對你說過，媽媽的生活是一口古井，黑黯的沒有底，不知裡面儲藏了多少苦水。

從今天的午後，一陣幸福之風，吹開了這張陳腐的黑紗。燦爛的生命，又閃出明光的火花。是的，我像是丟掉了生命，又獲得了生命一般，迷失了道路，又發

現新路一樣。我豫備把這個消息最先告訴媽々，但是我並不知爲什麼緣故，却先告訴了你。媽々就要回來的。我要去預備晚飯。

友松，你想一想，世界上還有第二個晚餐嗎？值得我這樣來頌讚的！值得你這樣來祝福的。沒有，一定沒有，如果再有的時候；除非我們在一起的時候。

就此祝你

晚安

羅英

五點二十分的時候，羅英的母親，疲倦的歸還了，她那深陷的眼睛，和印着愁思痕跳的前額，都證明她是天々炙烤在希望中的，她把那灰色的小包裹放在桌角上。便把身體投在了方才羅英寫信的那把椅子中。她看到羅英寫的信，雜亂的放在桌子上，她呆癩視線，與不大靈活的手，祇是不願意把那信上的一些事情，傳入她的腦中。

羅英在外屋作晚飯。很歡喜的跑進來：

「媽，你回來了。」



「你在作什麼？」

「作飯呢！」羅英一面收拾着桌上的信：「媽，你不是餓了嗎？」

「媽不餓！可是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呢！」

「怪不得，今天什麼都改變了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她不十分明白：「英，媽想給你買點喫的東西，算作爲你過生日。」

「那裡有許多錢呢？媽，我的生日爲什麼不改在來年呢！」

「傻孩子，二十歲的人了！」

「媽，喫飯的時候，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我去看看飯。」

當羅英匆忙的走出去的時候，飯香繚繞的氣霧中，突然加入了一種使人不安的枯焦氣味，同時傳進來羅英的聲音：

「糊了，糊了！」

她也慌忙的走向屋外去，不曾注意，把桌子角上的小包裏弄掉地，四個雞蛋，

藥液透過了那灰色的布包。

惋惜，感傷與悔恨，彌漫在這黃昏的色調中。晚飯照常的開始了。但是由於羅英的歡喜，把一個老人的感傷沖散了。

「媽，我快結婚了！」羅英說。

那老人放下了盃，衰弱的目光，呆直的望着羅英。漸漸的那目光又轉到牆壁上。

「真的！你說……」聲音有些不清楚。

「是真的！我和他去年就約會好了。」

「是：真：的：。」停了好久：「那我真高興，媽々一生所最期待的，就是女孩的結婚……。」

那老年人爲歡喜所激動，竟喫不下去了，她臉部的肌肉痙攣，手足顫抖。

「媽，你說結婚好嗎？」

「但願你是幸福的。」沈默了好久，她才又繼續說：「可是我一點也不知道結

婚是怎麼一回事。」

「在媽々結婚的時候呢？」

「假如我有這種經驗，不會痛苦了一生的。」她看了羅英一眼，不解般的呆痴看。「你們是怎樣約會的，他是怎樣允許你的呢？」

「是口頭約會的。」

「他很誠實嗎？」

「媽，他很誠實的，我們去年已經約會了，可是經過了一年，也沒實現我們的理想，直到今天」。

「今天是你的生日呢，你們是怎樣約會的！」

「我們的約會，媽々不是也知道嗎？我們兩個人只要有一個人能找到事情作，就可以結婚了。可是那時候媽媽還主張兩個人都有事情作才可以結婚的。」

「你們結婚，我是快樂，願幸福降臨在你的身上。」她喃喃的：「他現在有了職業，是他來信約會你去結婚嗎？」

「媽，不是的！是我找到了職業約會他來結婚的。」

「……」  
那老人衰弱的目光關閉了。

## 三

結婚像是風中的潮浪，在羅英的胸中澎湃起來了。有一天寫了三封同樣的信，在那些信裡，她總是說明在兩個月後的十五日，要舉行結婚禮的，希望趕緊準備，一切的債務，有職業是可以償還的。她又瑣細的提到她的母親，爲了她將要結婚是多們喜歡——這件事情幾乎是母親的一生命望。

當她詳細的寫了：

——母親都不曾結過婚，所以……。

這時候，到完全沈緬在另一種世界，她用濃重的墨蹟，把這句話，慢慢的抹掉了。

她又改寫爲：

——母親是非常執拗的對於世界上所有的事情，她有偉大的力量，她有殉道的精神，她苛苦自己，又虐待了自己。只是對於我們的結婚，是非常歡喜而期待。她說，在她的一生中，只有這一件事情，是她總也不會忘掉過的……。

對方的回信，不久就寄來了，說是在下月初就可以到這裡來並且託一位友人，在這都市裡找到了職業是家庭教師，教一個女人法文。據說是一個姨太太，在家中住膩了，在某通商公司辦理文書的一個女職員，急於要學一點法文……他說，這雖然不是一個十分滿意的職業，待遇也很少，但是爲了結婚，所以就答應了，下月初旬就可以相見，那時候再面談結婚的事情。

這封信很雜亂，寫得也很了草，羅英因爲急於讀完它，只覺得許多黑點，在眼前亂跳。讀完了她就長吁了一口氣，預感到許多不利，一閉眼睛，像是有一隻巨大的魔手，把她從幸福裡攫出了一般。

她終於因爲恐懼而戰慄了。

在不安裡度過了幾天，那可怕的消息終於來到了。通商公司的辦事處，果然採

用了一個女職員。她是沒有什麼事情可作，又不願意作什麼事情的一個人。據說她的法文教師，不久就可以聘到。所以現在的一切文書，還不能辦理，等法文教師到了的時候，暫時由教師代理。關於那個女人的法文，什麼時候能學習成功呢！

## 褚魁·陳遠和小珍珠

春天。

小工場的內部。僅僅兩間屋子，有兩扇大的玻璃窗向南，春天的陽光，很充足的從外面天空中流進來。兩面鉛字架，蜂巢牆壁一般的把這小工廠又分成兩部。南窗有廣濶而平坦的洋灰窗臺，若是在上面放一兩盆大葉海棠之類的花草，當會使這小工場增加許多生氣。但是在那陽光濃艷的窗臺上，却放着一盒壓一盒，麻癩醜陋的鉛字，像方形的蜂巢一般，堆積得很高了。

褚魁和陳遠兩個人像是在比賽速度一般，一盒一盒的還在向高處堆積着。王雲今天還沒有來，若是三個人站在字架子兩邊一同忙起來，天不黑就能把這扇窗戶用鉛字盒堆砌起來。

趕巧，組版的老許和老楊也都沒有來，今天一塊請的假。

這在小工場的一角，放着一張小得很奇怪的桌子，桌子的面積還沒有半張報紙大，在桌上放着一本藍皮的舊式流水賬，在流水賬上面疊放着一本複寫的「見積書」，還有一本複寫的「請求書」。一隻毛筆和一隻玻璃製的複寫筆却挾在流水賬中。以外還有一個小算盤，零落的脫掉了幾個珠子。小工場的主人，是十分熟稔那缺少的珠子，而能精確的使用這算盤。

褚魁和陳遠，架起了兩隻膀臂，左飛右舞的從字架子選拔鉛字，比賽一般的在砌積着那兩扇窗戶，屋角的小算盤又稀落的，微弱的響了，場主却又像演雙簧一般，訓諭着掃地的小學徒：

「你一會去領洋火呀，再問一問多咎放豆油！」

「共利欠三十五圓九，尺寸錯了抹去五圓，淨欠三十圓零九角呀！」

小算盤稀落而寂寞的一響，那聲音又繼續了：「大同欠一百十八圓呀……」

「你順便去給我領兩盒烟呀！」

漸漸分不清什麼是賬目，什麼是命令了：



「拿五角錢呀！領來。建國。是正好，華道。還用不了呀！」

「再加上五十六圓整，你順便到亨德把這份請求書送去，問一問錢多時能下來呀！」

檢一盒鉛字的工夫，場主把賬用那缺珠的小算盤歸攏完了，寫了一張請求書，交給學徒六角錢，五角錢領香煙，一角錢領洋火。

天黑了，春天的黃昏。

小工場下班了，場主說今天夜班取消，因為組版請了假，鉛字檢多了也沒有辦法。

褚魁挾起了飯盒，時常示威的向陳遠說：

「老陳，趕快說一個人吧！那時候也有人給作飯了，這年頭，還不趕緊！」

「忙什麼，將來滿洲國若徵志願兵的時候，我就不要這個手藝了，那時皇軍美國本土上陸，我也許娶一個美國的毛子丫頭作老婆呢。」

兩個人連說帶笑的走出了小工場。

春夜是十分美麗，也很寂寞。

小珍珠穿了一件紅布衫，在春天的太陽光下，很刺激人們的視覺，同時撩起一種火熱的情緒，也許是因為她的身世不明，又是一個青年女人。甚致於她那藍布褲和雪白色的襪子，都敷滿了春天的顏色，無限的情慾。

她那蓬々の長髮，很自然的披在肩上，依然留有燙過的痕跡，二十幾歲的年齡十分健康的身體，祇是孤零零一個女人，也沒有什麼親戚，她是怎樣的飄泊在這都市裡，她是怎樣的離開了家，沒有人會知道。

她是大海中的一棵小草，一個身世不明的女人。雖然人們並不知道她是從那裡來的，可是附近知道小珍珠名字的人，却漸漸的多起來了，尤其是青年的男人們，時常要從這孤獨的女人身上，散布一些有趣的消息。

有一天晒皮涎臉的褚魁，向小珍珠尋開心：「小珍珠你怎麼還不嫁人呢？」

「那你給我介紹一個呀？」小珍珠並不害羞，勇敢的而鄭重的反使褚魁紅了臉，喃喃的：

「我管不着，再說青年漂亮的不是有的是，你自己不會去找？」褚魁逃避的。

「你管一管，你就算我的大哥，我的事情託付你了。」小珍珠不聽邪，爬上來了。

「你別罵人了！」褚魁的臉癢變的十分難爲情。

「再說你們場子的人，就都娶了媳婦？」小珍珠的話沒有完就停住了。

「還有沒有娶兒子媳婦的！」褚魁靈機一動，想藉這句話脫身，可是小珍珠嚴肅的：

「大哥，你怎麼找我的便宜？我這是和你說正經的！」

褚魁是怎樣走開的，那無從知道，因爲是天已經黑了。

謎一般的女人，一朵神秘的野花。

過了一個星期，褚魁和陳遠，由清晨到黃昏，掛在字架子上一般，天天忙着，老許和老楊版組的也很快，場主總是哼呀呀的打算盤，不停的支使學徒去領東西。最近幾天，總是加夜班作宣傳大東亞戰爭的小報和傳單。

加班的時候，因為防止精神疲倦和注意力渙散的關係，場主特別允許排字可以照原稿讀出聲音來。

在讀原稿的聲音裡，挾雜了許多談話，小工場的春夜，空氣是非常清朗的。

「索羅門海戰綜合戰果，擊墜敵機八百餘架。」 諸君發着粗濁的聲音，在明亮的燈光下，手指在蜂巢似的字架上滑動，又用同樣的粗濁的聲音：

「小珍珠，老陳，今天看她不是對你笑的眉來眼去嗎？」

這時候陳遠才朗讀了一聲：「擊沈敵戰艦四艘，空母四艘！」又接着回答褚魁：「都說她不正經，我看也沒有什麼……我就一個人，她那方面如果沒有什麼說的，你就看着辦。」最後又加了一句：「託付你了！」

「你也託我，她也託我……與德國潛水艦在地中海活躍相呼應。」前兩句是回答了陳遠，又急忙從原稿中，讀出了最後一句。

組版的老許也答了腔……

「這們便宜事兒，我若是沒有娶媳婦，給你叩兩個響頭，也要託你給辦呀。」

褚魁念了一句原稿，立刻就忘了，手在字架上滑了好久，也沒有敲下一個字來，可是並沒有忘了說笑：

「好事輪不到你，我若是沒有娶老婆，當天我就訂下了。」

小工場浮起了明朗的笑聲。

場主大概是回家看孩子去了：因為連學徒的都去給場主太太燒火。吃完了夜飯，還得趕作三十幾塊版，才能回家去睡覺。

牆上從昨天貼上了「增產報國」的標言。老楊誇張着說，他老婆已經生了五的男孩子，個々像小牛犢一般，將來預備還要生幾個，並強調着這種增產使命的重大性。

說不盡的小工場風光，時時刻刻的在變化着。

過了幾天，據說小珍珠和陳遠搬到一塊去了，事情發生的很突然，褚魁祇是給他們介紹過一次，那一次兩個人誰也沒有說話，像是一個很不愉快的會見，可是不過三五天的工夫，一個獨身的男人，和一個身世不明的女人，便同居了。

褚魁聽到這突然的消息，總覺得橫在心上有條影子，爲什麼陳遠把這件事情，還要騙過了自己呢？把這件事情竟騙過介紹人而同居了，事前沒有發表，事後也沒有通知呢。

褚魁想問一間陳遠，可是近一兩天陳遠再也不願意多說話，一種嚴肅空氣，籠罩了這小鉛字房。

小珍珠和陳遠的事情，除了褚魁知道，小工場的人們全不曉得。不然，一個二十多歲的，獨身者，和一個充滿了浪漫故事的女人，突然同居的消息怎能使大家平靜下去呢，尤其是這種事情，還是發生在工場的陳遠身上，假如大家更清楚的知道，褚魁還是介紹人的時候，大家不會鬧翻天嗎？

褚魁也想把這件事情十分突然像新聞一樣的發表出來，他又一轉念，這件事情若是根據傳說，該是多門空洞呢，若是陳遠不承認，或者是他僅僅紅了臉……。

褚魁想，一定是要拿出證據來，要陳遠請大家喝一次酒，在酒宴上，那一定還能表現出自己是這件事情的紅媒。

褚魁把浮在心頭的這條暗影！又悄悄的掩藏來起，在他處理這條暗影的時候，祇是向陳遠的側影苦笑了一下，又輕輕的點了點頭，便埋在蜂房似的鉛字架後。在一個陰沈沈的晚上，雖然是吹着春夜的風，但是空氣却很濕冷，像是蘊藏着風雨，冷森森一條小巷，路上沒有燈火。在小巷的拐角處，一扇爲燈光照亮的紙窗，使褚魁懷着無限的歡喜與探永秘密的情緒，悄悄的走到窗前。

這就是陳遠的家。但是陳遠並沒有在屋中。褚魁知道陳遠是在作夜班，不到夜十二時是不能回來的。

悄悄的貼在窗前，由紙窗的破孔中向屋裡偷偷的看了。從紙窗的黑影地方，抑止住了呼吸。

一個寬大的紅衣背影，坐在窗前的炕上背向着紙窗，不知在作着什麼，屋中並沒有陳設，祇是舖在炕上的那條蓆子，在燈下閃着魚白而悽淡的光輝，和小珍珠的那件紅上衣相映着，免強的使褚魁嗅出了新房的氣息。

可是褚魁隱在破窗的暗影處，窺看了好久，他很急的想：

——有什麼證據呢！一無所有的洞房。

那紅衣背影像是爲恐怖而急忙的閃動了一下，紙窗的暗影，也隨之而很快的消失了。褚魁蹲在窗下，壓制着呼吸。過了好久，並沒有聽到聲音。他又悄悄的貼近了那破紙窗。

一雙艷紅的女人鞋，放在窗臺上，距破窗孔不十分遠，但是却在那紅衣女人的視線監視內。

褚魁的心，不自主的跳動了一下。

他爲這心跳十分驚恐的用力抑壓着自己的心窩。

——把手猛然的伸進去，是可以拿出來的，褚魁這樣的想着。但又一轉念，恐怕這樣猛然把手伸進去，有些不妥當，還是悄悄的，一點也不驚動的把那雙鞋拿出來。

褚魁漸漸的怯弱了，他怕從屋中喊出救援的聲音來，那時候將不能解釋自己

了。



當褚魁再發覺屋中燈光暗了，紙窗上的影子消失在一個角落的時候！他試探的從窗格中，沿着窗臺將手伸進去。

沒有一點聲音，屋中也靜悄悄的，突然燈熄滅了，褚魁又爲這燈影的變化而驚呆了。

冒着十分勇氣，把手沿着舊路又伸進去了，但是依然沒有探得到那雙女人的紅鞋。褚魁覺得奇怪往復的沿着窗臺摸了摸，依然沒有。

突然，在自己耳旁，發生了並不十分高大，但是十分震動心魄的聲音，褚魁的心跳動了，右膀臂一股熱的血流，衝動了胸腔，但是伸進窗裡的右手，再也拿不出來了。

他不十分清楚的感覺手是被一條鐵，串釘在窗臺了，急忙的，昏亂的，又將右手同樣的從窗中伸了進去，口中還不停的說着：

「好險，好危險！差一點！」

音聲是十分抖顫，但是低微，蘊藏着恐怖與哀憐。

那條貫穿了左手的鐵條，爲這聲音的騙誘而拔開。

褚魁捧着血手而逃開了。

陳遠下夜班，回到家中已經是午夜，還有幾個隣人們，在談着方才過去那件恐怖的消息。

陳遠驗看了遺在窗臺上的血跡，呆看着爲驚恐所震駭的小珍珠，默々の。

小珍珠說：

「最初我覺得窗外有人，就把燈趕快吹滅，後來就看見有一隻手，從窗洞伸進來，我就從炕簾下摸出來這鐵條。」

一面說着，一面把那條鋒銳的鐵條又拿在手裡：

「我照準了那隻伸進來的手，就猛力的穿了上去，我覺得是串上了，可是聽了一聲好險，我以爲是沒有串上，便把這鐵條拔起來，誰曾想到，賊被我放走，不然就捉活的了。」

陳遠低音的說：

「賊已經跑了，東西雖然沒有丟，也得報告，捉拿那隻傷了手的人。」

# 花

一

秋天的時候，大地的野花還正在開放。

妻從塞北來信說：今年菜園特別豐收，茄子滿枝，王瓜滿架，白菜高大肥美，祇是家中寂寞一些，年老的母親，看到這滿園豐收的情景，便想到你，希望你，中秋節要回來的。

中秋節的時候，果然敵不過那田園的誘惑和故鄉的懷戀。在休假的前夜，便從迢遙的南方，向北去。

塞上的風光，遼闊的秋色，使坐在車廂裡的人，恍如沉落在幸福的夢裡，覺得人生是寶貴的，時間是可愛的。

經過了一夜，一天。旅途的遙遠，時間的漫長，使人覺得十二分的疲倦。

從一個小站下車，北上的大汽車早已經開了，路又不好走，一天祇有一趟北去的汽車。

聽說因爲雨的關係，已經兩三天不通車了，小站上許多等車的人們，都在談着天氣，他們都是今天早晨汽車所沒有容了的人們，有的已經等了三天。

「天陰得和寡婦臉一樣，」一個人說了，接着吁了一口長氣：「北面又黑上來了。」

「今天道才乾硬一點，若是再下，就不定那天通車了。」

「明天就要過節，莫說我們走了這們多的路還不使我們到家過一個節。」

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又加我們這一系列下來的人們，更熱鬧了一些，像是雨天中的蒼蠅，接談起來了。

「平時是一天兩趟車，因爲下雨，又減下一趟。」

「大節下……。」

「準是有倒霉的，不然下了兩三天了。」

黑雲從北向南飄，候車室漸漸的暗了，冷風吹過來，雨滴也落下來了。

我穿了一件還是夏季常穿的灰法藍絨衣服。

一路上溫度很適合，可是現在突然冷起來了，披上雨衣，在這漸漸冷落了的時候車室裡又徘徊了一些時候，看着那些失望的人們都走散了，盤踞在我心中的影子，非常陰暗的，動也不動的，雨越來越大，希望全部滅絕了，緊一緊雨衣跑過鐵路，到一家小旅店中。

「已經滿了，你到隔壁去看一看吧！」

於是我又冒着大雨跑到第二家旅店。車站寂寞的浸在雨中，一個人也沒有。沒有房間，客人把所用的幾間房子佔滿。

「不能通融嗎？」我問店東：「沒有一間，有半間也行。」

「沒有！」他說：「完全滿了。」

「你是往×縣去的嗎？」一個穿黑色長衣服的青年人問我。

「是的！」

「一看要下雨，爲甚麼不早來投店。」

「以爲今天會有車呢！」

「哼，看今天這雨，三天也不會有車。」

他像是猜到<sup>了</sup>我的焦急，故意使我失望。我十分懷恨他，當又看到他那並不十分健康的身體，和在蒼白的臉上，纏着一雙蘊藏着疲倦，而發着紅光的眼睛，又覺得他不像值得仇視的人，突然他又說：

「若是你能將就，搬到我們屋子去吧！我們屋子祇兩個人，還能容一位。」

他一面來忙拿我的提籠，我不知怎樣感謝，雖然滿心喜悅，但是沒有表示出來，祇是：

「那好極了，謝々！」

那位同屋的，已經睡在破炕蓆上，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。屋中雖然黑，蒼蠅還在飛着。我把東西放在屋裡，便站在門前去看雨。

晚飯後，雨忽然止住了，那青年人悄悄的對我說

「汽車沒有希望了，明天一定有去×縣的大車，如果有的話，你走不走，走的時候，一定要在今天晚上訂妥，明天早晨天不亮就起身。」

我感到他的熱誠，很高興的對他說：

「祇要有車我就走。拜託你，得到了消息告訴我一聲。」

「祇要不怕慢就行。」

「大概在甚麼時候到呢？」我又問：「假如明天早晨天不亮就動身的話。」

「總得在太陽落吧！」

「一天？」

「假如沒有就誤。」他又皺了眉：「還得北邊雨小，不然，半路還得住店。」

「你也是很急的吧！」我看他兩手絞在一起，很痛苦的，但是我猜不到，他是一個作甚麼職業的。我想他一定是一個商人。

「怎麼不急。」他答：「幾百里路，交通又不方便，去瞧一個朋友，花了好幾塊錢買了一網花，如果再就誤，就來不及了。」

「一細花」

「是的！」他答：「瞧一個朋友。」

我又看了他一眼，想更認識他一下。我想，拿一束鮮花，向荒寒的北地去瞻朋友是一個很難猜的謎。

「去瞧朋友？」我問：「那你怎麼不拿一點別的東西？這們遼遠的路途又有風雨的阻隔。」

「不過，不過我那個朋友最喜歡花，並且他現在又在病院裡。」

我看他臉上的表情很不自然，聲音又很低，於是知道他一定是看一個病人。我也便不再多問他。

西方的天空，現出紅艷的彩雲，大家都期待明天是一個晴天。不久，果然有車夫，問有沒有去×縣的旅客，希望作他的乘客時，先交兩塊錢訂錢。

把車訂好了後，因為屋中潮濕，又加油燈的煙霧。髒狹得使人窒息，但是那同屋的胖子依然是呼呼的睡着，那青年人小心的在院中收拾那一束花，一面噴着



水，還在去枯黃的枝葉。我一個人到車站去散步，因為黃昏的風景，在塞北蘊着無限的淒涼，會使人懷起淡淡的哀愁。

多吸了幾枝煙，回來的時候，有些咳嗽，才一走進土牆院：

「×先生，你回來了。」他對我招呼了，一隻小蠟的火光，在窗臺上閃動着，照在他那為陰鬱所籠罩的臉，使人想到死亡一般的可怕，他還在注意的擺弄着那束鮮花。

「還沒有睡嗎？」

「臭虫太多，睡不着，我又不放心這網花，去一去亂葉……。」聲音弱下去

## 二

第二天早晨還沒有亮，院中的人喊馬嘶，看不清誰是誰，祇有一些黑影在跑動。由於聲音的照應，我知道和那個青年人是同坐了一個車上。因為車上擠了許多人，我知道他是距離稍遠一些，我們中間，像是隔着兩個人。

我看不清他的面孔，也不知拿了一些甚麼東西，他祇是呆然的坐在車前，動也

不動，我坐在車尾的草袋上。左右擠滿了人，車便在茫茫霧色中出發了，至於那同屋的胖子往那裡去了，走與不走，是不是也坐在了這輛車上，我是一點也不知道。

車走的很慢，泥水在車輪下潑濺着，馬雖然用了大的拽力，並沒有效果，人在車上搖幌着。

「走到明天這時候也到不了啊！」有人發出了失望的聲音。

「走一點是一點！」又有人寂寞地答了腔，像是車夫的聲音：「祇要北邊雨小，今天貪黑也要趕到！」

經過了一小時的跋涉，和昨晚在燭光下看到的，那幅陰悽的面影，又模糊的現在眼前。一條手帕，包藏着一束鮮花，除此之外，他像是再沒有其他的東西。

由於吸煙和火柴的關係，我們又接談起來了。

「你甚麼時候回來的？」我問他。

「一兩天吧。」

「你是在哈爾濱嗎？」在他點煙時，我又清楚的看到他那骨節粗大的手指，我想他一定是一個工人，或者是農民。「在哈爾濱作甚麼生意呢？」

「從先是作工，現在作了一個小買賣。」

「生意很好嗎？」我又隨便的問下去。

「不怎樣好，不過比作工強一些，」他答完之後，又用嘶啞的聲音問我：「你是回家過節嗎？」

我不知應該怎樣回答他，突然我說：

「到親戚家串門。」我又覺得這回答不太恰當，於是又：

「也算是回家過節。」

「是從哈爾濱來嗎？」

「不是的！」我們又像是第一次遇到的陌生人，隨便是談起來了：「從南方，哈爾濱南。」

「大地方嗎？」

「不算怎樣大。」路漸漸的乾了，太陽火似的曬在人的頭上，曬在秋天的原野，大家希望着，在今天的午后，會達到×縣。

耳旁閑談的聲音雜亂起來了，我身上的雨衣被太陽烤熱了，身上透出了汗液，大家都說天太熱，穀物和黃沙一般，舖在田野裡。

我脫了雨衣，把爲了防雨的傘撐開來遮太陽，忽然覺得涼爽起來。

好久不曾爲我注意的那個小商人，捲起了他黑色長衣的下擺，和坐在我隣近的一個人在換地方。

「借光，不然這網花就曬乾了。」

他把那束鮮花放在傘的陰影下，自己的頭，却在太陽裡蒸發着汗液。

他一味的吸着煙，像是吸煙能解除他的急燥與安慰，和他的想念一樣。

馬拽着大車在乾土道上，一步一步的走着，這樣速度，一定會使他焦急的。因爲有一個病人的影子，橫臥在他的心上。

「病人很重嗎？甚麼時候入的病院？」

「……」他搖了搖頭，嘴唇顫動了一下，並沒有答覆。我想，也許是他不願意別人提到這個問題，也許是這個問題會增加他的痛苦，他的眼睛，含着羞澀的光輝像是告訴了我這些。

「你家還有什麼人？是住在哈爾濱市內嗎？」我又找了這個問題，來繼續我的談話。

「祇有一個老母親。住在哈爾濱市內，是在道外。」

「沒有娶親嗎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他一遲疑：「訂可是已經訂了。」

「你見過嗎。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？」我微微的笑着，看他臉上浮起並不怎樣顯着的紅暈。他還沒有回答，車停下了，在一村尾，車夫取下水桶，忙去取水飲馬，這商人也從車上跳下去，忙着取水噴花，又把遮花的手絹在飲馬的水桶中洗了一次。

回到車上的時候，他已經弄了一身水，但是他毫不在意，別人看他身上的水

點，發出注意的眼波，他自語着：

「澆了一身水，這可涼快！」

沒有人回答，車又開始趕路。車夫搖幌着長的鞭稍，太陽已經正中中了。大家談論着吃午飯的地點。

「如果再快一點，三點鐘就能趕到。」有人說，又有人懷疑的問車夫。

「是嗎，掌鞭的？」

「不到也差不離。」車夫加緊的搖着長鞭。「可是晌午得打尖走吧。」

「走吧！」那商人高興的：「到×縣再吃吧。」

「那可不行，人不打尖可以，馬不加料可不行。」

### 三

午後三點半鐘的時候，車爬進了那座土城的大門，誰也不說話，祇等待車到達終點。

「什麼時候回去呢？」

下車的時候，我拍了那商人的肩。

「回去再坐一個車吧……」他笑了。我挾起了雨衣和提鞮，腿非常軟顫，腦中一片田園風景和妻的影子。

雖然距離並不怎樣遠，但是却費去了許多力量才走到了家。推開了大門。場院一片秋天的彩色，遙遠的，斜輝照耀的菜園，油綠的像水一樣。

屋中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，有兩隻小貓在炕上要戲着，忽爲一個生客驚逃了。不久媽媽從下屋回來。非常歡喜的問了一些瑣事。下沒下雨，車在路上的情形。

「下屋有誰，在作什麼？」我以爲妻或者是在下屋。

「誰也沒有。」母親說。「我在收拾地方，預備裝米。你進院我都沒有聽見。」我又問了一些鄉間的情形。母親看看四點鐘已經過了：

「芳這孩子怎麼還不回來？」又喃喃的說：「每天這時候早就回來了。」

芳就是妻，每天她是四點鐘下班的。

「你沒有到醫院去？」母親問。

「下車我就直接回來了。」

「這孩子，今天怎麼晚了，她是從來不晚回來的，今天若是知道你回來了，一定早就下班去接你了，你也沒有來一封信。」

「因為下雨，也不知道那一天趕到，所以也沒有來信。」

閑談又繼續了半點鐘，妻還不會回來，母親說去醫院找她，回來趕快預備晚飯。

這時候妻回來了，懷中抱着一大束將近枯萎的鮮花，看我坐在屋中，驚愕的站了好久，才把那束花放在桌子上說：

「以為你不能來了，車不通，不是南邊又下了雨。」

「坐大車來的，你沒有想到吧。整走了一天。」

「我以為你昨天會來的。」

「你怎會知道的。」



「我想。」妻躲過了話鋒。

「你怎樣想的？」又故意開玩笑了。

「你看，這東花不是爲等你都枯萎了嗎？昨天便預備了爲迎接你的。」

那東花的鮮色，突然熟稔的打入我的眼簾，我沉默了。

妻轉過身去忙着和母親預備晚飯。我的眼睛被那東鮮花吸引了，腦中翻起了波濤。

我問妻這東花是從那裡買來的，妻說：談起來話長得很，吃完飯慢慢的講。

妻忙着作晚飯的時候，看見我把那東花一枝一枝的插在花瓶裡，她突然的問

「你今天在路上是不是看見過這東花？」

「我忘記了。」

「你別開玩笑，說正經的，那個穿黑衣服的人，你大概也看見過了……」

母親問她今天爲什麼回家晚了，妻又接着說：

「就是那個人，又從哈爾濱來送花來了。」

「又是那個姓王的？」母親問。

「就是他。」妻不勝其煩的，又轉向了我：「我在哈爾濱醫院眼科的時候，他是一個患者，那時候他是一個工人，患着很厲害的眼病，告訴他每天到醫院去洗因為他每天還要上班，工作的時間很長。在他上班的時候，醫院還沒有開門，在他下班之後，醫院也早就下班了。他爲治療眼睛請假，是要扣工資的，並且他還有母親，每天的王錢，僅祇够吃飯，後來他眼睛病得很危險，我也覺得很可憐，所以每天晚上七八點鐘，特意爲他洗一次眼睛，洗了一個多月，後來眼睛好了，他還是時常到醫院去，他也時常買一些東西送去，除了鮮花之外，其他禮品一概拒絕，所以後來他時常拿鮮花到病院去。我轉動到這裡之後，他不知從那裡得到了消息，兩個月以前，他曾來過一次，我看他像受了什麼刺激，精神有些恍惚，不曾想到他又來了。還拿來這些鮮花。妻走近了我，呆然的看着那凌亂的花枝，本來已經到下班的時候了，他還不走，因爲從很遠的地方來的。所以今天下班回來的這們晚。」

「很有趣的一個人。」我說：「我今天在車上已經覺得他是很有趣的一個人。」  
「不！」妻搖著頭：「很奇怪的一個人，你說癡情吧！又像是有神經病。」  
「單戀的人大概都是這樣的。」

「你又說起笑話來了。」

「真的！」我嚴肅的：「一點也不會錯的。」

「今天我又對他說過，我已經結了婚，但是他還是不相信，假如今天知道你回來，一定把他引到家來，好生招待他一回。」

「我們相識是很容易的，回去的時候，我們約會是坐一個車的。」

「你不能這們快就回去的。」妻說：「你急什麼，明天就回去嗎？」

「不，三五天之後。」

「他說，他明天午後就要回去的，並且希望我能去送他。」

「你怎樣回答的呢？」

「我說——」話停頓了一下，他像是想了一想：「不一定，因為明天要照常上

班的，假如能請假，當然是要送的。」

母親在下屋喊芳，叫把醬油送去，於是我才注意到屋內，已經黑了。

窗外的場院，是為黃昏的景色籠罩了。小貓很活潑的跳躍着，我雖覺到腹中的飢餓，但是感到了幸福的溫暖。

下屋菜味與飯香，從窗外飄進來。

母親在下屋對妻說：

「快去點燈，預備碗筷，芳，你快去吧，讓我自己來。」

妻把燈點上，牆壁上多了兩個人的影子，妻突然說：「不然，把這瓶花放在外屋吧！使人覺悲悽的。」

「就放在那裡吧，我費了好多工夫，才修理出來的。」

妻終於固執着把那束花和花瓶一同拿出去了，還像是從心上擦掉一片黑影一樣，忽然明亮起來。

晚飯後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，我們像是這件事情完全忘掉，母親為我們預備了

許多果實，飯後又到菜園裡，秋的喜悅和輕爽，慰藉着我的鄉愁。

#### 四

買了兩大包禮物，我們很費力的提到了汽車站，妻說：

「我是毫不爽約的，或者會給他一種驚訝吧！」

「不然，我還是回去。」我說：「免得給人一種更大的失望。」

「你還是在這裡。不然這是用言語所不能解釋的。」妻把禮物交給了我。這時，我又看到那一襲包藏着恐懼與憂鬱的黑色長衣。衰弱而織着紅絲的眼睛，像是在焦急的期待着什麼，頭在人群裡不停的轉動着，車是不久就要開行了，乘車的人們排成了一列。

我在遠々の，妻像是對他說了一些什麼，他用不安的目光，向我望了兩眼，我把那禮物提到他面前的時候，妻很快的給我們介紹了。

我們像是忘記了過去的一切，完全是兩個陌生人。非常使人不解的，前兩天的旅情，和同行的相約，並且還在一個小屋中度過夜，現在在一個女人面前竟使我

們陌生起來。

當妻爲我們介紹的時候，他像是很難爲情，面土的表情也不自然，視線也逃避着我。

我不會更注意他，我胸襟非常開朗的吹起口笛，仰望着天空的流雲。

因爲不願意拘禁一個友人的感情，我想在車未開之前，就要告辭，可是妻一定要同我一同回家，我又在那裡等了十幾分鐘，可是三個人却默默無言。

在歸途中，我說：

「真是一個很可憐的人，他將一要帶回去更多的寂寞與悲哀。」

妻像是不太同意，沉默了好久。

「因爲他癡誠，我想帶回去的不是悲哀而是勇敢。」

到家之後，妻又把那一束插在花瓶中將要枯萎的花，拿到屋中來，並且喃喃的說。

「最後的應該是寶貴的。」

# 火

—

我從×學院畢業之後，便在本市的一個報社裡作編輯。在那時候，我認識了咪咪。

我雖然還不曾見過咪咪，但是從她的信裡，我知道她一定是一個很年青的女孩子，她很喜歡民謠，她說她有音樂的天才。

通信不足一年，關於她的瑣事，我知道的更多了：她很憂鬱，她說不但沒有家，就是連一個滿意的朋友都找不到。她不但隨便批判了一切，她也咒罵了一切。

當時，我像是很理解她，她的孤獨很快的感染了我。咪咪很快的便作了我每天要寫信給她的一個朋友。

咪咪來信問我，可以不可以去報社爲她介紹一個新聞記者的位置。因和爲她同居的女朋友，最近要結婚，所以不得不趕快尋求一個職業。並且在那個地方住了

很久，很想換一換環境，最後她說：「我是一個勇於嘗試一切的人。」

我爲咪咪的事情，向報社折衝了好幾次，並沒有成功，以後，我便寫信告訴她：

「報社因爲經費關係，再採用一位女記者，事實上頗不可能，如果你願意，這裡有一位校對的位置，不過校對與女工待遇是一樣的……。」

不久，接到她的回信，她拒絕了這個位置，她說：「我已經作過女工，這次不想再作了，因爲自己的健康是不允許的，新聞記者既然是不成，想到哈爾濱去教授外國語……。」

她對於外國語很有自信，尤其是法國語，她想到哈爾濱去教俄國人法語，我以爲這件事情很難。

最後，我在許多的疑問中，判明了她是十九歲的女孩子，八歲的時候，隨着留



學法國的父母，在巴黎住了五年，她在那裡讀過書，學校成績很好，歸國的時候，她的父母在滬戰中失落了。一個孤苦的孩子，從上海逃亡到青島，由青島一個商人，把她帶到大連……。

那商人的兒子和小姐，都是法國留學生，她在那商人家裡，和僕人作同樣的工作，現在是和那商人的小姐住在一起，小姐最近要出嫁了，所以，她想很快的找一個位置。

## 二

我還是要談咪咪事情。

有一天，×出版公司編輯局接到了一張讀書調查表。那張表格是這樣填寫的。

姓名 (未填寫)

住所 (未填寫)

年齡 十九歲。

性別 女。

職業 僕人。

最使你感動的書是什麼書 廖抗夫原作的「夜未央」。

你想讀的書是什麼書 「鑄情。」

你每月的書籍費是多少 每月所得總額之半——拾圓。

對於出版界有什麼希望 希望多出一些工人層之精神食糧。

希望出版些什麼樣的書籍 大量的介紹法國文學。

你能用何種外國語讀書 法文。

在你曾讀過的作品裡，最崇拜的是誰 阿志巴綏夫。

你將來想研究那一種學問 語學，和法國文學。

其他感想 我是住在一個很有產業的商人家裡，他家的少爺和小姐都是法國留學生，尤其是小姐，待我特別好，使我得了一個很好的讀書機會，凡是她買來的書，都是讓我先讀，讀完之後，給她解釋書的內容。我從前在工廠作過女工，那時候一點讀書的時間都沒有，忽然跳入這個環境，當然感覺到自由的喜悅，並

且又能從書裡得到豐富的滋潤，可是現在小姐要出嫁了，黑暗又向我包圍，我要離開這裡，可是外面的夜太長了，黎明在那裡呢？我很焦急。

那張調查表填寫到最後，已經變成了獨白，繫着無限哀怨，很像是一朵寂寞的秋花，在風雨裡飄搖。

### 三

編輯室是很寂寞的。

在秋天的時候！果然咪咪從哈爾濱寄來了一封信，那瘦梭梭的筆蹟，像是被忘掉的东西，又浮在眼前似的。

我雖然是很寂寞，但是我却自由了。我在羅曼諾夫家裡教法語，他的兩個孩子都很可愛，太太也和靄，有音樂教養。羅曼諾夫先生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師。他的大孩子米勒十二歲，還在小學校讀書，小的名叫麗莎，還在太太的懷中，我每天在燈下教米勒法語，白天我却是很寂寞，我常在我的公寓裡讀小說，最近我覺得

小說對於我很有害。我越讀，便覺得我越寂寞，所以便決心不再讀了。在我的生活裡，像是缺少一些什麼，也像是從我生活裡丟掉了一些什麼。我現在每天痛苦的思想着。

我眷愛哈爾濱有許多建築，能引起我過去的回憶。但是我又不敢把這個地方，當作我的故鄉。昨天給米勒講完書之後，在羅曼諾夫的花園裡，舉行了一個茶會，羅曼諾夫太太奏了一段鋼琴，不知爲什麼緣故幾乎使我悲哀的落下了淚，便很快的離開了他們。每天因爲走路很多，天天晚上要回到公寓補襪子，昨天因爲回來晚了，又受那強烈刺激的攪擾，便把補襪子的事情忘掉了，今天又把一本小說，從早晨讀到黃昏。晚上穿着破襪子教米勒功課，羅曼諾夫太太對我說：『像先生這樣不拘小節的女性，在歐洲也少啊！』我笑了一笑，我知道我的破皮鞋，早已壞得不成樣子了。這些，都不能損壞我的精神。因爲我有希望，雖然我容易悲哀但是希望從來沒有離開過我。尤其是最近，希望又火熱的把我熾燃起來了。我最近常喝醉了酒，春天在你們編的報紙上不是說過嗎？女人吸煙罪行。我頗

爲這種論調不平。我也不會忘掉我自己，我祇是一個女僕出身的一個家庭教師而已。

咪咪的這封信，引起我許多疑念，總想到哈爾濱去看一看她，因爲我們的距離比從前近得多了。

#### 四

咪咪的事情，使我非常不放心，我不知爲什麼對她突然更關心起來。我常坐在編輯室中，一面噴着煙，一面默默的想：一個女人在那瘋魔似的都市裡，她是那們貧窮，她又懷着使人不易理解的感情。

這些問題，不清清楚楚的在我面前解決，簡直使我悶得喘不上氣來。自從咪咪到哈爾濱之後，她的信，也比從前澀滯了。

我沒有一點理由，就是希望會見咪咪，因爲咪咪那雙破皮鞋的影子，時常出現在許多投來的原稿中，不論在那一篇稿紙上，祇要是寫着一個窮女孩子的時，我

就會看到咪咪的破皮鞋，能說法國話的嘴，一雙深含着陰鬱的眼睛……我常是在這時候把原稿推開，不停的想下去，一直到下班之後。

有一天夜裡，我在夢中看見了咪咪，她依然是穿著那雙破皮鞋，能說法國話的嘴，深含着憂鬱眼睛。我知道，我的精神，一定是受到了襲擊，也很危險。第二天便趕快給咪咪寫了一封要求和她會見的信。

第三天，她的回信到了，我在這三天裡，是很焦急，不知將來會帶些什麼給我。在這三天裡，我也忘記了是怎樣度過的。

「……」

今天接到了你的信，那正是精神不振的時候，本想立刻給你回信，但是我竟沒有提筆的力量，所以一直延遲了四小時，請求醫生注射強心劑之後，才勉強坐起來為你寫這封信。

最近我也會想給你寫信，提過數次筆，不是由於醫生的阻止，便是自己的力量不能支持。我的身體，病弱到這個樣子，我的精神，潰敗得無影無踪，我依然是

在貧困與飢餓中每天到羅曼諾夫家裡去教書的。可是我竟在一個他們快樂的晚上，忽然暈倒在他們的花園裡，蒙羅曼諾夫太太的好意，把我送到病院裡來靜養。

醫生像仇敵似的監視我的自由，我時常向他大聲的爭吵。他時常在我吵喊的時候，便悄悄的走出我的病房。

你不要來，我是不需要見任何人，也不想見任何人的。

.....

## 五

一個好消息，像是早已安排妥一樣。

報社新添設婦女週刊，我便藉這個機會，主張請一位女編輯來主編這個刊物。果然，事情進行的很順利，我便準備到哈爾濱去和咪咪面談，我知道，她聽到這消息之後，一定要超過她希望以上的歡喜。

在動身之前，我給咪咪寫了一封短信，並沒有說報社請她作編輯的事情，祇是

說希望看一看她的病，無論拒絕不拒絕，我是一定要去的。

並沒有得到她的回信。我便在一個清朗的早晨，坐了快車往哈爾濱去。

清秋，車上的鐵紗窗還不曾撤掉，冷水似的風，流來流去，使人感到在辦公室中不會享受過的涼爽。

綠色的植物，和紅磚的建築物，這些都使我有說不出的愉快。

這次旅行，給了我了新的新印象。不過，我的目的，是爲了會見咪咪，所以這些印象，祇兌換了一個結論：咪咪喜歡這個都市是有理由的。

我先找到了咪咪的住所，由她的房東——一個俄國老太太，把我送到一個市外的小醫院裡，在那裡便遇到咪咪。

咪咪並不是像我想像那樣，一個白衣女神似的，高高的身體，穿着潔白的衣服，住在散滿了明朗陽光的病室裡……。完全不是這樣。她並不怎樣高的身體，不加修飾的長髮披在兩肩，穿了一件女孩子們通常穿用的黃色長衣。因爲破皮鞋的關係，我更注意了她的腳，並沒有穿皮鞋，祇是一雙廉價的膠皮鞋。



她看見房東太太，很高興的用尖端的語調，無休止的談了下去。後來房東太太忽然想起來的對咪咪說了些什麼。咪咪才把視線轉向了我。

「本來不希望會見任何人，可是你已來了。」把聲音變成國語，突然低濁而混雜，那個俄國房東太太向我們告辭，咪咪是一點也不客氣的坐在了在一把圓椅中，我也就坐在了桌子旁邊，她繼續的說：

「我不喜歡會見生人。」

我雖然想要說幾句初次會見的話和探問病狀。可是咪咪這兩句話，壓得我連呼吸都不自由起來了。

我很狼狽，但是從她安閑的舉動，和漠不關心的表情，也發現不出她的怒容。但是我也有一種自信，我知道假如我說明報社想聘她作編輯，她一定會高興的，她若是知道我特爲這件事情來和她會面時，她一定要感激的。

「有一點事情，特意來和你商量。」我知道她是不慣於客氣，所以沒有稱她小姐，也沒有稱她女士。

「有事情嗎？關於什麼的。」她不笑，也不驚訝，像是她已經知道，並不是什麼要緊的事情似的。

「在許久以前，你還沒有來哈爾濱的時候。」我像是故意，把這件事情從很久以前說起來，調解室內的氣壓：「你曾有意到新聞界作事情，不過這是許久以前的事情了。」

「那是許久以前的事情了。」以下，她便什麼也不會多說。

「現在呢，如果有機會，並且這機會還很好。」我刺問了一句。

「我作夢也想不到的事情。」

「不是作夢，現在竟有一個機會各處在尋找你。」

她笑了，我一點也不明白她是因為什麼而流露出來的微笑。沉默了四十秒，她忽然說：

「我明天就退院了，今天上午羅曼諾夫太太已經爲我辦完了退院手續，真奇怪，我自己始終也不明白我是什麼病……。」

「據醫生說呢？」我插問了一句，因為我看她對於住院的事情，是很憤慨的。

「有的醫生說我腦貧血，又有醫生說我心臟病，一個醫生一張嘴……。」

「無論什麼病，退院是證明健康已經恢復了。」我說。

「恢復？使我的病更沉重了，祇是醫生不曉得。」

問題沒有得到結論，醫生又進來喋喋不休的告訴她出院後的保健與攝生，我這時便辭了咪咪，約會她明天在宿舍等我。

## 六

「你們究竟是擁護什麼，你們究竟是反對什麼，把女人們的一切行動，都認作是一種罪行，祇希望她們像奴隸似的，把卑賤的禮貌，認為是美德？」她的眼睛放射着光輝，使我不敢正視。

我第二次來訪咪咪，談話才開始不久，她對於我們的報社，竟憤慨的質責了。

「像你這樣有氣魄敢直言的女人，早先也會有過，不過最近已經見不到了。」

我因為無言可答，便誇讚了咪咪：「在你的身上，像是復活了一種精神。」

「什麼精神？」她又自己解釋着說：「惱怒與憤慨罷了。你看現在的女人，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女人。對男人都像狗似的卑賤着自己，女人與女人之間，也產生一種瑣碎而使人極不耐煩的禮儀。她們是這樣胆小，屈卑，結果還要說她們連吸煙都是罪行，使她們要更胆小，更屈卑下去：：。」

我從她的表情和激昂的聲音，知道有一種力量在燃燒着她。

「現在因爲是多數變了，你以爲是對的，多數的或者以爲你是落伍者呢。因爲信仰，常常在多數中存在。」我這樣反激了她一句，我以爲她要更激昂，更憤慨起來的。可是她沈默了一會，竟非常冷淡的說：

「我沒有信仰，也沒有一定主張，祇是否定一切權威。」

她給我一個這樣的機會，使我發言追問她：

「關於編輯婦女週刊的事情，我想你是很願意去作的。」

「不！」她搖了搖頭：「我想拒絕這個聘書，同時我謝謝你的幫忙，我決定不

去了。」

這使我好久無言，失望壓迫了我。我沒有方法來理解她了，我也不知用什麼言語來勸誘她，祇是不解的低語着：

「你追求的是什麼呢？」

「生活！」她毫無力量的回答了兩個字，聲音裡充滿了失望。

「爲什麼現在有一個機會，一個比較安定的職業，你先是追求，現在又要辭掉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她把聲音拽得長長的，也很呆然的：「總之，是太寂寞，太不滿足。」

「你知道你是一個女人啊！」

「你以爲這是耻辱嗎？她們是帶着罪惡降在人間的嗎？」

倆人之間，發生了大的裂痕，不但感情不統一，連言語都不能勉強接續下去，我自己思索着，無論如何也不會得到結果了。

「你想永遠住在這裡，在羅曼諾夫家裡教法語嗎？」

「不一定。」她看了我一眼。她像是發現了我的畏縮與不安：「暫時再教幾個月，明年春天，我想到鄉下去，都市的一切，我已經厭倦了。女人們不但都變了，男人們也都變了。」

「你到鄉下去……。」

「在鄉間至少還可以看到氣概昂揚，熱情勇敢的女人……雖然男人們的愚昧……。」她自語的，聲音漸漸低下去，最後祇看到嘴唇的顫動。

我受意外的情感唆使，由於失望，便想用這句話向她進攻。正在想的時候，可是竟脫口而出：

「你終久是要回到都市裡嫁人的。」

我說完之後，便覺得血液湧到臉上，不知咪咪有什麼表情，我把視線，移在黃色牆壁上，那裡正掛着一幅聖尼克萊的畫像。

「謝謝你，你是都市的人，你這句話的力量，已經够我到鄉間去的勇氣。」

在秋天的黃昏裡。

哈爾濱車站上，咪咪特意去送我，她很高興，我這次來，像是爲她完成了一種使命似的。可是我，竟像失掉了一個朋友。頹然離開了哈爾濱。

咪咪雖然不會因爲這次會面而忘掉了我，我像是因爲這次會面使咪咪記憶着而時常不安起來了。我回來不久，便接到了一封信，這次的會談，顯然是增加了她嘲諷我的力量。我沒有回信。

也許是因爲這封信，咪咪和我便斷絕了消息，第二年的秋天，我路過哈爾濱的時候，曾經去訪咪咪的舊居，房子已經換了主人，可是那房東太太，依然是熱心的告訴我咪咪到×縣去了；一去便總也沒有回來。

我又到羅曼諾夫家裡去，因爲我想知道一點咪咪的消息。羅曼諾夫太太有許多咪咪寫來的法文信，米勒也有。她還寄給了米勒一些照片。咪咪在鄉下已經作了小學教師，教一班女孩子，從照片看來，那一班也不過是十幾個人。據說咪咪是高興的。

我很孤獨的走出了羅曼諾夫的家。

歸途上看到遍野全是火紅的高粱，正是收穫的時候，我默默的想着：去年一粒米，今年便收穫了數百粒，明年便要收穫到數萬粒……。

夕陽火熱的烘着大地，糧穀要早熟的。



# 不像是春天

## 一

五月，是春天。

（你若說故事，或者寫小說，最好是像這樣開始，因為你明確的指定了是五月是春天，那們你的故事，便不會太散漫，你要始終不變的，使這故事，在五月中的一個短時間內全部出現，尤其是短的故事，這是最簡便的方法）

涼台上的那盆柳桃，已經開花了。

這盆柳桃是從暖室中移出來的，所以像是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過一個冬天。

柳桃並不是高貴的花，雖然有的是僥倖的被養在高貴的客室，但是這一株柳桃却是被主人家遺棄，和主人所不用的木器，紗窗，雨搭，海濱避暑的帳棚，白橡皮游泳圈等，在空屋中度過了一個冬天。

最近陽光漸漸的熱了，雖然還不到雨期，爲了替高貴的主人，裝置書齋的雨搭遮蔽那火熱的太陽。這株柳桃是同時被搬上涼台的。

葉子吸着陽光，花朵也表現着曾經是富貴人家的點綴，但是現却看不到豪貴的姿容，祇是曾經站在客室的一角，而被主人已經忘掉的盆栽，並且那藍白色的雨搭，經過了三年的烈日，急風和驟雨，已經失掉了溫和，涼爽的顏色，去年的秋天，主人曾說：

——明年若是能換新的，舊的就不要了。

可是在這麗陽的春天，褪了色的雨搭，又掛在了主人書齋的窗外。

不但那株柳桃覺得很落寞，就是涼台上的洋灰，也一層一塊的剝落了，有的地方露出了鐵筋，呈現出銹色。

雖然是五月，太陽很暖和。

涼台的一角，放着一把藤椅，也爲風雨浸染成黑灰色，像是隨便被人拋棄在那裡許久沒有人移動過。

時間像是一匹蝸牛，過得很緩慢，尤其是在這涼台上的五月，這座樓頂的春天。

涼台的下邊，便是主人的書齋，書齋的窗，自從掛了雨搭之後，更顯得陰暗，這種淡灰的光亮，也許是主人的偏愛，因為她從清晨到黃昏，總是潛居在這書齋中，她不喜歡風，也不喜歡太陽，她從不會把她所喜歡的書，拿到涼台上去讀，近幾年以來，她從來也沒有到涼台上去過一次。

每天午後六點鐘的時候，距她吃完晚飯僅僅一小時，譚群這時候已經到美術夜學去教書，（譚群是她唯一的兒子，雖然二十歲，一個還很天真青年，但是繪畫教養已經很高，以他的天才來說，教授商業美術學校的學生，是十分有餘，但是他並沒有作品）

夕陽從西窗透過了雨搭，斜照着架在木架上一列一列的書，各色的書背閃着豪華的光輝。在群書的後面，有一幅廣大的壁畫，雖然用許許多多的書背，遮隱了那幅壁畫，但是女主人的眼睛，會透過群書的彩背，看到那壁畫上所有的一切。

由春到秋，在這長時間的時日中，如果天空沒有雲，夕陽總是照明了那五彩的書背，偷偷的，總是想窺探那幅壁畫的秘密。

女主人也總是在這時候丟開了手中的書，監視着夕陽一般，一面喝着茶，一面呆看着那幅壁畫——祇有她的眼睛能看到那畫上的顏色，與永遠忘不掉的記憶。

一杯濃茶，她常常是喝一點鐘，她有像茶一樣濃烈的懷想，縈繞在她心中，也許是她過於愛她的過去與恨她的過去，所以她對於茶的愛好也越深，有時她對譚群說：

——茶是休息的食糧。

但是那青年並不懂，雖然他的美術教養很深。

女主人是非常寂寞，也很孤獨。

這所白色建築物，除掉一面涼台，和一間陰暗的書室之外，雖然還有很多房屋，那也多半是往跡的陳列室了。和書齋的壁畫是一樣的，也許為多年的灰塵掩埋了。

譚群曾和母親商量過多次，要賣掉譚家這最後的一座宅院，因為他對商業美術並不感到興趣，同時他和母親的生活費，還有一個僕人的開支，是要從他的月薪中分配的。

祇是女主人是不允許賣掉這所家宅的，在她生命中最後一點希望，使她能在默中獲得到安慰，也祇有那陰暗的書室。

她想，如果賣掉這所家宅，老年的命運將更要悲悽，暮景殘年，使她不堪設想。

譚群曾請求她賣掉這所房屋，遷居到另一個地方去，爲了安心習作。

這種野望，雖然會打動了她的心，她覺得他的將來，一個青年的成就，不應該和自己一同葬在這古老的宅中。

她會努力自持，想從自己的痛苦拔脫出來，她努力的結果終歸於失敗。

她最後想：

——命運是可怕的魔鬼。

五月的春風吹起來了。

這家宅像是枯井，沒有泉水，沒有波紋。

涼台上的太陽，暖和的像火，却也寂寞得像墓場。

## 二

譚群這青年教授，天天去商業美術學校上課，很博得女廣告手們的稱贊，但是他和她們中的一個，是怎樣的交往起來了。他的母親是永遠不會知道的，但是聰明的讀者或早就猜想到，這位青年藝術家，是逃不開女人的魔手的，他陷在愛情的事，聰明的讀者早已經猜到了，他的將來呢？他的結果呢？沒有人會知道，但也有人猜，作者也爲了這青年藝術家的未來，一個青年教授的命運，陷入了迷惑，不能自拔的迷惘中。

過去他有極幸福的家庭，父親是早已故去的機師，母親是受了優美教養的書畫家而且是研究社會制度的歷史學家。

這青年美術教授，受有十分完整上流社會傳統教育，他的命運，像是一個烙印

將使他母親第二次負傷，請聰明的讀者，再想一想他們的結果——因為我現在也在想着把這故事怎樣的結束。

在商業美術學校，有一個叫作柳依的女學生，她曾作過玩具公司廣告副手，長得很美麗，受過高等教育。

（這已經是她的一切，我不能喋喋不休的說她身體的高度，眼睛的清秀，皮膚的顏色等，因為美麗是她最適當的形容辭，我選擇了好久，沒有比這兩個字再使我滿意的了。）

五月的黃昏，晚飯後。

譚群和柳依帶着散步後的疲倦，座在喫茶店的一角，喫茶店錯綜的燈光，照亮了一幅油畫，這幅油畫十分廣大，佔了全牆的面積。

色調非常刺目，愛情中像是蘊藏着爭奪的悲劇，像暴風雨的鮮花一般的捉住了柳依的注意。

「那是？」柳依很斗的把視線收回來，向着譚群，希望從他的解說中，把自己

從不安中解放出來。

「娜卜洛蒂。」譚群說完，又加了一句解釋：「美與愛之女神。」

柳依像是不解的：

「不是叫做維娜絲嗎？怎麼又叫做娜卜洛蒂呢？」沉默了一會：「我雖然看見過愛神的彫刻。看到繪畫，還是第一次呢。」

柳依的視線，又轉向壁上的女神。

「維娜絲是羅馬的稱呼，娜卜洛蒂是希臘的稱呼。」

「啊！神話是多們美，我現在也沒潤在神話中了。」柳依表現了她所有的快樂。

「你浸在神話中，生出了這們甜蜜的微笑。」譚群也微笑的：「據說娜拉歐斯神體的一部侵在海水中，由四周的泡沫中生出了娜卜洛蒂。你的微笑，恰等於愛之女神。」

「你不要玩笑。我聯想到育於大海，該是多們遼濶，多們美麗！」

「你聽，我再爲你講下去。」譚群又說：「話說女神娜卜洛蒂由海泡中生出之後



乘海風，隨海浪飄流於凱德拉島不久，便又流到娜卜洛蒂絲島，所以便把這位女神稱作娜卜洛蒂。有一天，娜卜洛蒂在海濱散步的時候，足下開遍了美麗的花朵海水，鮮花，美麗的女神，這風景，確不是人間所能看到的。」

在侍女們閃動衣影中，茶香與煙霧縈繞中，他們始終陷在愛神的陶醉中，譚群說娜卜洛蒂是自然的生產力人格化，柳依也稱贊說是生物之母。兩個人共同推舉她具有美有愛有力之娜卜洛蒂，是古代諸神中至高最上的神之神。

柳依像是忘掉的恐怖又忽然想起一般的不安起來，當她又看到那手拿弓矢，追趕卜娜蒂洛的武夫，猙獰的面孔的時候，又問譚群：

「那個男的是誰，爲什麼要追趕娜卜洛蒂呢？」

「他的名字叫耶洛斯。因爲由娜卜洛蒂引起戀愛種種紛爭，所以在娜卜洛蒂繪畫中加入了弓矢與武夫……。」

最後，譚群又批評了一句：

「這是後來的創作。」

柳依非常欽佩譚群這種批評。譚群又繼續的發揮了他美術教養：

「娜卜洛蒂原爲東方女神，由叙利亞傳入希臘的，至於英國人稱愛神爲維娜絲是從羅馬人學得的。」

柳依覺得這些明論都像他欽佩的導師說的，但是她很清楚的知道坐在她對面的青年，已經跌入在所佈置的情網中了。

柳依也不能自拔，因爲她離開這青年便覺得非常寂寞，宇宙中一無所有，使她不能生活一般的痛苦。

譚群爲了紀念他的戀愛，答應用心血繪一副娜卜洛蒂送給柳依。柳依爲這約定是非常歡喜，她相信，這青年一定將繪出一幅可寶貴的贈品。

### 三

這青年爲了履行他的允許，計畫用特殊的彩色，畫一幅愛與美的女神。

他兩三天不會到學校去，但是他並不是時時的在握着彩筆，他像修道般的潛居在室內對視幅畫布出神。

女神的影子在他眼前閃動了，像是職業模特一般，他想用純真的愛，去描繪被他視為神聖的贈品。

創造慾的熱火，攪擾着希望的誘惑，精神與肉體的分散。藝術的苦惱，使這青年陷入了半病態中。

當龐雜的苦悶，掙脫不開的時候，或者創造的苦悶，使他呼吸將要窒息的時候他總是撕亂了頭髮，跑到涼台上去。

涼台上的春風和太陽，還有廣大的青空，這才使他的視線，展望到遠方。他舒暢了，像是從熱病中解救出來一般。

有一次，這青年中了魔般的從屋中走出去，呆直的眼睛與自我喪失的表情，被他母親瞥見了。

他的母親爲這青年嘆息了。

在這天午後，這青年畫家突然問他的母親：

「娜卜洛蒂是不是東方的？」

母親爲這出於意想之外的驚愕而戰慄了。她想：

——二十多年的秘密，被兒子發現了，這一定是那個姓柳的，二十年前的戀人又回來了，也許是壁畫的事情，從別人的口中洩露了。

這震撼她靈魂巨大聲音，使她嘴唇顫動手也顫了。

「孩子，你——」

「媽媽，你告訴我，他是不是經由敘利亞到希臘的？」

「你——」她蒼老的聲音，戰抖的可怕。

「我怎樣描繪，她總是東方人的臉。」他爲母親的戰抖而感到不安：

「因爲我太熱了，所以使我懷疑。」

「你說，你畫——」

「是的！媽，我要畫一幅女神像。」

「啊！」她長吁了一口氣：「你爲什麼要畫她呢？」

「媽，我要畫，我要畫，我要用沸血去畫成她。請你到畫室去看一看。」

青年扶拽着他的母親，走出了那陰沉的書齋，向畫室去。

在路上她還不時的說：

「我不太喜歡到畫室去！」

### 三

據作母親的批評，那幅未完成的傑作完全失敗了，簡直不如一幅廣告畫，娜卜洛蒂不過是一幅肖像畫，還不如美人圖動人。

青年人接受了這清醒的批評，他全身的熱火與滿腔的苦悶，立刻撤退了，他像是由高空降落在地上一般，由昏睡中清醒過來。

他發現飄在女神足下的玫瑰花的醜陋，海沫的呆板，和不自然的面影，完全像柳依。他幾乎不相信這是他自己畫的，他也懷疑，是柳依呢，還是女神呢？

這青年十分悲痛，失望的陰雲，浮罩在他的臉上，他要燬掉這幅畫，他決心要畫出一幅驚人的作品。

母親不知道兒子爲什麼要畫這幅女神，在失敗之後，是這樣的痛心，並且還要

再畫。她知道這幅畫應該怎樣畫，如果那樣，將一定是一幅驚人的作品。

她雖然想把兒子從痛苦中解放出來，但是她竟默默的走出了畫室。

一切又歸於平靜，如在水一般的寂寞。

不像春天，春天以前的世界。

她是慢步，很喫力的走過了一條弄堂，這條弄堂經過了許多空房，她不知道那空房裡是裝了一些什麼，她也忘記了那些房屋中曾裝過一些什麼。

連那幽長的弄堂，也寂寞的成了蜘蛛和老鼠的世界。

她想，這所住宅是要賣了好些。尤其是她覺得是春天了，這所廣大空宅，要把她擠出去一般。

「太太，王老太太來了半天，現在還在書房呢？」

老僕人提着一隻鏤噴壺，他的聲音，使她回憶到她們約期。臉上浮上了笑影。

「她來了！果然……來的……。」

她遲慢的步伐，加急了一些，嘴角痠痛的，僕人也沒有聽到他說了一些什麼，

便呆望着她走過去，也隨着他的背後，向前移動。

像是兩斷半溶的蠟燭，失掉了身體的支持力，兩條灰淡的影子，幽靈般的。

「你拿噴壺要作什麼？」她說：「沒有去煮茶嗎？」

「太太，是春天了，我想要澆一澆涼台上的那盆柳桃。」老僕回答。

「我問你煮茶沒有？」她像是沒有聽清僕人說了一些什麼，有些喘是的說。

「茶早就煮好了！」

「又要買柳桃作什麼？」

「我是說去年的那株柳桃。」老僕訂正了一句，但是那訂正却又錯了。

「去年多啱買過柳桃？」

「啊！不對，許多年前的了，好像是從前死了一次，昨年春天又復活的！」

「那也許就是老爺在世的時候他栽種的。」她爲這句話又沉默了好久，當她走

進書房，推開書房門的時候，她還喃喃的說：

「我要看看，活得怎樣了。」

老僕人看着她的背影隱在門後，在門外站了一會就提着那把舊噴壺走開了。

## 四

「活得怎樣？恐怕沒有多久了。」王老太太並沒有向主人問安，像是每天相會的隣居一般很快的把那句話尾接過去，她並不知道主人在門外是在說的什麼。

王老太太，六十歲的老人，像是一架僅能行動的骨頭，但是她是愛情至上主義的倡導家，在青年時代，她是最熱情，祇是對於任何小的事情也不願意負責任。

現在她是很孤獨，每天生活在往事的追想中，過去的日記和書信，浸潤着她，使她也注意到季節和氣候。她會研究過世界名家的書信，以及有史以來關於兩性精神生活問題。

她和這寂寞家宅的主人是學生時代的同學，中年時代的知友，老年時代，又締結了一個約會：便是每年的五月，兩個孤獨的老女人要相會一次。

「我也預感到，我們這樣的相會，也不會再有幾次了。」主人在十分喜悅中，透出來無限的感傷。



「常年我是希望春天，現在我又是在怕春天。」王老太太顯然是有些興奮，也許是今後的春天，將會更使我們珍貴。」

「我們還能過幾個春天呢？」

「我們還能有幾個春天呢？」

她們的談話，有時興奮，有時感傷，因為過去，那青春的潑刺，創造了許多值得記憶的往事。但是將來，她們同感到這樣相會的春天不太多了，所以爲了春天同感到傷逝。

這寂寞家宅的主人，還清楚在記憶着二十歲年前的一個五月，她第一次遷入這所新宅，每天晚上和青年的男主人坐在涼台上，浸在夜風裡，看着天上的流雲，明月和星辰。

有一次夜深，他們談了世界上最高貴，最美麗的神話，她十分爲那神人的生活 and 自然的風景所感動。

她會小語呢喃的對她的丈夫說：

「我們的房中，若是有一幅女神的壁畫。」

這個希望，不久就實現了，男主人的同學，一個從羅馬新歸國的畫家——就是柳依的父親，答應了男主人的請求，允許了在他妻的書齋中，作一幅女神的壁畫。在壁畫進行中，女主人的知友——現在的王老太太，那時是流行在青年口中的一個典型——像是使用魔術一般，把這畫家攫奪去了。

這位畫家，在壁畫製作中，發現了女主人公酷好古代神話的優美性格，他被一種強有力的追慕所支配了。

這痛苦像是毒蛇一般，在她們靈魂上纏繞了三年。畫家和男主人有一次航海遇到了暴風，一同消失了聲跡，痛苦才解放她們，使女主人和她那善於使用魔術的同學，又要好起來。

五月的相約，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。這幅壁畫，偉大情人的遺作，成了她們相約的唯一饗宴。

往事像雲？像煙。

在那個煙霧裡，柳依和譚群是才降生。

## 五

五月的約會過去之後，女主人更加陰鬱了，井水般的生活，突然被高貴的客人投入了一塊巨石，翻起了永不停息的波紋。

她一時也不能安靜下去，耳中總是有聲音在呼喚她，眼中總是有影子在攪擾了她

在涼台上的那株復活了了的柳桃，以先雖然不是她立意要去看一看的，現在爲着不安，也想鼓着勇氣去一次。

就在那天黃昏，她一個人走上了涼台，雖然人間仍如往昔一般的寂寞但是她已感到驚心的騷擾。

春風，星斗，像是很熟稔，祇是燈火的人間，使她感到恐懼。

那株柳桃的灰影，在主人的面前，戰慄一般的搖動了，她是坐在籐椅中。

一種新生的希望，愛的暖流，通過了她的全身體，她那枯老的靈魂爲這新的希

望而歡呼了。

她時時的從那舊藤椅中站起來，她的臉上也感覺到熱的燃燒，漸漸舒展開了。明天，她想看到青年人的快樂，她爲這期待的熱火，而感覺到不安。

她在涼台上坐了許久，展示她眼前的景物，使她不會看見一般的在呆癡中混入了活潑。一種不會有過的興奮，使她一直坐到午夜。

夜露沾衣的時候，她才獨自歸去。

第二天她病倒在臥室中。

她對頹廢，精神不振的譚群說：

「爲什麼，你一個青年人，爲了一幅畫，祇是一幅畫。」

「但是，——」譚群說：「我已經答應了她，我也有自信，但是我並不知道因爲什麼。」

「我想……我知道，你一定將要作出一幅驚人的作品。」

「也許不能。」譚群很頹然：「我雖然有自信，但是像是有什麼阻礙遮蔽了我

的眼睛。」

「你明天把她請來！」

「媽媽，那是作什麼。」

「我想，看一看你們。」

「我們？」

「是的！」她不時的咳嗽了一陣：「你和她。」

「媽媽——」譚群沒有接下去。

「你——。」

談話像是很難繼續下去，時常是陷入了很長的沉默中。在這次較長的沉默之後  
譚群喃喃的說：

「我已經立了誓，假如不完成一幅作爲我們愛情紀念碑的作品，我是永遠不見  
她的。」

「你明天請她來，雖然你已經發了誓。我想你將會有使你自己都不會相信的作

品產生。」

「我雖然有自信，母親的話，像是毀掉我自信般的使我憂慮。」

「你要信，不要疑！」

「我……。」

「你把你的畫布摘下來，一點也不要憂慮，幫助僕人，預備盡所有的，賽賽的晚餐，你就約她明天黃昏的時候來。」

譚群爲痛苦與疑慮包圍了：

「那也將使我無光。」

「那將使你們興奮而快樂，光榮的紀念到永遠不忘！」

譚群看母親眼中閃着光芒，微笑，自信，驕傲高貴的表情，使他默默無言。才要離開病牀，向外走的時候，母親又說：

「這座家宅，我託你王伯母，賣——。」

「媽媽，你說我們賣掉這座房子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是真的？」

「真的！」她說：「爲了你們。」

譚群再沒有多說什麼，走在弄堂中：雖然陰鬱，但是他感到輕鬆了許多，有生以來，這座家宅，像是童話中的魔穴一致，困鎖着他，使他掙不開這枷鎖。現在聽了母親要賣掉這家宅的消息，爲了解脫陰鬱的束縛面部呈現出緊張的顏色。

在緊張的空氣裡，他指揮老僕人預備了明天的晚餐。

晚上的時候，他寫了一封短信，請柳依來參加他母親主辦的晚餐會。並且想附帶說明允許她的作品，還沒有畫完。又一遲疑，於是這件事情，也索性沒有加入。

關於一雙情人相會的前夜，一些準備的事情，要省略五頁原稿紙的描寫，因爲最重要的是第二天，雖然在前夜爲了準備忙到夜深。當他發現母親的書齋，秘藏着一幅廣大的女神壁畫，他感動得戰慄，他恨不能把柳依立刻找來，一同傾倒在

這一幅偉大作品的前面。

還是把第二天的事情，快些介紹給諸位。宴會場便是在女人的書齋，所有的書籍完全搬入空室，明亮的燈光，驅除了書齋多年的陰鬱，女神的壁畫，像跳起一般，吸住人每一個人的視線。

當柳依走向這書齋時候，譚群爲她戰抖了。心也爲她跳動了，可是她在那幅女神的前面，竟毫未注意，祇是和女主人喋喋的談着一些小事。

譚群的顏色，異常蒼白，柳依像是完全不理解譚群，她看到他那興奮而蒼白，近於病態的顏色，以爲他是遇到了不幸的事情。

譚群在晚餐將要開始的時候，再也忍耐不住了。

「這幅畫表現了自然的神髓！」

「是的！」柳依回答了之後，又轉過身去對女主人談春天花草的事情。

「那次我們的相約……」

「那也祇是便隨談了。」柳依以爲女主人一定不喜歡兩個青年人無休止的談藝



術所以拒絕了他：「爲什麼還記憶着。」

「假如這幅畫已經完成了，你說，你不希望……？」他沒有勇氣說出來。

「希望是希望的，祇是，現在我們……」

女神足邊的晚餐，默默的開始了。柳依紅色的衣服，配着女神背後碧色的大海  
艷麗的鮮花，在明亮的燈下，十分動人。

老主人看到僕人端來鮮嫩的菠菜，向頹敗的青年說：

「雖然是五月，不像是春天！」



## 高級煙蒂

豪華的沙龍，喫茶室的一角，沒有人，不是沒有人，祇是看不到人，一隻手兩隻手，許許多多的手，交閃在一臺烟盃上。

烟草的烟霧，瀰漫着，繚繞着。

窗外落了雨，從玻璃窗透過來雨的顏色，樹葉在窗外搖動，風吹起來了。

烟蒂，一隻一隻的，投入在烟裡。

沉寂，沉寂。

時間向深遠的不可知的地方沉落下去。

X

一 上等亭子間。

牆上掛有女體油畫，梵歐林的皮盒子，網球拍子。

桌上佈置的有咖啡壺，烟具，一列又一列的牛皮背書籍。

地下放的是一雙拖鞋。與一雙網球鞋

一 從門裡擠進來三個頭

張：「我想今天早晨一定不會在這。」

王：「昨夜一定是沒有回來。」

李：「坐一會等着他。」

烟，一條一條的飛向半數下的窗幃。

一 一位客人打開了蓄音機。

一位客人奏起了梵歐林。

另外一位客人一面吸煙，一面從書架上抽下來一本一本的書籍，隨便的翻，

隨便的讀。

一 打開的一冊書。

露出一個卡片：郵務管理總局職員瑛瑛。

一隻手翻過了那張卡片。

一堆精細的小字。

「弘明——我最近要經過一次司法考試，希望把你法科證書借我使用一次。明天上午我自己來拿——一九三五，九月五日瑛瑛。」

——烟霧瀾漫，聲音嘈雜。

老李放下書，推開了一扇窗。

和這扇窗戶相對的，是隔着一面平臺，有一張白色油漆的小門。

窗戶推開的時候，與窗相對的門，碰的一聲關閉了。

——門上一張舊名片：張書華

張書華的室內。牆上有標語——胃的奴隸們，起來吧！黎明的太陽，照耀了。

聲音：「你自己說，是不是要拯救別人，而使自己忍受着痛苦，這痛苦的延長到死亡，是不是給別人一種希望」

「不是的，絕對不是的，在我身上，已經找不到一絲熱情，痛苦與失望，完

全是自私的表現。

一 板牀的一端。酒瓶與烟草，在這間小室中，現示着一個小的烟與酒的世界

一 臥在牀上的一雙泥腳，腿，腰……

兩隻手，捧着一冊劇本原稿，遮隱了頭，聲音繼續着：

「要不得，這缺少時代意識！……」

吵嘈的聲音由外面衝了進來。

張書華爬起身來：

「媽的！」

門，猛力的，關閉了，牆上的標語被門震落。

一 張書華憤怒的，拾起標語。

伏在桌前，在標語被面寫着：

「子宮的奴隸們，睡下吧！這人間，黑夜永漫漫」

放下標語，又躺在牀上，拿起了劇本原稿。

聲音：「沒有希望，我簡直對所有的青年都失掉了希望。」  
惱怒的拋開劇本原稿：

「拯救這癡人的不是這精神的食糧嗎？」

一 亭子間外。

收買廢物的老人：

「舊報紙，舊雜誌。消費節約，廢物更生報國。」

推開張書華的門，探進頭來問：

「先生，舊報紙賣不賣？」

一 麥酒瓶，一抱一抱的搬運出去。張書華伏窗向外遙望背影。

收買廢物老人：

「先生，這是一塊一毛錢。」張書華回轉身來：

「放在桌子上吧！」

桌子上三瓶麥酒，一堆烟草。

張書華：

「喂，那統統拿去，也不要。」

一 張書華把凌亂的書桌整理了一遍。

寫了一張標語，貼在牆上：

「嚴肅生活一九三八，九」

一 豪華的亭子間。

老張忽然把梵歐林丟在牀上：

「弘明對我們不誠意，背信——爽約，這種青年要不得，眼睛是爲女人生的，我簡直不能和他計劃事業……。」

順手撥止了蓄音機。

翻書的老李愕然。

一 老李舉起一張卡片：

「喂，你們看，好東西。」



月外兩個頭同時移向那卡片。

兩個頭又漫漫的離開那張卡片。

老張：「一個男人有了愛人的時候，就是一個女人佔了有一個男人。」

老李：「可是我們今天正好借機會一會密斯瑛瑛呢——老王，今天瑛瑛來了，

我們先鬧他一鬧，同意不？」

老王：「嗯」

老張：「別跟老王談女人，一個在女人面前最無能的人。」

老王有些難爲情，嘴唇唇動着，沒有聲音。

一  
老張：「像瑛瑛那樣的女人，是不能同時會見兩個男人的。」

老李：「可是老王連單獨的一個女人都沒有勇氣會見啊！」

場面轉了一個方向。

老李：「不然，我們躲起來，留老王會會瑛瑛看，管保一句話也說不完整。

混合的嘲笑聲。

一 張書華又推開了窗，看着日影移動，聽着鈴的聲音。

瑛瑛挾着幾冊洋裝書從窗前走過。

張書華凝視背影。

瑛瑛轉入豪華亭子間的門。

一 瑛瑛敲門。

室內傳出請的聲音。

瑛瑛把門拉開，祇是沒有進去。

瑛瑛臉像一朵五月的花。不動，祇是笑。老李走出來。

瑛瑛的臉像梅雨之夕的陰天，正經的。

「啊，李先生，少見了，我是找弘明來研究幾條法律問題的。」

老李：「弘明才出去，就回來。」

瑛瑛入室，見有生客老張，要脫風衣又中止，把放在桌上的書挾在懷中。

老李：「我爲你們介紹。」

瑛瑛拘促不安的：

「我不想多坐，浪費彼此的時間，求教不得祇好就回家去多讀幾頁。」

老張不高興的轉過了臉。

一 張書華伏窗，看着日影移動，聽着風的聲音。

瑛瑛走過張書華窗前。

瑛瑛拋過去一個輕蔑的跟風。

一 老張：「我對於一切，都是站在社會的觀點去下結論，譬如弘明的戀愛，我也是這樣主張，祇要有益於人類，公開性交，我也是極贊成，不然，這樣苟苟且且的來往，我是反對的。」

老李收拾着桌上被翻亂的書籍。

老張：「像瑛瑛這種女性簡直是要不得，對於社會人類沒有絲毫價值，我反對她的存在。」

老李大笑。

一 老張：「像瑛瑛型的女人，已經不是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女性，母性。若是真正的女性，至少給人一種潑辣的感覺，若是真正母性的話，至少要給人一種溫柔的感覺。」

老李大笑：

「放出我們怕見女性的老王來吧！」

老李拉開衣櫃門，伸手拽出老王。

老王驚慌的，用眼睛梭巡室內。

老張：「我是站在極公允的立場，對瑛瑛批判決不會錦的，男女對社會權利義務不均衡而醞成這種觀念，魁首都是瑛瑛這一流的女性，這些人絕不是現代所需要的，我始終是站在社會立場，而注意的是事實所影響的結果。」

老王這時心平氣和的：

「超事實的汎論，我認爲是擴大其辭，一個小問題，不要因爲是要談大話而把問題擴大，或者是拉一些不相干的問題聯在一起。」

老張：「我現在就以婦女的本身，論到現實社會。」

老王才覺悟到這問題仍舊是沒有離開女人：

「啊！啊啊」

瑛瑛一面走，一面回頭顧盼。

弘明腋下挾一大冊六法全書。

弘明健步如飛，拐角處。弘明的左臂碰瑛瑛的左臂，彼此的書籍同時落地。

六法全書，法學通論，法律大綱……

弘明伏下身去檢書，瑛瑛揚高了驕矜的頭和臉。

弘明檢起書來。

意外的：「瑛瑛」

一 弘明與瑛瑛。

弘明：

「瑛瑛：你到我那裡去過了嗎？」

瑛瑛：「嗯——」

弘明：「爲什麼沒有等我，還有別人嗎？」

瑛瑛：「兩個——」

弘明一手挽着瑛瑛的臂往回走，一手抱着所有的書籍：

「回去吧！他倆不久就會走的。」

一 張書華窗前。

張書華伏窗，看日影漫漫的移動，聽風聲悄悄的音響。

張書華故意不看這兩個人的姿態，把頭揚得高高的，看天空的流雲。

兩個人從窗前走過去。

一 張書華把窗戶用力關閉。

轉過了身，靠着窗不動，像是懷想什麼，又像是忘掉什麼。

走到牀前，拿起劇本原稿，又丟下劇本原稿：

「缺少時代性的東西——」

拋開了劇本。坐在桌前，在各處尋找煙草，一無所得，剝開空煙草盒，從烟孟中拔出煙蒂，又重吸着。

一 張書華喚茶房入室。

「喂，那是一塊一毛錢，買兩瓶酒，三盒洋煙。」

茶房拿錢走出。

一 豪華的亭子間門前。

瑛瑛用手拉開門，身體由門走入，弘明隨瑛瑛入室。

老張奏梵歐林，老王舞蹈，老李擊掌狂歌。

老王見瑛瑛，舞蹈停止，歌與琴聲依然伴奏。

老李走去拉開了衣櫃的門，停止歌聲：

「老王，快藏起來吧。」

老張停止了琴：

「可惜這次有些來不及了。」

衆大笑。

一 黃昏後，九時。

夜，十一時。

張書華臥倒臥上。

地上星星點點的酒瓶蓋，桌上火柴煙草凌亂。

空酒瓶十隻。

標語：「嚴肅生活。」

一 豪華的亭子間裡，被笑語和煙霧所充滿了。

每人都說些不負責任的大話，祇有談到女人的時候，老王是表示沉默。

瑛瑛舉起手來看看錶。

亭子間的時間也是十一時。

老李看着由於大說話過度興奮的幾張臉。

「走吧！天快亮了！」



一 三個人站起身來。

瑛瑛驚慌的：

「我就走，時間太晚了。」

幾個人挽留中，瑛瑛走出去。

弘明送瑛瑛走出。

幾個人又坐下。

老李：『好吧！我們等一等再走。』

一 窗外半明半滅的燈。

白楊樹蔭下閃動着兩條人影。

從豪華的亭子間走出三個人。

樹下的蔭影私語着，女的允許了一個要求驚慌的走去，男人轉回來。迎接走出來的三條影子。

聲音：『回去了！』

「明天見！」

「驚擾！」

「忙什麼？她已經回去了，我們再談一談，時間還早得很。」

「再見，再見。」

幾條影子消散了。

一 夜的街頭。

喫茶店，酒館，舞場的燈，流浪在夜街頭的女人，醉漢。

一 老王：「我回家去，明天還要起早上班。」

聲音：「再見，好，明天見！」

一 大都市的夜，紅燈與黑雲交織出的風景。二個人，隨着醉漢在街頭流浪，走過了許多地方，又轉回豪華的亭子間。

一個女人，從洋車上跳下來，迅速的推開了弘明的房門走了進去。

夜深沉。

老張和老李彼此在背上打了一掌走開。

老李：「我知道弘明有這一套。」

老張：「我始終站在社會觀點批判瑛瑛的價值是不會錯的。因此我對於現階段的各層男女青年，完全失望。」

一夜，十二時。

老李：「人生的本身，應是一種享樂，走，我們去喝點酒，然後找女人去開一開心。」

老張：「安慰最大的悲哀，祇有這一條路子嗎？」

老張仰望天空：

「夜！偉大的夜。」

→ 二人走向酒館。

酒館入口。

老王醉薰薰的，頭依在女人的肩上，一隻手抱着女人的腰，從裡面走出來。

一 老李和老張大談牛飲。

女待們是盡所能的犧牲着色相。

夜，一時五分。

二人不談，牛飲。

二女人伴同倆人走出去。

車。輪轉。

一 豪華的亭子間，笑，語，鬧。

張書華不能睡，推開窗戶。

一 豪華的亭子間，笑，語，鬧。

張書華不能睡，關起窗戶。

一 豪華的亭子間，笑，語，鬧。

張書華不能睡，關起窗吸烟。

一 豪華的亭子間，笑，語，鬧。

張書華不能睡，闔起窗飲酒。

一 豪華的亭子間中，甜蜜的聲音繼續着，張書華把覆在桌上的一幅早晨寫的標語，走出去悄悄的掛在弘明的門上。

一 字幕：「夜在人間是永遠循環的，來了不久，又會走去的。」  
第二天的早晨。

××旅社門前。

門，是不停的吐着昨晚吞進去的人們。

老張，老王，老李同時被吐了出來。

一 上午十時，三人又訪豪華的亭子間。

弘明還沒有起來。

門上掛了一張標語。

「子宮的奴隸們，睡下吧！這人間，黑夜永漫漫。」

豪華的沙龍。

喫茶室的一角，沒有人，不是沒有人，祇是看不到人，一隻手，兩隻手，許許多多的手，交閃在一臺烟盃上。

烟草的烟霧，彌漫着，繚繞着。

窗外落了雨，從玻璃窗透過來雨的顏色，樹葉在窗外搖動，風吹起來了。煙蒂，隻一隻的，投入在烟盃裡。

沉寂，沉寂。

時間向深遠的不可知的方向沉落下去。

康德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夜稿。

# 書 生

人 物

達禮……

凱芳……

旅人……

——葬曲。

風雨之夜，距新京數里，荒原中小房一椽，中被貧困氣息所繚繞着。六月的草香，隨着顯濕的風聲，不停的從小窗中飄到屋裡來。青年達禮，用一本書敷在臉上，已經睡去了，他的太太凱芳，還在爲他抄錄原稿，長的睫毛，掩藏着一雙悲哀而疲倦的眼睛。

達禮：哼！哼！唉呀！啊！……

(痛苦的睡聲，像是夢囈，凱芳停止了筆，轉過了頭。)

凱芳：達禮，你怎麼的了？

(風雨聲伴奏。)

達禮：啊……啊……

凱芳：達禮，你怎麼的了？睡得不舒服嗎？還是作了惡夢？

達禮：唉……

凱芳：你要什麼東西嗎？啊，給你一杯熱水吧！你喝下去也許會好一些。

(凱芳丟下了筆，倒水給達禮)

達禮，聽我的話，好生喝下去。別再睡了，你聽窗外風雨的聲音，讓我們想一

想許多過去的事情。

達禮：(驚愕的)你說什麼？芳！你在說什麼？(聲音又變得低弱的)啊！啊……

凱芳：你一定是睡得不舒服，作了惡夢，不住的說睡話，所以我喊醒了你，你現在是不是明白了，我看你的樣子，像是很痛苦。達禮，你看哪！稿子就要抄完



了。

達禮：啊……

凱芳：你是不是作了什麼夢？

達禮：（沉默）我覺得，我好像是被人謀害了，不，我覺得我們兩個人好像被人謀害了。

凱芳：是作了不好的夢吧！也許是因為精神太不好的關係，達禮，你是不是太想我們的孩子了，你是爲了我們的小芳……是誰會來謀害我們呢？這不是太奇怪了嗎？

達禮：是一個生人——，就是我們死去的孩子小芳，鬍鬚他已經長成了一個青年人了，好像有二十四五歲的樣子並且他還——

凱芳：他還怎麼的？（聲音又低落下去）小芳前天才死去，並且你今年纔二十四歲，達禮，你這個夢不是已經超過現代二十多年嗎？

達禮：啊！

凱芳：真是有趣呢（薄弱的苦笑），你真的夢到了小芳？

達禮：我們並沒有蒼老，可是他已經沈溺在愛情中。

凱芳：但是我們爲什麼被謀害的呢？

達禮：我也不十分清楚，好像是小芳和他的情人，在我們活着的時候，他們是不能結婚，你雖然是流着淚對他們解釋，但是他們不信。

凱芳：作父母的，太對不起孩子了。

達禮：你當時就被他倆害死了，我那時完全清醒，但是我並不能動作，口也不能開，像是被一條鐵鏈束縛住一樣，我在那不能動作中，也被他倆害死了。

凱芳：怪不得你像是很痛苦的，不住的呻吟。

達禮：我看那一對小夫妻，很親愛的樣子，又好像是在小芳的墓地中。

凱芳：你作這樣的夢，是對我們的生活厭倦了吧！同時也對我厭倦了吧！達禮，你是不是？

達禮：也許有一點，但是，（默沈）小芳這孩子真會因爲他的結婚，竟把我們

當作仇人嗎？（沈默）芳，我們是不是近兩天以來，總是到墓地去散步？

凱芳：是的。

達禮：許是我把過去的記憶，完全混雜在夢中了。

凱芳：達禮，我覺得太對不起你，給你了這些憂鬱的印象。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觀察，小芳長大了絕不會謀害我們的。

達禮：一個孩子的生長，完全仰仗着父母的勞力，作父母的是逃不脫這種責任，我也想到，作父母的供需他們的孩子，也許就是供需他們的仇敵。

凱芳：（清淡的苦笑）我不信，倘若那是事實，在我的意識中沒有一點論理可以解釋父母與子女中間的關係。

達禮：這並不是僅僅對於一個女人的問題……（稍停，風雨聲伴奏）雨落得多麼大啊！

凱芳：同時又起了大風，如果明天是這樣，那嗎明天怎麼辦呢？

達禮：我的皮鞋已經漏低了，再不能走濕路了。

凱芳：真的，那明天該要多糟糕！

達禮：你還有套鞋嗎？

凱芳：那也祇好我一個人穿。

達禮：是啊：那明天這一路泥水，該要怎麼走呢？穿破皮鞋到那麼遠的墓地去，一定要很困難的。

凱芳：雨一定會把道路洗得很乾淨的（一個長的沈默，浙瀝的雨，呼號的風）

達禮：現在不知是什麼時候了？

凱芳：大概是一點鐘已經過了，因為廟上的夜鐘已經打過了好久。

達禮：你休息一會吧！那篇稿子抄不抄沒有什麼要緊。

凱芳：我就是睡不着，一躺下去就看見我們的小芳，抄點稿子好像是會解除一些煩悶。

達禮：我替你醒一會，你睡吧！也許我醒着你不曾看見小芳的。

凱芳：你的頭不痛了嗎？

達禮：雖然還像是麻木了一樣的疼痛。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病。

凱芳：你昨天和前天都沒有睡覺，聽我的話，好生睡下吧！達禮。

達禮：不然我們就一同睡下，睡不着也要勉強睡，

凱芳：那怎麼能够呢？因為我一躺下，我就駭怕，就要想想這個，想想那個（稍停）我不明白，我們的小芳，爲什麼要死掉像他那樣健康的孩子。

（哭聲，葬曲伴奏）

達禮：不要哭吧！芳，你不要太感傷了。這不是我們能力所能挽回的。

凱芳：若是我們能早兩天請一個醫生，我相信小芳絕不會死掉，（喪鐘）現在我更明白了，甚麼是貧窮，什麼是沒有錢，爲什麼一個孩子生了病不能請醫生，爲什麼好生生的一个孩子使他病死。

達禮：芳，你怎麼一味——拉倒吧！我們談點別的事情，興奮一些不好嗎？

（哭聲）

凱芳：我想窮一點固然是沒有什麼，但是我知道了窮的真正味道。若是我們有

錢的話，我們的小芳一定會得救的，小芳的病，不是因為有病，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錢。

（沈默中，哀曲幽揚音）

達禮：我們是多麼需要錢啊！從今以後我的文章也不寫了，你的稿子也不必再抄了，我覺得現在我們更不應該為別人工作。給別人工作的結果，僅夕是如此。我們祇好坐着等待死的來臨，

凱芳：我現在就要抄完了，我還要繼續工作，等待着對於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？我們還是需要喫飯，需要生存。我們更需要的是金錢。

達禮：這些小的事情，竟對我們生活影響是這們巨大。

凱芳：那一定是的，你聽々，達禮，鐘聲又響了，咳，我姐姐一定很驚奇，不是嗎？當她接到我們的小芳病死的消息。

達禮：別再多說了，我急燥得要死，天落着雨為什麼還這麼悶熱呢？

凱芳：我猜想她接到了消息也許要來的。

達禮：自然是她們不能來的，也許能寄一封信回來，像我們這樣窮人，作她們的親戚，她們還認爲是一種恥辱呢？

凱芳：請你不要太挖苦她們吧！

達禮：怎麼這算是挖苦她們？你的姐姐不是曾經竭力阻止過我們結婚嗎？

凱芳：她並沒有阻止過，不過僅僅是反對而已。

達禮：她反對我們的結合，就是因爲我是一個窮書生，小芳的死，也許她們認爲是你的好報應。

凱芳：不要那樣說吧！真使我太難受了。

達禮：因爲你太難受的關係，所以我更要努力工作，一定使他們悔食前言。

凱芳：工作，這是多麼驕傲的話，這是多們好聽的話，在學校的時候，我何嘗想到現在這麼困難的生活。錢，又使我回想到女孩子的時代是多麼快樂，我來到家庭中僅僅一年，便困迫到這個樣子，衣服手飾完全當盡了。

達禮：你們家裡的人都沒有良心，就是連你的父母也沒有幫助過我們一點。

凱芳：她也是很傷心，因為我嫁你並不是她所願意的。你也太對不起她，你從來也沒有看過沒一次。

達禮：我也沒有去看她們的必要，你怎麼說呢？你和我結婚，不也是怕她們笑嗎？你現在也許仍然是後悔着，我們的小芳已經死了，那嗎你願意和我同居便留在這裡，不然你可以隨便。

凱芳：唔，達禮，你怎麼的了？

達禮：我的神經已經亂了，我一點也不敢想我們再能繼續共同生活下去。讓我作一個人間的孤獨者吧！現在小芳的死，正是我們離散的好機會，

（悲哀沈痛的歌曲，伴着低泣與吟聲）

達禮：你爲什麼要哭，拿定主意到底是怎麼辦呢？我是不顧及一切，也不眷戀一切，讓我們分開呢！

凱芳：那麼我怎麼辦呢？你不明白離婚對於我的影響是怎麼樣嗎？

達禮：你可以嫁一個有錢的老頭子啊！



凱芳：別胡說八道吧！如果那樣，我爲什麼要和你忍受這麼長久的日子呢？除非你自己不想一想。那樣將使我怎樣再返歸我的家庭呢？這次離開家和你結婚是我自己選擇的。

達禮：我們的分離，完全是爲了你，在物質方面，至少要對你有些好處，因爲你是一個女人，某一個時代會來臨時，當你感覺到那種空虛的悵惘並不是物質所能滿足的時候，那時你物質慾覺醒的時候，我真不敢想像你那時的可憐，貧窮對於我並沒有什麼，好在我的快樂，並不是建築在金錢上。這是我與你不同的地方，我可以不洗澡，不理髮，我仍然是快樂，但是你不行，你愛美麗的衣服，你愛高貴的裝飾，自從我們結合之後，你把從娘家帶來的東西，完全變賣完了，你現在一定是幻想着一個美麗的將來，現在允許你的自由，也是我的責任。

凱芳：我覺得生活的意義是高於生命的價值，就是餓死，我也不以爲然，和我們的小芳一同去不是更好嗎？無論如何，我要與你同在，我們就是得不要親友的幫助，雖然我們是怎樣孤獨，我也願意忍耐一切，擔任艱苦，去作任何的事情，

我決不離開你（哭聲由低漸高）我決不離開你，決不離開你。

（大雨急落，從遙遠的地方，有人在唱：「天多時會亮呢？救救我孤獨的旅人吧！」聲音由遠而近，有人敲門的聲音。）

達禮：有人在叫門。

凱芳：這樣的深夜，這樣的雨中，還有人來叫門，真奇怪呢？

達禮：房子好像是漏了。

凱芳：是呢！這是多麼使人憂鬱的一個雨夜喲！

達禮：並不是雨使我們憂鬱，乃是我們的心憂鬱，我們的蜜月中，不是也是這樣的一個雨夜嗎？可是那時候我們是多麼幸福啊！

凱芳：那時候我們是多麼快樂啊！

達禮：過去的時候，好像是才不久。

凱芳：美滿的日子，我想是不會遠的。

達禮：自然會來到的。

凱芳：希望像風一樣的吹來，要那麼輕，也那麼快。

達禮：不要再憂悒了，你要注意你的身體。

凱芳：你也要這樣，達禮，今後不要傷風和咳嗽了。

（敲門的聲音，伴着淅瀝的雨聲。）

旅人：晚安啊！晚安。

（輕輕的敲着門）

凱芳：（小聲的）是誰？

達禮：我去看看。

凱芳：加小心，從窗戶先看看是誰！

達禮：（走至窗前，遙喊）你是誰？要作什麼？

旅人：對不起，我已經走了三個晝夜，請借給我一點地方來躲避這暴風雨，黎明時我就要走的。

凱芳：（小聲的，戰慄着向達禮問）是誰？

達禮：一個旅人，背着一個行囊。

凱芳：作什麼？求宿嗎？

達禮：似乎是的（聲音轉高）我們的屋子太小，沒有地方，你不好再向前趕幾步嗎？

旅人：我走了許多地方，在這暴風雨之夜，都不給我開門。

達禮：（小聲的）芳，我們怎麼辦呢？

凱芳：再不然就讓他進來，在這荒原中，也許是因為我們有緣。

達禮：喂，我就給你開門。

旅人：求你慈悲慈悲。

（開門的聲音，伴着急驟的雨聲，風不停的吹着）

達禮：啊！衣服濕得這麼可憐，我們也沒有火來替你烘烤，實在對不起你。

旅人：啊！啊！不——客氣。

凱芳：你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嗎？

旅人：（不安的形態，戰抖的聲音）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。我已經走了二百多里路了。

達禮：二百多里路？

旅人：我從北部山林中來的。啊！啊！你們有沒有剩下的飯，發一點慈悲，我本來不想麻煩你們，可是我太餓了。

達禮：還有飯嗎？

凱芳：有是有的。

達禮：給他吃了吧！

旅人：我是多麼慶幸，我得救了。真要感謝上帝。

凱芳：這是冷飯：請你吃吧！

旅人：謝々，上帝一定祝福你的。

達禮：你是那一個山林中下來的？

旅人：我是從北滿山林中下來的。

達禮：你想往那裡去呢？

旅人：新京，新京距離這兒還很遠嗎？

達禮：我們這是在郊外。

旅人：這裡距離新京有多遠呢？

達禮：八九里路。

旅人：謝々，我吃飽了。

凱芳：你要喝點熱水嗎？

旅人：謝々，實在是謝々。

達禮：你是從山林中逃出來的嗎？

旅人：（驚慌的）是的。

達禮：那裡的工作很吃力嗎？

旅人：很吃力的，但是的不是我離開那裡的原因。

達禮：不然是爲了什麼？

旅人：我是在山林中降生的，又是在山林中長大的，我的妻子從山林中逃出來了，同一個採木工人潛逃的。

達禮：你跑出來是爲尋找你妻子的嗎？

旅人：是的，但是又不是絕對的，因爲我在那裡住了很久，耐不過一般人的嘲諷，與其說是尋找我的妻子，勿寧說是逃出了我的環境。

達禮：你能找到她嗎？她將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新京是一個大地方啊！

旅人：據說拐我妻子逃走的那個木工，是逃到新京去了，我想，我到新京一定會捉住他們。若是捉不到他，我一定要尋死，因爲我再也活不下去了。（雷聲，雨聲）現在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。

達禮：大概三點鐘了。

旅人：已經快要亮了嗎？你們爲什麼還不睡，有什麼事情嗎？

達禮：我們的孩子死了，所以我們都睡不着。

旅人：你們的孩子死了？（驚愕）多時死的？幾歲了？

凱芳：兩歲。

旅人：是男孩子嗎？（稍停）我的女人也有一個孩子那是一個女孩子，她死的時候是五歲，自從孩子死了以後，我的女人性格完全改變了。變得十分驚奇，真的，扶養一個孩子是一件難事啊！

達禮：是那樣啊！

旅人：我們的孩子若是得……也祇好一死。

（雷聲滾動，像是歡呼的樣子）

太太，你再給我一杯水，可以嗎？

凱芳：自然是可以的（倒水聲）請你喝吧！

旅人：我是多幸福啊！又在喝着一個女人爲我倒的茶。

達禮：啊！你要規矩一些。

凱芳：唉呀，你要作什麼？趕快放開我。放開我呀！

達禮：混蛋，混蛋！放開。



(一團混雜的音響)

滾出去，不然，我立刻就要下毒手。

旅人：嘻嘻！你會把我怎麼樣呢？我是風中之王，大地之子，你是一個文弱的書生，她是一個書生的妻子。

(凱芳的哭聲。雷，把天地震蕩了)

達禮：我一定要毀滅了你！

(雷聲)

旅人：呵！我實在對不起！我真是一個瘋人，我甘願受你的懲罰。請你饒恕我，放走吧！我求你心靈饒恕我，我求你在靈魂方面允許我走出去。先生在罪過，請你現在允許我走出去。請——還是請你處罰我，我不敢離開這裡，因為這件事情發生，使我慚愧。

達禮：你既然是這麼覺醒，你就走吧！快些出去。

(風聲雨聲，還有人的足音，門聲混雜成一片)

旅人：我走了，對不起你們。

（凱芳哭泣的聲音）

達禮：他已經走了，你還在害怕嗎？他又怎麼的，不過是一個神經病患者罷了。

凱芳：多虧你把他趕走，把我從危險中救出來，不然，不知將要怎樣呢？

達禮：他絕不是畏服我，他救了你的乃是他的良心，他的力量，足以殺害了我，佔有了你，但是他的良心，竟不允許他那樣作。

凱芳：真要感謝神，我們都沒有遇害。

達禮：若不是由於偶然的天良，你將不知——

凱芳：呵，達禮！

達禮：你的臉（低語）怎麼這樣涼？你怕他能回來的嗎？

凱芳：哼，是的！

達禮：不會的，我確信他不是那樣的人。芳，你看，雨已經止了，月亮已經衝

出了雲圍，那個旅人的背影已經遠了。

凱芳：那一條黑影就是他嗎？

達禮：你看，在那條土牆旁，拐角路燈下，那條黑影子，就是那古怪旅人。

凱芳：就是那可怕的人嗎？

達禮：無論如何，他是很可憐的，因為我的命運，幾乎是與他相同。

凱芳：東方已經發白了，夜是多麼暫短啊！不是三點才過不大的工夫嗎？天已

經要……

達禮：那朵月亮正要上……這個月中，正是月亮出來晚的時候。

凱芳：是呵！月亮不落，天也就要亮了。

(幕)

